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百卷文库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
工作者协会 编

中学生天地

同心出版社



后 记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由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主持编选。在协会的倡议下，会员单位中有 100 家自愿参加了编选工作。各家自编一卷，全套文库共 100 卷。

各家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文字规范、格调高雅、贴近少儿、体现特色的原则，筛选了九十年代以来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之作，因此各卷都有一定的质量。当然，由于各个报刊的主客观条件不尽相同，质量上也就难免存在差距，但是总体看来，这套《文库》仍然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年儿童报刊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少年儿童报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足迹。

编辑这样一套《文库》在我国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可能有不少谬误，敬请各方人士和小读者指正。

《文库》卷目中，各卷的顺序是按以下原则排列的：按报刊的性质分为 8 类；同一类中，中央单位主办的在先，地方单位主办的在后；同是地方单位的，按所在行政区划的顺序排列；同在一地的，按创刊时间的先后排列。

《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同心出版社的支持，在编辑过程中，一批少年儿童报刊界的老编辑审读了各卷文稿，特此致谢。

1997 年 3 月

本卷主编的话

亲爱的少年朋友，当你翻开《中学生天地》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它特别的亲切，好像你早就认识了它似的。这是因为里面的文章都选自《中学生天地》这本杂志，在这个“天地”里，有你熟悉的生活，有你熟悉的身影，有你熟悉的心情……也可以这样说，它所反映的内容都来自你们的身边。因此，这个《中学生天地》也就是中学生自己的天地，是你的知心朋友。

“校园万花筒”讲述的是少年的纯真与苦涩、欢乐与稚气的平凡小事，给人以浓浓的校园气息。

“写给男孩”、“写给女孩”是男女同学间真诚的交谈，他们用心在探讨：怎样做一个好男孩，好女孩？

“一千零一夜”、“异想天开”是为富有幻想的少年朋友们提供的园地，在这里他们怀着对宇宙和未来世界的好奇，提出了大胆而新奇的遐想和探索。

“青春道上”、“最初日子”是兄长、父辈通过回眸自己从中学时代走出来后的成长足迹，告诉我们许多为人的知识，这些岁月沉淀后折射出来的人生哲理是一一份份无价之宝。

“我爱我家”叙述的是少年与家的故事。

“去问阿培”记录的是少年的烦恼忧愁，以及对于这份烦恼的理性梳理。

如果说，来自校园的《中学生天地》，因为经过了采撷和提炼而展示了中学生活中最生动、朴实、向上的品质，对少年朋友们有所裨益的话，我们将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这便是我们开辟这方天地的苦苦追求。

其实，《中学生天地》还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那就是“视野”专栏里所展现的世界风云、社会万象；“自然之谜”、“科学追踪”里所记述的自然奥秘与科技发展。

限于篇幅，我们在本卷中只能精选《中学生天地》中部分栏目的内容，愿它成为你进一步了解《中学生天地》的窗口。

期待着你和《中学生天地》交上朋友。

序

余心言

中国的少年儿童报刊，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正式出版的已经超过200家。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有面对中学生的，有面对小学高年級的、低年級的，还有面向学龄前幼儿的；有的以图为主，有的以文字为主；从内容看，有综合类、科普类、文艺类、艺术教育类、学习类；还有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

在广大少儿报刊编辑以及少年儿童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少儿报刊源源不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报刊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报纸和刊物都是定期出版的。它的长处是能够及时向读者提供新鲜的信息，满足读者的需求。缺点是不便保存和检索。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计算机手段。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家报刊已经做到全文输入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的使用也还远未普及。许多优秀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了，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是事过境迁，也就成了明日黄花，后来的读者想找也找不到了，许多读者还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作品。而少年儿童又是人生的成长阶段，每年都有上千万的新读者进入这支队伍，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老读者离开这支队伍。新的读者需要新的知识、新的读物；他们也有许多需求同他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是类似的。报刊又不可能老是炒冷饭，大量刊登过去的作品。这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使一些作者辛勤劳动的精神产品继续发挥作用，满足新一代小读者的需求，这是一个值得花气力去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的组织下，各家少儿报刊编辑部共同努力，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我翻阅了已经编好的几本书稿，感到内容是相当精彩的。一册在手，不同的读者就可以饱览自己喜爱的报刊中多年积累的精华。

这一套文集出版的另一方面功效是，便于各少年儿童报刊回顾总结自己的经验，互相交流，共同进行规律性的探讨，促进整个少年儿童报刊事业问新的高峰迈进。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今天的雏鹰将要在新的天空中搏击。他们有理由要求获得更精美的精神营养。我相信，我们的少年儿童报刊百花园明天必将更加光彩夺目。

1997年1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中学生天地卷/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编;杨东赴分主编. —北京:同心出版社, 1997.9
ISBN7-80593-266-2

. 当... . 中... 杨... . 少年儿童—报纸—中国文库 少年儿童
—期刊—中国—文库 作文—中学—选集 . Z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452 号

责任编辑:张迪 车彦
封面设计:陈飞燕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

青春道上

劳动会让人明白许多

李靖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每星期四下午定为劳动课。每到这天下午，老师都要带我们到远离学校五六里路的郊区去种庄稼。地在一片山坡上，记得那地方叫和尚桥。我们在那里种小麦和番薯。老师把我们每三人分成一组，每组抬一大桶粪去给庄稼上肥。刚开始时，我们抬着粪还没出市区，一双脚就累得迈不开步了，肩膀痛得放下扁担就再也不想搁上。我们试着用手臂抬，手臂抬不动，用左肩抬，再痛。五六里路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漫长啊。可我们谁谁没想到过不干。我们咬着牙坚持。最令人难堪的要算是在郊区路上了。我们一路艰难地抬着，总不时地招来一些农民的嘲笑。农民们挑着重担，却悠悠荡荡地像是挑着一对花篮。他们经过我们身边时，总会说：嘿嘿，看这些蛀米虫！有一次我们三个女同学在路边歇息，路边凉亭里的一个老农民也在歇肩，看见我们又笑呵呵地说：这些蛀米虫！（现在想起来这老农民并非恶意，是他对我们充满爱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罢了）一听见又在叫我们蛀米虫，我把吃剩的小半个馒头随地一扔，赶快抬起粪桶就走。走了几步，无意间回头一看，竟呆住了。见那农民正弯腰捡起我扔下的那小半个馒头，吹拂着馒头上的灰沙，慢慢往嘴里塞。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又不是灾荒年，他为什么要这样？

慢慢的，我们适应了这种劳动，步子变轻快了，肩膀不会像馒头一样肿起来了。这时候麦子也成熟了。麦穗沉甸甸的，我们欢喜得摸也摸不够。接着就是收获。我们抢在大雨来！临前把麦子收割好，一车一车地运回来。回校途中，雨下了起来，我们一个个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麦子上。到了秋天，满山坡的番薯也收回来了，堆在学校的餐厅里，一堆一堆小山似的，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为了庆贺丰收，伙房忙着杀猪、蒸馒头，各班的班主任也忙着分配劳动果实——我们每人可分到一番箕番薯。会餐的那天是周末，在学校的那个大礼堂兼餐厅里，我们八人一桌，每桌一大盆红烧肉，每人几个大馒头。那馒头多白多软多香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那一份欢喜与激动，如今想起仍觉得十分美好与令人怀念。

聚餐后，我带着我的一篮番薯回家，它足可以烧两大锅。母亲把番薯洗了，在煮的时候，她把几条细长的番薯茎块挑出来，扔在一边。我看见了，忙又把它们洗净，不声不响地放进锅里。这时候，我才明白那个老农民为什么要把那被扔掉的馒头捡起来的道理，同时也明白了学校为什么要我们大老远地跑到那片山坡上去种庄稼的道理了。

劳动会让人明白许多。

学问是人的衣裳

刘茜

我们家孩子少，就姐妹俩，父母亲工作，虽然不富裕，但比起那些多子女的单职工家庭，却明显地优越。然而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那时候我很难得有一件漂亮的衣裳，我穿的总是姐姐穿旧的。姐姐长我4岁，我读初中那年姐姐正好18岁。18岁是女孩儿的花季，母亲开始注意姐姐的穿着。一次我跟母亲上布店，母亲给姐姐买了块墨绿色的丝绸衣料，那衣料光滑柔软。我心里委屈极了。因为在班里的女同学中，我是属于穿得差的。那时候提倡艰苦朴素，但解放鞋、蓝卡叽裤、灯芯绒和毛线衣还是女同学引以为美的穿着。这些东西我一样都不具备，我总是穿一条紫红色的粗布裤子。下雨天，在同学们骄傲地蹬着解放鞋走进教室时，我就下意识地缩回自己的双脚，低头看自己那双补过的旧套鞋。我因此常常自惭形秽。特别是到了上体育课，半堂课下来，同学们纷纷开始脱衣裳，她们脱去软软的花棉袄，露出颜色各异的毛线衣。这时候，我总是悄悄地背着同学脱下那件很旧的大襟棉袄，我想这件大襟棉袄会被同学当成古董观看与嘲笑。在大襟棉袄下是一件旧的卫生衣。我把棉袄罩衫罩在卫生衣外。看着同学们花蝴蝶般地在操场上飞来飞去，我便由羡慕而生出几分自卑。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秋游。本来令人向往的秋游却成了我一种无法摆脱的思想负担。因为我没有漂亮的衣裳去参加秋游。秋游的那天早上，我偷偷地从箱子中找出姐姐的一件红颜色的灯芯绒外衣，对着镜子穿上。“你穿太大了。”身后突然响起母亲的声音，吓了我一大跳，我慌乱地脱下衣服。母亲仔细地把衣服叠好，放回箱里，把我拉到她身边坐下，对我说：不是妈妈偏心，你姐姐已经下乡了，要给她穿得好一点。你还小，还在读书。你要把书读好。你记住：学问才是人的衣裳。

秋游出发前，我们在教室前的操场上排队。女同学一个个穿红着绿，叽叽喳喳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而我依然穿着一身姐姐穿过的旧衣裳。那天老师的心情也很好，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每一个同学。后来他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继而有几秒钟停留在我膝间那两块烧饼般大的补丁上。我脸“腾”地红了，把头低了下去。我感觉到同学们也都齐刷刷地把目光停在我身上，这些目光像锥子一样地扎着我的心，我像当众出了丑一样羞得无地自容。此时，老师忽而变得严肃了，他说在出发前他要讲几句题外话。时隔多年，老师说的那些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在秋游出发前的激动时刻，赞扬了我的刻苦学习精神。当时同学们都羡慕地看着我，同时也看着我膝上的补丁，好像刻苦学习与补丁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似的。我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我感谢这位老师，是他帮助我找回了我的自信，是他帮助我理解了母亲的那句话：学问才是人的衣裳。我想我再不会为衣着而

自卑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场景，就这样深深地嵌入我初谙人生的记忆中，时至今日，我依然以此而自勉。

打 架

阿坚

那时候，我读初三，是副班长，最头疼的是班里两三个后进同学总欺负弱小同学，谁管也不听，甚至还说：“不让欺负他那欺负你吧！”他们长得高大，有时我上去劝阻，手臂倒被他们拧到了背后，很疼，感到屈辱，副班长的面子一扫而光。

和班里几个小干部讨论怎么改变班风、以正压邪时，谈起课堂纪律、出操、督促作业，大家的建议很多，一谈及班里那几个人，就都没话了。终于有人说：“汇报给教导处吧，实在不行还有派出所呢。”我说：那也实在有些小题大做，再说这样做显得咱们班干部多没能耐。女生班长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要是男的，早学武术治他们了。

她的话对我真是一种“侮辱”。我觉得应该以理服人，我最喜欢“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句话——可能弱者都喜欢这话。不过，我还是很羡慕邻班的一个班长，长得壮实高大、会摔跤，先文后武，把班里几个“皮仔”治得服服贴贴的。

一次外语课，那个“坏枣”用唾液弹他座位右边的同学，还自得地说：已经弹得准确多了。我劝他：不要欺负人。他

却贫嘴：你看他脸多脏，我帮他洗洗。我忍不住小声说一句：你的心多脏呀。他听见了，转过头用唾星弹我。我心里犹豫：反抗不反抗？可我真地打不过他！我希望老师干预，可老师正在板书。当他的几粒唾液“射”在我脸上时，我心里的决心还没下好，却呼地一下扑了上去，对准他脸，猛抡一通王八拳。他惊呆了，十几秒钟内没有反抗，只是本能地捂住脸。当他醒过来，抄起椅子朝我抡来时，我也学他抄起了椅子。两张相撞的椅子咔嚓作响。这时那个女生班长奋勇地去夺他的椅子，他的哥儿们来夺我的椅子，课堂上一片混乱，直到任课老师和被叫来的班主任上前才平息。

我和他都被叫到办公室。讲了经过之后，老师先统一批评了“不管是谁也不应打架，更不应在课堂上打”，又将他好好训了一顿，责令其停课检查。他走后，我说：老师，我也不该在课堂上打架。老师却问：伤到哪没有——没有就好；放学时和同学一起回家，小心他报复；不过，老师会好好克他，谅他不敢；听说是你先动的手，真看不出来呀；他要威胁你，你就赶紧告诉老师。

他在走廊上小声说：你等着。满脸凶气。我咬着牙说：我等着。心里挺后怕。放学时，那女生班长和几名男生陪我回家，他果然在校园外拐角等着我。可能是老师警告过他，他没动手，只说：你等着瞧。回家路上，女生班长说：你真勇敢，不畏强暴，今天我特别高兴。一男生说，要论真打，你不是他的对手，但咱们都站在你这边。同学们这么理解我，我虽害怕，但也硬起胆子说了句：兔子急了也得咬人。女生班

长说：今天我请客，给大家买雪糕。几年后，他对我说：当时我真没想到你敢打我。我笑笑，说：我也没想到我敢打你。

不记名的礼品

伊君

那年元旦的前一天下午，我们班开联欢会。进教室之前，每人须向筐里放一份封好的、不记名的礼品，由值勤生统一编上号。联欢的第一项即每人根据自己抓到的票号去取回同号的礼品。在此前，谁也不知自己将得到什么，也不知自己送的礼品将属于谁。班长还声明：不管礼品的贵贱大小，都代表咱们全班每位同学的心意，既然是无记名方式，领完礼品后最好也别打听谁送的、谁得了……保持这种无名的祝愿。

40 几位同学，40 几份礼品，交叉相得，大家都急忙打开，一时间撕信封声、啧啧惊叹声和欢笑声一片，当然也有两三个同学破坏了班长嘱咐，各苦笑道：“种瓜得瓜，自己祝福自己了。”“妈哟，你怎么又回来了！”那些礼品简直能开个小百货店，书籍、钢笔、巧克力、乒乓球拍、毛巾、折叠杯、线手套等不胜枚举。最贵重的可能是一件外国的铜工艺品和一方绸面刺绣的椅垫，最便宜简单的三件是：巴掌大小的年历片，一个练习本，一个塑料羽毛球。

除了称赞好礼品和赠送者的爽气大方，大家也忍不住悄悄议论便宜礼品的寒酸，以及它可能是谁送的。虽没指名道姓，还是有好几个同学用轻蔑的目光打量班上那几个家境较贫穷的同学。得到那张年历片的晃着它说：这才五分钱一张，谁要，我四分卖给他。他还故意斜视着一个瘦小黄脸的女生，说：冯桂珍，你得了一包巧克力可以好好改善一下了。几个同学跟着嘲笑起来。冯的脸由黄转红，比交通灯变得还快，她张着眼和嘴，只说出“我、我……”，就被班长打断道：不要再议论礼品的事了，下面进行第二项，请班主任致新年贺辞。

在第三项的文艺演出时，有位细心的女同学发现冯桂珍的眼睛是潮湿的，有的女同学解释说肯定是她觉得丢脸特惭愧呗——五分钱送个礼品也太不够意思了。女生班长听见了这话，鸣不平地说：礼轻情意重，为啥要看重金钱价值。说罢还鼓励地看了冯桂珍一眼。冯桂珍愣愣地望着班长，一脸委屈。当她呼啦一下把自己得的一包巧克力都倒在桌上的公共糖果上时，男生们高兴地抢起巧克力，大多数女生敬佩地望着她，但也有个人冷言了一句：不好意思吃了呗。当日的庆元旦联欢会上，最不欢快的就是冯桂珍了。她主动留下打扫卫生，默默无言，在各种同情、嘲讽的眼光中低头干活；她的嘴角对着地板蠕动着，谁也听不清是在说啥。

猜想每个礼品的赠送者仿佛是不少同学的课余爱好，男生似有侦探推理癖，女生偏爱友谊寻根。这项活动持续到寒假前夕，虽然还有一半礼品没对上名姓，但却查出了那练习本、羽毛球和小年历片的赠送者。令大家惊异的是其中没有一样是冯桂珍送的。这一点让女生班长很感叹。考试后几个

女生故意拉上冯桂珍去公园玩，又拿出巧克力请她吃。女生班长说：对不起，错怪你了。冯桂珍哭着笑了，说：怪我自己太痴心了，我也不愿意我们家穷呀。一个女生问她为何当时不伸冤，不说出你送的是啥。冯桂珍说：我当时真想说呀，又怕没人相信。班长问：你送的一定不错，是啥？她笑着不答，脸色绯红，含有一种神秘的愉快。

梦中的橄榄树

梅子

流行《橄榄树》的那段日子我刚满 17 岁，我和一帮伙伴们一次次动情地唱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无数次在梦中见到这样一个身影：一条磨得发白的牛仔裤以及肩头的行囊和脖子上的吉他。我们都想着去流浪。

为了那种流浪的感觉，视周围一切为羁绊，包括父母的关爱和体贴：我怕极了父母疼爱地摩掌我的头顶；怕极了他们给予的一切。要去流浪的人必须有一颗“刀枪不入”的心，而父母的爱会让我走出家门的步履变得犹豫不决。

高二那年暑假，我终于出去“流浪”了，同父母说是去参加夏令营了，其实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只是极其悲壮地骑辆车，哼着《橄榄树》往远方行进。骑上了钱江大桥，知道桥那边是萧山，再过去是哪里我一点不关心，因为这是一次流浪。那真是特别热的日子，周围的空气像是从高烧病人嘴里呼出的热气。最糟糕的是，我浑身出不了一滴汗，只感觉是在一团热气里挣扎。

半路上，车胎爆了，我茫然地站在因炎热而变得发亮的郊外，茫然地看着偶尔经过的一两个匆匆赶路的行人，他们一定是回家去的。一想到“家”，我的心就痛悔起来。我拖着沉重的车子和身躯，一路找着修车的摊，阳光将我的影子拉得很短，又拉得很长。

回到家已是深夜。我愣愣地朝父母看了几眼，就上床去睡了。此后便是可怕的眩晕和高烧，满嘴烧起了大水泡，每次在一片清凉中睁眼醒来，就看见捧着冰块的父母，终于那眩目的炎日在梦里消失了，那橄榄树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

从那次“流浪”之后，我才真的成熟起来：一个独立的人在精神上是永远同父母紧紧相连的，试图摆脱亲情关爱的人只能是个孤独的影子。

我重新找到了失却许久的自己。后来有一天，父亲拍拍我的肩头，说我长大了。

那节课，影响我一生

刘雪松

徐老师是在我们这批学生将要升高中的时候来校任教的。她当我们班主任，兼任语文课。刚开学那会儿，大概是想摸摸我们的学习底子，接连不断地安排各种类型的小测验，大家情绪都有些紧张。我住校，学习任务重了，我便将干粮匀着吃，打算熬过一星期再回家背干粮。

那天是星期一，徐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作文题之后，坐在讲台上看我们写作。正当我疾书之际，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教室外面传来，转头望去，正是我的父亲。父亲穿着一件土布上衣，腿上的裤管挽得一高一低，黝黑的脸上写着心疼的责备和怒气，背上还背着一布袋干粮。没等我反应过来，父亲已大声呼唤着我的乳名，冒冒失失地闯到了我的眼前。我一下子惊呆了！

同学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场景报以哄堂大笑，徐老师也睁大惊异的眼睛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你想饿死呀？长这么大咋就一点也不会照顾自己……”父亲继续用他那粗高的嗓门毫无顾忌地搅和着教室原本严肃紧张的气氛，对讲台上的徐老师和满屋的同学丝毫也不在意。

我惊恐地看着徐老师，设想着在几秒钟时间内将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严厉呵斥、讽刺挖苦，或者轰出教室……

然而，一切都没有发生。我看到徐老师正侧着耳朵吃力地听着父亲唠唠叨叨的家乡方言。几秒钟后，徐老师原本惊异的脸上渐渐地露出微笑，她大概已经知道这莫名其妙的场面基本上是怎么回事了。我堵在胸口的心稍稍放松了一些。

我清楚地记得徐老师当时是这么收拾场面的：她先制止了同学们的哄笑，让大家继续作文，然后走下讲台，提走父亲搁在我课桌上的干粮，礼貌地把父亲请到了门外。事后，父亲告诉我，徐老师把他请出教室后，领到她家中，泡了茶，还买来一盒好烟，硬让父亲答应留下来吃午饭后才返回教室。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含着热泪陪父亲吃完徐老师做的这顿午餐的。父亲一个劲地用粗旷嗓门请徐老师原谅自己不懂“规矩”的鲁莽，徐老师则左右叫着“大伯”，给父亲不停地夹菜。

下午的语文课，徐老师取消了原计划的听写摸底。她用半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父爱、母爱，讲可怜天下父母心，讲为儿为女的该怎样做人和努力。动情之外，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渗出了晶莹的泪花……

我想，我会一辈子记住徐老师那双美丽的眼睛，记住那节课，记住她那足以感染我一生的良苦用心。

检橘皮得来的词典

陆咏梅

初写作文的时候，邻居把搁着不用的成语词典借给我。读初一时，与同桌新买的词典一比，小巫见大巫，净厚一倍，翻一翻，那么多陌生的成语没见过。只怕往后读得少，用得少，没词儿，我打算买本新的。可那价钱实在扎手，2元7角5分一本！那时候这钱能割4斤肉，怎好向父母伸手？好一段日子，新词典像那晃荡来晃荡去的秋千，总搅我的梦。

“秋千”晃荡到秋天，有了盼头。“轻云未扑霜，树抄橘初黄”。校园里、村道上，零零星星扔着橘皮。每年稻黄橘熟后，人们把晒干的橘皮拿到药店，可换得钱贴补油盐。对，捡橘皮！开始，羞耻感作怪，我丢不开面子蹲不下身，想想过完一秋半冬就有新词典，我心里坦然了。捡起那屑屑碎碎、黄黄绿绿的橘皮，也就捡起了那份欢快、舒畅，那份梦想。

橘皮，它制成冰心笔下“小橘灯”的浪漫与伟大，泡出茶水的清幽与醇香，冬日雪夜人们围着火炉用它烤炙出温馨芬芳，弄头巷尾的开阔地里孩子们用它串制成踢跳玩具……而那时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用它，买一本词典。

放学晚归，晾在晒场谷筛米筛里的橘皮早让家人邻居端回；雨天阴天，妈妈怕橘皮霉变，放在灶前烘锅里焙；而我，灯火阑珊时在满手橘香里甜甜睡去。爸爸提着空口袋返家来，一脸郑重地说：“爸不贪污你一分钱。”一时间，我泪眼朦胧……终于有了一本红塑封面、厚实方正、纸香墨香的词典，一本真正属于我的词典！如今，与它相伴十几年的我成了教师，发现竟还有一学生如当年的我，没有词典。中专录取通知书来了，他向我告别，硬要将我先前送的词典送还。顾及他的自尊，我接过词典。暮地，塑面上跳跃出三个字：“陆老师”。愿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词典！

你是个男子汉

公 冶

每个人一生中总要遇上几次变化：往日熟悉的朋友们不在身边了；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了；甚至连你的口音也成了别人嘲笑的对象。

这时最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但你必须咬着牙，千万别趴下。

那年刚读完高二，我从乡下转学到杭州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简直无法适应。第一天上课，用杭州话讲课的语文老师使我如坠云雾，辨不清东南西北。后来，我知道这位语文老师讲课生动、幽默，常常引起同学们会心的笑。可当时，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我只会傻傻地坐着。

下课时，同学们发现了坐在教室最后的我，于是，便有人用一些我不明含义的杭州话故意捉弄我，我竭力想从他们带有嘲讽神色的脸上看到以前的朋友们的友情，可还是徒劳。

有些不懂的问题我想同一问旁边的同学，可是他们连参考书都当宝贝一样，不肯借，更不用说“浪费”时间帮助一个“乡下人”了。

回家后，我恨恨地对父母说：“我不想在杭州读书了。”

父母奇怪地问：“为什么？”

我说：“杭州同学欺侮人，自私、骄傲……”我把想得到的坏字眼全用上了。

父母交换了一下眼色，又低声说了几句，父亲回头严肃地对我说：“是不是换了环境，适应不了？”

我低声说：“是。”

父亲说：“去照照镜子，长得比我都高了，记住，现在你是个男子汉了。”

男子汉，这是我最渴望的称谓，我对着大衣镜，握紧了拳头：“不就是几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城里人么？我要打败你们！”

嘲笑声依旧，但我既不生气也不烦恼，咬牙拼命读书，我相信有一天，会让他们佩服我。

机会很快来了。那天上体育课，我们分成两组打排球，开始时谁也不要我跟他们一组，可是没打几个球，他们便发现我的二传技术不错，传出的球又稳又准，时不时还来几下扣球。一场下来，我所在的队以15：2的绝对优势取胜。

这以后，我再不见那种不友好的目光了。学习的进步使挑剔的老师不得不点头称赞。语文老师因非常喜欢我的作文，竟一改讲杭州话的习惯，用生硬的杭州腔普通话讲课了。

令杭州同学奇怪的还在于我从不藏私，借参考书、帮助别人解难题，我有求必应。也许他们觉得我挺傻的。但正是这种做法，使我赢得了许多朋友。

被搁置的口琴

小暮

很久了，我没有从抽屉的深处，翻找那支我曾经热爱了 10 年的口琴。但在我内心，始终有很多熟悉的旋律，缓缓地响起……

10 岁那年，我的外公在我和弟弟的再三要求下，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里吹起了《故乡的亲人》。我当时很奇怪外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竟然能在那游移跳跃的手势中，掌握如此美妙神奇的声音。我的确被惊呆了。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我要求妈妈给我买一套《红楼梦》，再买一支我渴望已久的口琴。我想要那种声音。

妈妈说，得等爸爸周末回家时商量一下，这两样东西毕竟需要不小的一笔钱哪！我于是就等着爸爸快些回家。在一个黄昏，爸爸推着自行车回来了，未等他停下，我就抢先把

我盼了又盼的愿望说给他听，没经与妈妈开口“商量”，爸爸就笑着点了点头。

记得口琴刚买来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撮着嘴巴，对着镜子，十分认真地练起 1, 2, 3……弟弟的睡意被我刺耳的声音赶走，妈妈不高兴地要求我：明天再学着吹。可是我似乎不愿意放下属于我的口琴。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能吹出我心里最优美的旋律的。

高中三年的住校生活，唯一陪伴左右的東西就是我的口琴。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教室的一隅，排遣我莫名的忧伤。校园的林荫小道上，除去一些青春的无声的迷惘，还有我用口琴表达的很多心里的声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女孩都有自己最钟爱的某样什物，我想我是找到了这样一件东西。哪怕是离开校园以后在新的环境中，我在陌生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是通过我的口琴来打破某些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界限。那些不断地从窗口飞出去的，已不仅仅是一般动听的旋律，而是一种对美的交流和感悟，对青春时期心灵的真挚呼唤，以及现实生活所引起的伤感的共鸣。

或许是我终于长大了，已不需要依赖某些物件来支撑不成熟的心灵。可是不管怎样，那支被搁置的口琴，始终在我心里吹响。

最初日子

从少年到青年

曹布拉

我去北大荒插队时，还没过 16 岁的生日，那是在 1969 年 4 月。4 月，江南正桃红柳绿，而北国还冰天雪地。坐上村里派来的马车，眼前是辽阔的雪原，白茫茫无边无际，神奇、美丽，且富有诗意。想到即将开始的人生征途，人人心情激动，忍不住一路高歌，直唱得太阳下山，声嘶力竭，才到村里。

村里早知我们要来，书记和队长率村民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场面隆重。但望着人们那黑油油、多处豁口露出棉絮的破棉袄，望着村里一排排草顶土墙的破屋，尽管我们已有思想准备，却也大为震惊，想不到这里的农民生活还如此贫苦。待听了大队书记介绍村里的情况：没有电、没有拖拉机、没有水利设施，一切靠人力、有限的畜力及老天照应。我们的心又往下一沉。因为在杭州时，曾有一个宣讲团到各中学宣讲，说北大荒已实现了机械化和电气化，那儿的人们都是迎着朝霞、驾着铁牛在辽阔的黑土地上放声歌唱，人间乐园似的。当晚，就有感情丰富的女生开始掉眼泪了，次日早晨起来吃饭时，眼圈还红红的。大家的情绪都有些低沉。

最初五六天，队里很照顾我们，派两个年龄与我们相仿的青年领我们干活。活儿是轻活，选选种啦，刨刨粪肥啦，干的时间很短，玩儿似的，便以为北大荒的农民容易当。正好

那两个青年性情活泼开朗，会说会唱，一边干活，一边说说笑笑，也挺有味道。

不久，春风劲吹，冰雪消融，春耕开始了，我们毫无心理准备，一下子与社员共同投入繁忙的春耕春种。每天 14 个小时的活干下来，人人两手血泡，累得浑身要散架似的。回到知青点大屋，吃完饭，连衣服也懒得脱。爬上炕去放倒便睡。但似乎只睡一小会儿，便听见出工的钟声催命似地敲响了，就得费力地睁开眼睛，撑下炕来，昏头昏脑地摸到农具，摇摇晃晃走出来。好一会，才完全清醒，明白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又是那么艰苦。

这时，没来之前的那些幻想全消失在机械乏味的劳作中。有一天在地里干活时，我忽然想到：啊！今天正是我 16 岁的生日呀！我已跨进了青年时代的门槛，其标志不是蛋糕和蜡烛，而是两手血泡，一把锄头，想到母亲会在八千里以外为我祝福：她最小的儿子也 16 岁了。我心里突然有一股冲动，很想告诉一起干活的所有人：今天是我的生日。这时，队长叫住了我，说我挖的坑太浅，似有责备的意思。我说：今天是我 16 岁的生日，我想请假歇工一天。队长“哦”了一下，说：“那你就是大人了！我 6 岁就下地干活，你 16 岁才干活，是晚了点儿。”

我愣了一下，好久才听明白他话中之意。不错，他与我一样都是人。只不过我生在城里，他生在农村。我没吃过什么苦，稍遇困难便以为是苦了。而艰苦与贫穷跟他与生俱来，相随相伴，他习以为常，也就不觉得怎么苦了。他 6 岁时就

两手血泡，我 16 岁才两手血泡，又有什么可不平和怨愤的呢？

不久，我就能熟练地使用各类农具，手上也有了一层硬茧。很多年后，当别人问起我北大荒那段生活苦不苦时，我总是回答：好像也不怎么苦。

渴望出色

刘雪松

从不羡慕别人拥有什么，渴望努力能够出色。18岁那年，当我怀揣5元钱踏上南驰的闷罐军列的时候，瘦小的我望了一眼满脸皱纹的父亲，纤弱的肩头骤然感到一种沉沉的分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5元钱是村里按村规补助给我的，父亲1元8角的车费是母亲用两只下蛋的母鸡从集市上换来的。母亲把给儿子送行的机会让给了父亲，把望眼欲穿的思念和祝福连同亲情的泪水，挥洒在村头那棵铺天盖地的老槐树下了。

刺耳的汽笛拉响了，眼前漫长的铁轨仿佛化作一座桥，一头连着生我养我的故土，另一头伸向陌生的世界。那一刻，我狠狠心把意念中的这座桥毁了。我想：此去，我没有退路。

曾经有过上大学的梦想。然而18岁那年，3分之差，我落榜了。我没听老师的劝告再去复习一年，我不忍心用父母辛劳的汗水来作为自己成才的铺垫。

也曾去建设兵团围湖造田。寒冬腊月，我们涉水挖渠，渴望筑起一块生存的绿洲。然而，来年夏季的一场洪峰过后，几万人筑成的十里长堤毁于一旦。望着白茫茫一片被水淹没的土地，我们呼号痛哭。

曾因过于相信他人而被人骗走物资，不得已伤心地离开那家村办的小厂，尽管我能比别人多做三分之一的技术活；曾经风里来、雨里去，与人合伙承包了一孔土窑却因无销路而亏本关厂，尽管那一块块青亮的砖瓦上凝聚着我们如今不堪回首的艰辛……

所有的失败，都是缘于渴望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得出色一些。

当军列呼啸着向前疾驰的时候，我知道，那些梦想正离我越去越远。我在近乎冷漠的冷静中暗暗庆幸赶上了打仗的机遇：战场上，我一定是个出色的英雄。

然而，战争很快结束了。这次的沮丧远远超过了我以往经历中的神情，与欢呼雀跃的战友们形成的反差该有多大。

第一个月7元钱的津贴费下发后，我把那张5元的人民币丝毫未损的寄给了父亲。收到那张纸币时，从未掉过眼泪的父亲心疼地哭了。我没想到由于自己渴望成人、渴望坚强的孝心，竟会如此地伤害了我的父亲。

也许，这也算一种精神吧。人把自己逼到这等地步，真的没有什么吃不了的苦。和平环境的连队生活平平淡淡，而我，偏要在这平淡的日子里创造一份出色来。训练场上，我尝到过因劳累而昏厥的滋味，但换来了一次次比武场上夺冠拿名次的喜悦；深夜，我打着手电在被窝里学习写作，千百

个不眠之夜换来了一篇篇散发着油墨芳香的铅印文字；入党、立功、升学、提干……每一个小小的出色，把今天的我构成了一名共和国合格的上尉军官。

在我人生的旅程中，也许，我还会拆毁意念中的一座座无形的、用作庇护和退路的桥梁，但是，我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他们给了我父爱和母爱以外的一无所有。正是在这份一无所有中，实实在在地包含了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那是父母赐予我的力量——渴望出色。

面 试

丛 容

只要能通过明天的最后一关——面试，我就可以成为一名女兵了！晚上，一直对我报考女兵一事保持沉默的父母，终于忍不住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技巧”课。

于是不敢有丝毫马虎。第二天早早起了床，按照妈妈的教诲，让花头饰、小挂件统统靠边站，把披散的长发紧紧束在脑后，左挑右选换上一身浅灰色的“正经”衣服。照照镜子，有点像书上杂志上电影电视上的女兵形象了。又对着镜子选出一种看上去最本分最温和的笑容，让它凝固在脸上，这才走出家门。

“现在开始回答！”面试室里，端坐在中间的军官开始发话。

他问我年龄、家庭情况，我一一机械地回答。旁边有个速记员在作记录。这架势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罪犯。最后，他让我“随便谈谈”。于是，我按着昨晚父母传授的思路侃侃而谈：

我很乖，除了读书不大出门，也不爱打扮，不爱任何挂件饰物时装。我是团员，我爱我们的党胜过生命。我很守纪律，很能吃苦，吃得起包括上甘岭那样忍饥忍渴的苦……

讲啊讲啊，军官们的表情平淡如故，我的脸上却是汗水与泪光点点。我讨厌自己，仿佛在这一刻看清了自己的虚伪。我终于克制不住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我决定放弃这次机会。我对他们说，那不是真正的我，那是父母为我编造的故事，真正的我单纯快乐，爱唱歌，爱跳舞，爱穿红红的太阳裙更爱小猫小狗小饰物，当兵不是我从小的愿望，我报名是因为我没考上大学，想脱离父母的拐杖自己闯闯世界……

这么洋洋洒洒他说完，正想痛痛快快地退场，没想到军官们哈哈大笑，热情地挽留了我。中间的那个军官说：“你诚实勇敢讲真话，部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枯燥乏味，我们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活泼快乐、富有朝气的小女兵。”

气氛于是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我表演了唱歌、跳舞，还来了段拿手的顺口溜……一个星期后，我拿到了大红的入伍通知书。

于是我明白了，父母的话有时也只能作参考。路，还是得靠自己走。

清茶故事

任 人

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便闲极无聊起来。爸爸说，附近那个叫“小西湖”的公园，茶室小卖部缺个人，不妨去干一段时日，爸爸还美其名曰：“社会实践”。我作者成状、不置可否地笑笑。

由于是个小镇公园，外来游客很少。茶室内偶尔有三五个游入进来落座，泡杯茶，买点瓜子蜜饯什么的。我的工作便很轻松。瓜子蜜饯类，月底以包数盘点；茶，由一个女服务员开“结银单”，一式两张，一张服务员留底，一张交给我，我便照单向游客收钱，月底与服务员核对结帐。

茶很好，是龙井，也较贵，每杯2元。那天来了个要好的同学，坐了片刻，便讨茶吃。我以实相告，说规矩很严，又请不起客，请他谅解。那同学在学校时，是班里的团支书，思想一贯很好，这次却不高兴了，说我“一本正经”。这事不知怎么传到爸爸耳朵里，好好地表扬了我一顿。我却心里“咯登”着，总也高兴不起来。

后来几天，接连下雨，生意更清淡。这日，来了四个外地人，兴致真好，冒雨游湖后，进来要了四杯茶，还兴致勃勃地与我聊了起来。不多久，一个人来叫，说送他们回去的车到了。外地人恋恋不舍地把茶喝了个见底，走了。

这期间，女服务员刚好不在，结银单也没有开，我忽然起了个念头，如果赶紧把茶杯收拾好，不是神不知鬼不觉？不是我贪这8元钱，只是存着，以后有同学来，泡茶招待不正顶用？这么想着，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几经犹豫，没有动手，瞥见远远的女服务员已走过来，便终于定下心来，请她补开了结银单。

月底，经理召集公园全体人员开会，还读了一封表扬信。原来正是那几个外地人写的。信中称赞小西湖风光好，茶好，服务好，特别是那个小男孩——他们居然称我小孩——还向他们介绍本地风光轶闻……

而我，却听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抹下那8元茶钱，他们的表扬信不正是对我的“揭发信”了么！

但我终于把这件事深藏心底，没有向爸爸、同事、领导说。毕竟，那仅仅是一个并未付诸实施的念头，却又是一个危险的念头，如果我那样做了，我想，我会抱憾终生的。

永不回头

朱超吾

初夏，我出海了。在学校里受过几年航海专业教育，但对于海的苍茫博大，我还一无所知。

船驶出黄浦江，越过东海，通过台湾海峡，进入水平如镜的南海，一路上尽是些美丽的景致：只只海鸥在天空翩翩

翻舞；白色的三角帆宛若蝴蝶在轻风里如诗如梦地滑行；还有鲜红似血的旭日和夕阳，那星星一样繁密的灯火……我的心情不知不觉被海水渲染得一片蔚蓝。

在新加坡加些燃油和淡水后进马六甲海峡继续西行。海水由蔚蓝逐渐过渡到墨绿，拐过苏门答腊岛西北角便是印度洋了。

夜里船晃得厉害。房间里的东西乒乒乓乓响，玻璃瓶全摔得稀烂，人睡在床上一不小心居然被掀到地板上。窗外，是漆黑的海和海一样漆黑的天空。总算捱到黎明，我抓住护栏贴墙走到甲板上，小心翼翼地像一只夜行壁虎。茫茫的海天间，风正夹着雨点横掠而过，涛声如雷，浪花铺天盖地。万吨钢船此刻就像片小树叶在波峰浪谷间漂浮……碰上印度洋强劲的西南季风了！

每个人都开始忙碌，一种浓浓的紧张气氛笼罩全船。船长在驾驶台调兵遣将，我被安排到机舱里值班。风浪逼紧的时候，任何疏忽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紧跟而来的是要命的晕浪反应。没出一天我便呕吐了，食糜，清水，然后是黄涩的胆汁。五脏六腑仿佛都要被挤出来了，脑袋出奇的胀痛，周身疲软，像团棉花。

“航海人的脊梁就是船体的钢板。”船长看到我弱怏怏的样子，说：“你行就行，不行就回去休息！”

我真的想躺下，可猛然觉得船长温软语气的背后有种看轻我的意思，“问题不大！”我拍拍胸脯说。我想我需要一种尊严，在自然的海和航海的人面前都是。

其实我已两天没吃东西了。可不知怎的闻到食物的气息就会恶心。我只得强迫自己进食。好不容易吃下一点，可过一会又不由自主地吐出，又吃下，又吐出，这般三番五次地折腾着，值班时干脆只带上几片饼干和一个杯子。昏沉沉时，边用拳头捶打太阳穴，边提醒自己说：“咬咬牙挺过去！”

说来也怪，不把风浪当作一回事了，人倒觉得好受些。风浪让人呕吐，呕吐之后再吃，久之食物居然在肠胃中变得安稳了。看着一个接一个涌过来的浪，心中涌起一层又一层征服感。这正合航海的经验，越是躲避掉头你就越有可能被风浪倾覆。海，只有在你驾驭着船顶风顶浪前进才会接纳你！

风浪带来的痛楚就这样一天天又让风浪自己带走。10多天后船安然穿过了印度洋，行驶在洒满阳光的海上。

第二次穿越马六甲海峡时，在通向印度洋的口子上，我投下了一块印石，上面刻着“永不回头”。因为我知道，“永不回头”是航海人生命的一种姿势，就像风浪中的航行，每一个浪扑过来把船首压进水中，浪过后它又挣扎着上浮……也就是在这里，我的人生开始完成一次跳跃。石块沉入海底的瞬间，我恍惚觉得它已变成了一座丰碑，纪念着那些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大海的人们！

校园万花筒

楼上·楼下

浙江慈溪市慈溪中学施鸣

107 窗外的砖堆上一字儿摆着 8 双“回力”球鞋，静静地沐浴着月夜寒霜。窗内，8 个男孩还兴致勃勃地大侃特侃。周六晚上该是他们男子汉的天下。从“克林顿现行的政策”到“中日围棋名人赛”，直至“慈溪是否会被挤出浙江经济四强之列”，都入侃之圈。

“哗——”，一阵水声，伴着一声“哎哟”的娇呼，令侃得正浓的男孩们话音戛然而止，他们对望了一眼，立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后窗外的砖堆前，不由得一个个都大眼瞪小眼，傻了。8 双球鞋全遭了“淋漓”之苦，而明天同中专的足球赛正要靠它们驰骋绿茵场。霎时，8 张脸迅速仰起，对着楼上 207 大嚷：“瞎了眼啦！没看见哥儿们的鞋子晾在下面吗？”“上次已经给了黄牌警告了，屡教不改的野丫头，没教养……”

“咚咚咚……”室内起了巨响，8 个男孩止住骂声，侧耳一听，立即气急败坏地冲回房间，楼板上的石灰、尘土如“太阳锅巴”般往下落，室内“硝烟弥漫”，不知楼上是在跳“霹雳舞”还是“踢踏舞”。丫头们造反啦！“哥儿们，上！”寝室长一声令下，顿时竹竿、小扁担一齐往天花板乱捅。

楼下“咚咚咚”“砰砰砰”，楼上“嘭嘭嘭”“哒哒哒”，真比海湾战争还热闹。看来今天不把楼板捅穿、踏穿，双方是不会“休战”的。幸好值周老师铁青着脸出现，激战才偃旗息鼓。

107、207 终于成了冤家。楼上半夜里饼干箱常会一声巨响，把楼下的“爷爷”们从白鸽笼中惊起。楼下的特意从基建处找来几根结实的椽子，专门用来对付“舞会”和“半夜霹雳”。

107 不敢再在砖堆上放鞋了，集资买两盆菊花放上。

一天，107 正在为小 A 开生日庆祝会，刚切开大蛋糕，忽见后窗外一缕清水直泻下来。

“好啊，丫头们又……”8 个男孩扔下蛋糕，怒气冲冲地出了寝室，16 只眼睛齐唰唰地盯着楼上，咬牙切齿，似乎要把窗口那探着身子的女孩一把拎下来当蛋糕吃了。沉默，寂静，只有那个女孩手中的搪瓷杯里的水不紧不慢不粗不细地如观音柳枝下的圣水飘然而下。

她神情是如此的安详，嘴角边噙着一丝笑意，清澈的眸子静静地注视着那盆已快干裂的泥土中垂头丧气的菊花，盆内滋滋作响。

第二天一早，107 的寝室长正端着一杯水去浇那忘了长久的菊花，一抬头，207 窗口有 8 双明亮的眸子正静静地注视着。又一道白亮的水线从楼上缓缓垂下，注入盆内，16 只眼睛默默地注视。

一阵秋风吹过，男孩们忽觉眼前一亮，那盆菊花上出现了一点浓浓的粉色，再仔细一看，竟有好几点。楼上楼下 16

双眸子都溢满了欣喜。

207 的女孩们正赤着脚在床上扭迪斯科。突然，窗外闪动着几点粉色、绿色，她们一齐探出窗外，一个胖高个子肩上骑着瘦高个子，双手颤颤地托起一盆菊花，16 只纤纤小手伸了出去，有接花盆的，有拉手的。

盆内，8 朵菊花正开得热烈。一缕朝阳斜过来，更是花上添“锦”。

跳舞的 boy

浙江宁波外国语学校初三黄晴

天晓得，是飞来横祸，还是天降大任，班长居然要我们六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和女同学一起上台跳舞！

“这是谁出的馊主意！”我们大声叫嚷，可说实话，心里还真有点喜出望外。总以为登台跳舞是女孩子的事儿，没想到，我们这群堂堂男儿，也要红装粉抹“婀娜”一番了。

不过，窃喜归窃喜，面对女同学，我们还得摆出一点尊严——“不行！”班长急了，于是什么为班级争光啦，什么难得一次上台机会啊，还愣说跳舞比走路还容易！

看着班长着急的样子，我们六个“进亦忧，退亦忧”：看得出，谁都有一展身手的意思，只是谁也不想最先向女同学“就范”。于是，决定权便落在硬币上：正面向上——跳！反

面向上——不跳！我一抛，正面向上！大家说大概这是“天意”。于是堂而皇之地宣布：同意为班级效力！其实，这一次要是反面，我们还会找理由抛第二次——为班级立功嘛，谁肯落在别人后头！

既然我们都已“就范”，女同学们也就毫不客气地交代了一长串又难又怪的动作，叫我们乖乖地去学会。我们是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好挺而走“险”，赶鸭子上架了。

我们这些男子汉在操场上个个都是生龙活虎般的勇士，真的跳起舞来，个个手脚上都像戴上了镣铐，又沉又重。就说阿华吧，“跳”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就连走路也富有节奏，一跳一跳的，像只蚱蜢，跳高绝对不会像有些女同学那样从横竿下过去。当班长要他做一个侧身转体的舞姿时，已经出尽了洋相的我们都希望他的漂亮动作能让女孩子们刮目相看。他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只见他卷了卷袖子，信心十足地“蹦”到场地中间。“预备，开始！”阿华一弯腰，身子随即往上一跳，来了个转体360度。“好！”我们齐声喊道，这动作真是完美无缺，要在体育课上保证能拿个满分。可是班长大喊：“不行，太快了，身子不能离地，这哪像什么跳舞，简直是杂耍！”阿华喜滋滋的脸上顿时没有了笑意。班长命令我们每人苦练几十下。谁知我们实在缺乏艺术细胞，做出来的动作至刚至硬。

女同学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把我们变成提线木偶，只要她们一提线，我们个个都能做出既整齐又富有韵律、既滞洒又充满诗意的动作。我们这些贪玩的家伙谁受过

这份罪，于是一有机会，就悄悄开溜。这下，真把她们气哭了。面对她们恼怒的目光，我们羞愧地低下了头。我们知道，为了这次元旦文娱会演，她们不知花了多少精力才学会了全套的舞蹈动作。高处不胜寒的图书馆顶楼，没有插座，不能放录音，她们一遍遍地唱着，为我们伴奏，优美的旋律被凛冽的寒风卷得很远，很远……

真情打动了我们的心，我们这些 boy 个个开始脱胎换骨般的苦练。伴着辉煌的落日，迎着初升的新月，冒着呼啸的北风，我们一次次地重复，一次次地更正，一次次地旋转。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衫，北风吹裂了我们的嘴唇，但我们没有

一句怨言。

看到我们一天天进步，女孩子们欣慰地笑了。

12月29日，宁波剧院。绛紫色的天鹅绒帷幕稳重地低垂着，我们穿着薄薄的演出服站在幕侧。这时，我们的心紧张得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我们的脸热得就像在发烧。从天鹅绒幕布的侧缝中向外望去，台下黑压压一片，千百双目光投向舞台，班上的同学正在为我们狂热地鼓掌，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坐在台下，满面含笑地期待着。

优美的乐曲响了起来，我们列队跳出了后台，我们不再害羞，不再紧张，我们耳边回响着班主任老师的话——“我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唉，第一个……

浙江杭州二中吴悦

连日的小雨终于止住了。五月的太阳不客气地赶走了春神。一连三天，气温都高达 35℃，顽劣的汗水不听话地吞噬着我们的精力。裤子和衬衫紧紧贴在皮肤上。

我拖着浑身酸疼的身体回到家。

“怎么还不穿裙子？”妈妈对着我汗津津的衬衫发问。

“怎么还不穿裙子？”我自己也弄不明白。

下课了，女孩子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讨论演说发牢骚。

吴晓艳叫得最尖：“老天爷发神经了，才五月就热得要死，只得天天受被子贴烧饼的苦！”

冯彬更是哇哇乱叫：“谁叫这儿是重点中学重点班个个是好学生，谁肯第一个穿裙子，不说你爱出风头才怪呢！”

江晓玫不冷不热地插进一句：“光叫有什么用，有本事就出这个风头呗！”大家都蔫了。

唉，谁肯带这个头呢？老师会用斜眼看你，同学会拿白眼翻你，自己也只能低头瞧自己，这个风头出不起呀！

六月来了。

气温骤然增至 38℃，男孩子们已经陆续穿起笔挺的西装短裤，别班也是裙摆摇曳，可是咱们班……

“嗨，四班那批女孩，还真有两下子！”

“都 90 年代了，还向孔老二学习！真是！”

本班的男孩子也迷惑不解：

“她们是耐高温？”

可是还没有第一个，唉，第一个！

四

裙子在大衣橱里可怜巴巴地挂着，每天回到家，我都要挑出一件穿上，在镜子前旋转、摆弄，独个儿欣赏……但没几分钟，又得原封不动挂回去！实在对不起，我没这个胆量。

时近六月中旬，长裤子实在穿不住了，可是……

最最机灵的江晓玫召集全班女同胞开会，会议于放学后在“风光旖旎”的饭厅里举行（那儿实在是块风水宝地），最后终于形成“决议”：明天早晨七点整，全体女同胞在湖滨路 7 号江晓玫家门口集合，到时大家必须穿上最漂亮的裙子，最可爱的袜子，更别忘了带上一个最动人的微笑……

五

第二天早晨，由江晓玫带头，女同胞排成二路纵队，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跨进校门，超短裙、背带裙、工装裙、淑女裙……各种各样的裙子在微风中摇曳。在我们身后留下了一双双惊讶的眼睛，班主任那断了腿的眼镜差点没掉下来……

我们从容入座，相视而笑……

粉墨登场

浙江余姚市余姚中学应小卫

一路上不断响着文艺委员若晨怯生生的带点商量口吻的声音：骑快点行吗？赶到剧场还有一大堆麻烦事呢。我坐在小梅的自行车后座上，吊在腕子上的两大包服装和化妆品荡来晃去，勒得手腕发麻。几个人高马大的男生此时终于显出不凡——在蠕动的人流中劈开一条小径，女生歪歪扭扭骑着车紧随其后。我一边护紧袋子一边奇怪“一二·九文艺汇演”怎么放在那么远的剧场里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10个跳藏族舞蹈的学生“杀出”重围到了剧场。剧场的更衣化妆室早已挤满了别班的同学，稀里哗啦一片吵嚷声。

我们在旁等了好一会不见他们罢手起身，若晨只得从我

手中接过袋子，理出5套女式藏装扬扬手说：“哎，女同学去剧场西边的小角落换服装算了。”女生们往更衣室瞅了又瞅，才极不情愿地走到小角落，肩并肩簇拥在一起，挨个儿换衣服。牙齿打着颤，嘴里丝丝地吸着凉气，哆哆嗦嗦手忙脚乱地胡乱套上藏装，尖叫声此起彼伏：哎呀，筒裙穿反了！扣儿扣错了！长袖子掉了！小梅舍不得脱去绒线衫，藏装把她裹得像个塞满棉花的洋娃娃。钻来钻去闹了好一阵的星桦发现她的花环被踩扁了，才安安静静退到一边去修理。我的哈达上多了两个脚印，虎视眈眈扫视了一圈，见大家都浮着歉意的笑容，叹叹气只好作罢。若晨拍拍手招呼大家说：“各位用点力，咱们（9）班非得争口气！抓紧时间，现在去化妆！”

谁都知道我们（9）班的学生进这所重点中学并不光彩——个个都是议价生，“买进来的”。虽然也可以打着重点中学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心里却总有一片抹不去的阴影。这次汇演人人都憋足了劲，“不蒸馒头也争口气”。

田子早已换好装等在化妆处了。女生化了妆再给男生化妆。若晨让我给沈竟“涂脂抹粉”。

他下意识地转头往左偏了偏。“转过来。”我命令。他硬梆梆地转过头，木头桩子般定住不再动。厚厚的粉扑在他脸上，眉毛一扬就往下掉粉渣。他似乎目不转睛盯着我。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赶紧低下头在化妆盒里找口红，旋出口红又犹犹豫豫地不敢抹在他唇上。若晨过来对我说：“你看着，该这样。”她用餐巾纸轻轻拍掉了沈竟眉上积起的一撮粉，抬起他的下巴，微微屈身，在他唇上抹了两道鲜红的口红，然

后叫他抿上嘴唇，接着，在小手指上缠了一小片餐巾纸，细细地把上唇口红抹匀。她笑笑对我说：“你来继续吧。”我学着她的样子，把他下唇的口红也抹匀，还得提防别抹出唇外。不知怎的，我不敢去正视他的眼睛，偶尔目光相撞，我的眼光立刻像受惊的小兔子一般跳开。画眉时，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睛原来像蓝天一样明净。我的心也豁然明净起来，终于大大方方地为他化完了妆。大家等在直通舞台的一条明亮的走廊里，心里颇有点紧张，“哎请问，你们的‘粉饼’借我们用用行吗？”一个着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5）班的班长——他们班的同学没涂的粉底先涂胭脂，每个人脸上兀地突起一朵小红云，一笑就成了一朵花——“行！”若晨爽快地把“粉饼”递过去。那班长又开口了：“能不能帮我们化化妆？”“好！”若晨一把拉起我就走。若晨有板有眼地为他们修改化得不合意的妆。我为他们勾眼线。有人窃窃私语：“原来‘议价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和若晨听了相对轻

轻地笑了。

一把被忽略的椅子

姜干华

冰雪已融化，春风迎三月，班长召集全体班委商议，准备在三月里乘“学雷锋”的春风一鸣惊全校，结果归纳众人之意：老师每天辛辛苦苦地给我们上课，从早站到晚，为了表示我们尊敬师长的心意，决定搞“给老师一张椅”活动，这得到了全班同学的积极响应。

第二天，讲台前便多了一张靠背椅。不知是想给老师们一个意外的惊喜，还是想仿效“做了好事不留名”的德行，同学们居然配合得异常默契，谁也没告诉老师，在班上也没有谈论此事。但是，所有的人却都注意着这张椅子！

上课铃响过了，教室里出奇的安静，大家都是有点紧张地注视着教室门口。“咔嚓，咔嚓……”这是政治老师的皮鞋声，他常年皮鞋不离脚，而且鞋跟的铁钉特多。“咔嚓，咔嚓……”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跳越快，我甚至已经作好接受表扬的准备。终于，政治老师挺得很直的身子进来了。我心头狂跳。“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他竟一进门就口若悬河讲开了，踱着方步，来回走动。随着他与椅子的若即若离，我内心也飞快地转换着失望与希望。多么希望他能注意到这张特意为他准备的椅子啊！然而，每当靠近椅子时，他便下意识地转身了。下课铃响了，我还在企盼，他却径自走了，没看一眼我们特意准备的椅子。我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

数学老师嘻嘻地走进教室。“怎么，都坐在教室里干什么，下课了要出去走走，不知道休息也就不知道读书……”啊哈，有希望了，数学老师可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平时上课气氛活跃，他总不会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吧？果然，他一到讲台前就注意到椅子了。从他一开始讲话，我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他

的脸，那嘴角似乎动了一下，我认为他在笑，果然，他的手伸向了椅子。我的心跳得厉害。“吱——”椅子被拉在一边，他却没坐下去。他站着侃侃而谈，什么双曲线像驼背的老人，什么抛物线就如……那份风趣那份潇洒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当物理老师慌慌张张地跑进教室时，谁也没在意。大家毫无精神，就像被打霜的番薯藤，连上课铃都没听到。也许是因迟到而慌张，也许是年纪大了，她竟一下子撞在数学老师拉在一边的椅子上，差点摔倒。“这是谁放在这里的！哪里不好放，嗯？本来就这么小的一点地方，还摆这……这么一张靠背椅，真是……不是我说你们，实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说得大伙儿都愣住了。我真想大喊一声，然而看到物理老师铁青的脸，颤动着的嘴唇，终于又忍住了。一堂课，不知如何过去的，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看看大家，也一个个无精打采。

大家想到自己一片热情到头来反而弄巧成拙，下课了也无心嬉闹，所有的人都沉默着，连班主任语文老师走进教室也没作出多大反应。显然他也注意到气氛不对，显然他也看到了椅子。或许，他为了轻松一下气氛，或许，他只是不经意地说道：“谁拿来的椅子？下了课从什么地方拿来就拿到什么地方去。”

第二天，椅子便不见了，以后再也没在教室里出现过，班里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它。

课间舞厅

浙江绍兴市第六中学初三张小英

初冬。

太阳光懒懒地透过玻璃照进来。靠窗边的同学都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唉，这可恶的阳光。”摸着被照得通红的脸，都不由自主地说着。但，太阳的高度没有改变——自然规律，没辙！

下课铃响。

激烈的课间音乐在教室里响起。“飞仔，烦吗？”坐在我身旁的萍转身问飞仔。“烦？笑话！这叫刺激，真不懂得欣赏。如果配上舞厅的灯光设施，就更妙哉……”猛然，他停止了滔滔不绝，萍见他突然不作声眼珠滴溜溜转动，便笑着对我说：“准又有了馊主意。”

果然，飞仔召集了他的一帮“狐朋狗友”，贴在他们耳边嘀咕了一阵之后，他们欢叫“OK！”然后，这帮人在其他男生中间宣传着什么。不一会儿，众男生皆起身手舞足蹈。见这场面，萍更好奇了，忙问：“喂，飞仔，说不说？”飞仔在她面前立正：“报告首长，下节课后有节目，等会儿敬请欣赏！”瞧，又卖关子，只好等了。

上课铃响了。

这节课真难熬，特别是男生，都按捺不住激动，频频地

看表，连老师也莫名其妙地跟着举起了带表的手，然后生气他说：“你们看累了吧，还是我来报时——还有20分钟。”

终于盼到了。下课铃和那疯狂的音乐几乎是同时响起，全班哗然。飞仔一句：“开始”，男生个个从手腕上取下手表，放在阳光照耀的地方，墙上马上有几个光斑，有的还是五彩的呢。萍马上明白了，开心地叫：“课间舞厅。”“对！”飞仔神气极了。男生们开始转动、摇晃。阳光通过表面折射在墙上和同学们的衣服上，光斑和着音乐有节奏地移动，跳跃，整个教室扑朔迷离。还不够，铁文具盒、搪瓷饭碗统统用上，桌子当鼓敲，双脚跺地“咚咚”响……好一个沸腾的旋转舞厅！

“啪——”一声巨响盖住了任何声音，舞厅以最快的速度变为教室。班主任的怒目射出更刺眼的光芒。同学们这会儿真的睁不开眼了，他们个个低下头。“你们惊动了校长！”全班愕然。

我转身看飞仔，他还是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这回再转过头，几个字赫然映入眼帘——

“检讨书”

阳光依然暖暖地照着。

课间音乐却变得有气无力了……

最后的礼物

浙江长兴县高级职业中学卢海平

今天是中考分数下来的第二天，她带着特别的心情来到了学校。她叫陈志英，好班的学生，遗憾的是她中考落榜了，她来学校拿草席和被子，可她又怕见到学校的老师。

她不敢从正面走向宿舍，只好绕着跑道从侧面进入。她想一口气奔到四楼，可是，过道上、楼梯上的废纸和垃圾使她无处落脚。她好不容易来到四楼，打开寝室门，展现在她面前的是满室狼藉，过去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寝室，现在活像个废品收购站。一阵风吹来，挂在墙上的旧挂历纸“哗哗”作响，扬起的灰尘令她睁不开眼。

她拍去了草席上的灰尘，把被子装进袋子。就在她拿上草席和被子要离开寝室时，她看到了值日轮流表。今天星期五，正是她值日。这个经常引起她注意的日子，现在又和她相逢了。不知是经常性的重复留下的“后遗症”，还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她把草席和被子放在一边，拿起扫把，开始打扫起来。

一时间，废纸、灰尘满天飞，这是因为地上没洒水，她怕去打水时会碰上老师。灰尘钻进了眼睛，她疼痛，她揉揉算过去了；灰尘钻进了鼻孔，嘴巴呼吸都有点困难了，她只好用毛巾蒙住鼻子和嘴。眼睛红了，嘴巴也变味了，特别是

乌黑的头发盖上了厚厚的一层灰，连眉毛都挂“霜”了。她就这样从寝室里扫到走廊上，从四楼扫到底楼。就在她“闹”宿舍楼时，初一、二年级的同学正在聆听老师生动的讲课呢；传达室的好婆正好打瞌睡，他们谁也没有目睹这动人的一幕。

最后，摆在面前的三大堆垃圾让她犯了愁，她咬咬牙，拿出了跑3000米的劲儿，绕着学校跑道一次次把垃圾搬出了学校。总共来回六七次，汗水湿透了衬衫，灰尘沾满了整个脸、脖子和双手，浑身痒痒的。

一切完成了，她要走了。她站在校门口的桥上，无限深情地看着学校，好像要把学校装进眼里带走似的。她默默地说：“亲爱的老师，亲爱的母校，这是我送给你们的最后的礼物。”

这是发生在我县煤山镇中学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8”字缘

福建惠安一中张瑞平

8 仅因广东人念作“发”，便身价陡增，备受青睐。许多人以其门牌号码、电话号码、车牌号码带有“8”字而沾沾自喜，更有人不惜血本，高价购买带有这一“吉祥”数字的号码。

本人升入中学，编排座位号时，侥幸被编为8号，同窗皆认为天降隆恩于我，个个羡慕不已。我也暗自窃喜，心想这下自己的学业定将一路发达，顺利跨进大学门槛。于是，整日似灌了蜜，甜在心里甜在脸上。

物理老师是个年轻小伙，授课之余也下海念念生意经，于是对“8”字也情有独钟。再加上该老师专心业务，对学生姓甚名谁知之甚少，上课提问只好叫号提问。这样，8号的我自然常为“先锋”。而我又偏偏特别害怕物理，对老师的提问常常是云里雾里，老师一叫“8号”，我便“蹭”地立起，立起之后却结结巴巴或表达不清或表达不准，于是立成“蜡烛”一根。他倒是图了吉利图了方便，却害得我一上物理课便如坐针毡，哆嗦不已。

有一次，英语老师出差，临行布置作业：朗读新课，下节课抽读。我自作聪明：老师这一去一个星期回不来，我还是先玩为快！谁知第二天来了个代课老师，要抽读课文。我已经矮了半截快钻进课桌洞了，屋漏偏遇连夜雨，讲台上的花名册又不见了，“我就叫学号吧！”余音未尽，“8号”一声，如巨雷轰顶，吓得我趴在桌上起不了身，“请上讲台朗读。”“我，我没准备。”一声蚊子嗡嗡。亏得是代课老师，我才不至于被罚站。

这可恨的“8”，这倒霉的“8”，谁愿要，我送谁！

第八个

浙江丽水市丽水中学晓晓

一向和善的 Miss 梁（我们的班主任）因近来“迟到大军”日益壮大，今朝突然使出个绝招，在班里贴一张“迟到光荣榜”，谁要上榜，那可真是太“光荣”了。诸君都知春寒料峭，且“春眠不觉晓”，就是在床上多躺上一分钟，人都会感到特别舒服。这下完了，我们只能早早告别“一往情深”的热被窝。唉，Miss 梁怎么搬出这种“法宝”来治我们。

头三天，无人“光荣”，Miss 梁脸上出现了阳光。谁知第四天，早读课铃声刚落，第一个“光荣者”进来了，无话可说，乖乖上榜，写上的原因竟是：早上爸妈忘了叫了。“什么话，自己迟到还怪爸妈！”Miss 梁看了，马上“晴转阴”。有了第一个，自然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毕竟大家对热被窝是“对你爱不完”。“懒的狡辩”也一个比一个精采，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诸如头痛、胃痛之类就不必说了，还有“不知谁把时针往后拨了半小时，也许是上帝可怜我”、“衣服头天晚上放得太乱，找了半天”、“吃早饭太急，烫伤了嘴”……“迟到大军”仍在扩大，只不过给大伙聊天时增加些笑料而已。

Miss 梁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的语文老师每天都要例行公事——看“光荣榜”。他见上面已有七个“光荣者”，就对我们说：“苏联的一个文学家曾写过《第四十一个》那我也来写一篇《第八个》，如何？”写《第八个》？这不是说“第八个”将成为典型，被大伙写？谁知道将被仁兄们写成什么样，还是别去“自寻麻烦”。

接下去的一周，“第八个”始终未出现，Miss 梁的脸上又有了阳光，语文老师也不厌其烦地每天在黑板上写“今天没有第八个”。又是一个阴沉沉的早晨，预备铃已响过，Miss 梁站在教室门口看到 A 的座位还是空的，脸上“乌云密布”，眼看要“下雨”了，语文老师也来凑热闹了，对大伙说：“今天可能要写《第八个》了。”

“铃铃铃……”铃又响了。正在这时，A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教室坐到座位上。就在 A 坐下的瞬间，铃声停了，好险！

鳖脚班长翻船记

郁青

这学期蒙老师错爱被委任为班长，女同学自是欢欣鼓舞。心高气傲的男士们却明显地摆出一副不服的态度。“走着瞧！”我发誓要做个好班长，看谁还敢说小女子无德无能。

好在男士们虽然不服，对集体的事倒不十分为难我，保留着绅士风度，不想一次“班长采访”行动却让我出足了洋相。一切只缘于我们可爱的小不点语文老师的馊主意。她说：“我们就采访自己的班长。班长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

这样我被赶上了讲台，艰难地面对同学们一个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副班长早被晾在一边，这是男士们的保护主义政策——副班长是位男士。男生站起来提问时，指名道姓要求“正班长”回答。我很清楚他们的矛头指向，回答得小心谨慎，生怕一不小心就翻了船。

“请问班长心里有喜欢的男孩吗？他是谁？”

“有。”我狡猾地笑笑，并不急于说下去。

“谁？”他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伸长了脖子。

“我弟弟。”我一脸轻松，“要报他的生辰八字吗？”

“喔，免了。”他们满脸失望。

当陈峰同学提出“你说正班长权大还是副班长极大”时，我暗叫不好。毫无疑问，“权”当然是正班长大，但如果直言不讳，那还了得！我敢打赌两节课后“二（2）班女班长大权独揽”就会传遍校园。眼珠子骨碌碌地转，我希望能转出个答非所问又不像驴唇不对马嘴的妙答。终于灵机一动，轻轻一笑，我反问他们：“你们说是谁大谁小？因为在我看来班干部都是为同学们服务的，不存在权大权小的问题。”真是福至心灵，开始有人“啧啧”赞同了。

我心头一阵窃喜，谁料乐极生悲——“请正副班长代表我们班男女生握手言欢。”我的妈，我活到17岁还没和男孩子握过手。副班长先伸出手，叶翔在下面抗议：“按社交礼节，应该由女士先主动伸出手。”

尴尬尴尬、心慌意乱中我竟把左手塞给了他——完了，我知道，船还是翻了。

表扬信

浙江慈溪市周巷职中吴玲丽

虽然不是星期一，学校的那只高音喇叭却在早自修后响了起来：“嗯——各班5分钟后，立即到操场集合，学校有事宣布。”那是校长的声音。师令如山，更何况是堂堂校长的。于是没多久，操场上便人头济济。

“嗯——各位同学到齐啦？”校长用他那双似笑非笑，然而又的确在笑的眼睛环视每个班级。

首先当然是站在头排的初三（1）班啦，这可是校长最为器重的一个班，初三三个班的尖子生部在这里。今年中考还得靠他们撑门面。于是，就像“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似的，校长的目光带着欣赏足足注视了3秒钟方才移开。然后就是初一（1）班、（2）班……初三（2）班……最后到初三（3）班（慢班）时，校长只不过是象征性地瞥了一眼。也难怪，那么多班级嘛！

“嗯——咳咳！！”或许是喉咙不太舒服，或许是想增加点音量吧！在言归正传之前，校长就这么使劲咳了几下，“今天集合，主要是要向大家读一封表扬信，表扬的是我们学校的初三（1）班。下面就由（1）班的班主任来给大家读一下。”

初三（1）班的班主任想必早就作好了准备，没等校长前脚踏下台，他就后脚跟上了。

“表扬信，”他开始朗读，“尊敬的校长，感谢贵校学生来我院帮助打扫卫生。5月4日那天，你校初三（1）班的全体学生，主动来我院帮助工作人员清理房间，打扫卫生。他们不怕脏累，一直忙到将近下午5点。同学们的这种精神大大感染了我们。我们将在今后更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望校长好好表扬这群好学生。此致，敬礼！镇第二敬老院院长××”初三（1）班班主任像朗诵诗歌似的，很富有感情地读完了这封表扬信，然后慢条斯理地走到了台下。

时间也差不多了，按常规校长在最后要有个总结，于是，操场上空又荡起了校长的声音：“同学们，初三（1）班是毕业班，又是快班，可是他们在学习任务相当繁重的情况下，更在班主任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一次无名英雄，这精神可贵啊！他们不仅给班级增了光，给自己增了光，更给学校增了光。我希望，各班，尤其像初三（3）班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学习……”

没等校长讲完，初三（1）班班主任急匆匆跑上台，伏在校长耳畔低语了一阵，顿时，校长的脸开始由红转白。

操场上已经有些骚动起来，大家开始相互探问：这是怎么了？“嗯——咳咳！嗯，同学们，刚才院长订来电话，说做好事的不是初三（1）班，而是……咳咳！而是初三（3）班，是由于匆忙写错了。好，现在——散会！”校长似乎有点恼怒，匆匆走下了台。

师令还是如山，一会儿像往常一样，队伍就开始游动。不同以往的是初三（3）班每个同学都是昂着头走向教室。

两个“张波”

浙江东阳市东阳中学 张波

首先，郑重声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孩子，可我那自诩具有一定语文水平的爸爸，却给我取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张波。多难听，简直，不，完全是男孩子的名字嘛。为了改掉这个讨厌的名字，我也不知跟爸爸赌了多少回气。可爸爸每次都振振有词他说什么“这个名字有深刻含义”啦，什么“有成语曰‘波涛汹涌’，爸爸希望你能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唉！真令我哭笑不得。

更倒霉的是读初三时，班上转来了一位从外地来的男同学。这位同学除了一双瘦长的腿比较醒目外，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名字：张波。这下可热闹了，下课的时候，同学们有事无事地叫一声“张波”，我的心里便得费番琢磨，他们是不是在叫我？我要不要应？如果应了，不是叫我怎么办？如果不应，万一是叫我，那怎么办？嘿，反正那狼狈相是别提了。

最可笑的是第一节英语课，老师不知究竟，提了个问题，点名：“张波，你来回答。”显而易见，这是在叫我喽，因为我是班里的英语尖子嘛。于是“唰”的一声站了起来，可同时那边也“忽”地站起了一个人，谁？男张波！这下可真尴尬了，同学们哄堂大笑，我和他大眼瞪小眼。英语老师莫名其妙，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瞧瞧我，又看看他，课堂

纪律一片混乱。

星期一早上的大会上，校长微笑着宣布：“初三丁班的张波，百米赛跑在全省获得第一。”“哗！”同学们纷纷鼓掌，别班同学也把眼光投向我们这班，好事者纷纷问道：“张波是哪一个？”好恶作剧的便把大拇指对准了我。哎呀，真羞死了，谁不知道我的体育一直是个老大难啊，这“赞扬”简直比当面讽刺我更难受，我的脖子突然变得软绵绵的，头一直垂到了胸前。

又有一日，喜报忽传：“张波，你在语文基础竞赛中获一等奖啦！”“忽啦”一声，男女同学分成两派，男同学围住了他，女同学围住了我，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这回可轮到他脸红了，因为他的体育成绩虽好，语文成绩却不怎么样，获奖的当然不可能是他。

可从那两件事后，我俩都变了许多。一直对体育不感兴趣的我，开始每天早上都坚持绕校园跑几圈，并积极参加各项体育锻炼。不久，我的跑步成绩在班上跃居女子第三。其它各项体育成绩也都有了进步。而他原先在课堂上沉默寡言，从不举手。如今却分外积极起来，踊跃发言，认真思考，成绩提高很快。

呵，同名同姓虽给我们带来不少难堪，却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在学业上也给我们添了不少动力。虽然还说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却也不讨厌它了。

生意

广西恭城中学 俸周耀

中午去食堂打饭，回来看见宿舍楼口的墙上贴着一大张纸，一群人围着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如此热闹岂有不凑之理？我顿时来了兴致，刚挨到人堆边上，就听到有人怪叫：“好事，好事。”既然是好事，就非得挤进去瞧瞧不可。叫人给我拿了饭，凭咱这瘦竹竿摩擦面积小的优点，没费什么劲就看到了纸上的字。

这一看，可把我吓了一跳，大大的一跳。原来那是张广告：“我处有优质速食面出售，价格优惠，欲购从速。”落款是118宿舍。118，不就是本人的窝吗？这还了得，“无产阶级”内部混进“有产阶级”了，肯定是那两个混小子干的。想到这里，我拔腿便跑，兔子一样窜上楼，直扑本班宿舍。

一进门，我不由愣住了。宿舍里挤满了人，都是来买速食面的。这回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挤进宿舍中心地带。果真不出我所料，“老板”真成了老板，颈上系着根黑得发亮的绳子，拴着一箱速食面挂在胸前，两只手麻利地把速食面递给买主。小三这傻蛋在一边手忙脚乱地收钱，头上汗如雨下。不一会，一箱空了，“老板”变戏法一般从身后又弄出一箱，仍然是畅销得很。他们这价钱确实不算贵，何况“食客”不用跑到校外去，自然生意兴隆。

我敢说，整幢宿舍楼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来买了这俩小子的货。他俩笑得甜丝丝的，而可怜的118另外五位人士却被挤得头昏脑胀。

好不容易挨到“老板”大叫一声：“各位，请晚上再来，货已售完，包涵，包涵。”待买主们走光了，“老板”讪笑着把几包面塞到我们这几个没好脸色的“贫民”手里。唉！吃人家的嘴软，一肚子气让这几包面给消了。小三和“老板”快乐得又唱又跳，我们只有干瞪眼的份了。

放晚学后，“老板”想出个上门服务的招儿——把速食面带到各宿舍去推销，让它在全校流行起来。我和众“贫民”则追随其后看热闹。到了初中部一个宿舍里，“老板”和小三正扯着破公鸭嗓大做广告：“想不想高兴？要不要便宜？——请买我的速食面！”不想一个值周老师走进来，问小三：“多少钱一包？”“八毛，便宜着呢，买几包？”小三一口气蹦完词儿，才看清是值周老师，顿时傻了眼。“老板”一看不妙，在一旁陪着笑打哈哈：“嘿嘿……老师……嘿嘿。”那老师倒不动怒，陪着“老板”嘿了几声，突然声音提高八度：“跟我到办公室去。”

“老板”和小三算是栽了。我和那几个“贫民”本想笑话一下他们，但看他俩那倒霉样，于心不忍，也就算了。

半夜醒来，听见叽哩咕噜的声音，以为有老鼠，仔细一听，却是小三的声音：“咱明天批些雪条来卖，肯定不错。”“还卖你个大头鬼呀！”“老板”怒道。“哈哈”，笑声顿起——原来大伙都醒着哪！

可爱的班长

山东淄博沂源二中魏华

说起我们六班，学校最放心：打架绝不会有六班的，违章放车也不会有六班，学习总成绩、量化总评的第一名常是我们班，卫生、文体活动评比也是名列前茅。说起这些，功不可没的是我们班长——

就职演说

班长是刚分班时由同学们自己选的。班长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同学们都这么认为。可这个班长一开始就把我们给震了。

选举是在下午放学后举行的。团支书先介绍几个候选人的情况，然后投票选定。等选完，时间已晚，同学们不好意思说，可肚子里都在“唱戏”了。按照程序，还有新班长的即兴演说。团支书宣布：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班长讲话。话音未落，班长三大步跨上讲台，在讲台桌里掏起来。讲台是半圆柱形的，我们在座位上看不见他在掏什么。班长边掏边说：“下面由本人——新任班长，为大家发表电视演说。”大家正纳闷，忽见班长拎出个没底没盖的纸箱子，他把纸箱横过来往讲台上一放，脑袋从里面伸出来：“感谢大家信任我！信我者服我！现在大家去吃饭！”全过程不到一分钟，真是前

所未见，大家全愣了。等反应过来，班长已抱着他的“电视机”率先跑出去了。同学们欢呼着，鼓着掌也跟着往外跑。事后，同学们私下里议论：这个班长，有门儿！

火烧连营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我们这班长，上任后一点动静都没有。班里自习纪律很差，值日经常没人，同学们互相询问的目光都在说：这班长，怎么——

学校每周一升国旗后要作总结，并宣布量化检查情况。结果我们六班四项检查有三项倒数第一。回来后班长还是不吱声，几个“正气浩然”的同学气坏了：“这小子，下回非蹬了他不可。”

班长通知男女舍长开会的时候，其他人都不知道。到了晚上舍长才向宿舍里的“群众”传达“指示”：晚间熄灯后不许外出活动，就寝铃响后不许弄出声响，不准说话。舍长悄悄告诉大家：班长说要针锋相对……参加第二次会议的是六个卫生小组长。会后小组长们向组员宣布新规定：值日定额分配到个人，干完份内的就行了，不可以多干，更不能少干。小组长偷偷对组员讲：班长说要蛇打七寸……班长又召集全班同学开第三个会议，强调自习纪律。最后他眼一瞪：“有几个同学脸皮太厚，哼！不怕你厚，一节课扒你一次，我就不信一星期还扒不下它来！”

调皮学生总是有的，有的同学充耳不闻，我行我素。班内有个男生自号“歌魔”，流行歌曲唱得极棒，一身行头也是

明星模样。自到了六班，还未见他干过值日，大约是怕有失身份吧。班长在他值日那天，手拿扫帚客气地请他干活，“歌魔”一甩头发吹着口哨走了，走到教室门口得意地一回头，却看见班长在弯着腰扫地。按规定某天某同学未于值日，下一组的同学就不干，第二天仍由这个同学来干。第二天班长又请，“歌魔”仍顾自走。走到门口不自觉又回头，正看见班长俯首扫地。第三天，“歌魔”忍不住了，把自己卫生区打扫干净后又主动加罚两天。

有一回熄灯后，一个女生出去端水。这时查夜的老师还没来，可按规定，

这个女生当罚了。舍长是个叫玲的女孩，个子不高，小鼻子翘翘的很倔强。她给舍友重复一遍规定的纪律，并让那个女孩端着脸盆站在水房里。女孩不肯，玲不再说什么，陪在那里站着。五分钟过去，那女生放下脸盆蹲在地上大哭起来。玲说：“哭什么，今晚查人，少两个，我还没哭呢！”据说第二天，班长对玲又拱手又作揖：“大姐，女生那边小弟全靠你了。”

一周后，我们班总评成绩仍居后，可同学们心里都有数，慢慢看吧，有这样的班头谁还敢造次？三把火算什么，这叫“火烧连营”。

蜗牛行动

干班长这活不轻松，不仅班内事务要处理，连琐碎小事如买窗帘、挂镜框、换灯管这些都得费工夫去做。班长——不说你也知道了，眼一瞪：谁让咱当官儿呢，有赚就有赔。

有天班长看报纸，报道的是几个优秀班干部的事迹，各人事迹虽不同，可他们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班长看着看着不高兴了，想想自己在60个同学中仅考得第30名，太一般了。班长决定像改革班政那样抓一下学习成绩。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代号为“蜗牛行动。”

从此班长坚决执行计划。早上他起床更早了，到班里收拾一圈立即开始学习；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就连中间吃饭也不肯多耽误，怕人抢似的三口两口扒完就走。每天中午都从午休中挤出半小时看书。

一天中午，大家都迷迷糊糊的了，忽然有人大声说：“bug(臭虫)，make one's way(排除困难前进)。”大伙都醒了，起来一看，只见班长拿着本书正呼呼大睡，嘿嘿，他正在说梦话呢。大家把他弄起来，他还极不满意，怪他们把他的满分弄飞了，他正做梦考单词呢。班长叹口气，摇摇晃晃躺下：“唉，我的蜗牛梦。”大家一时没明白过来，凑过去问他怎么讲。班长一挺身坐起来，大吼一声：“爬！”

大家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不得志时，也像班长一样一步步坚定地走下去。大家也许永远也不会忘记班长的这一声断喝。

出乎意料的礼物

秋叶

我烦躁地坐着，心神却没有一刻安宁。历史课还在进行，江老师讲得十分投入，黑板上写着工整的板书……

我的目光又一次落在讲台上，那儿堆着许多礼物，今天是教师节，我们每人都准备了礼物送给她，我也送了一份，只是……

“叮铃铃……”清脆的下课铃声响了，我兴奋地一震，挺了挺脊背，朝讲台上望去。江老师似乎没听见铃声，仍用缓慢的语调说：“下面请同学读几遍这篇课文。”

“唉——又拖课。”有个同学小声嘀咕道。

“外面天气真好……”又一位同学叹道。

“好，现在开始读，”江老师严肃地命令道，“1689年，《权利法案》……”教室里一下子爆出一片嘈杂的读书声，语调中夹着不满。

我念了几句，又偷偷瞄瞄老师——啊！她正在翻着堆在讲台上的礼物。

“喂！”同桌用胳膊肘顶顶我，朝我挤挤眼：“你说，要是她看到你的礼物，会如何呢？”

会！——也许不会？我一阵紧张，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江老师一直教我们，从初中到高中，严格是出了名的。她患有严重的胃病，仍不辞辛劳地工作，连校长也拿她没办法。课

后她和我们很谈得来，但课堂上却“铁面无情”，要真发起脾气来，大家可吃不了，兜着走喽！

不好，老师正在看我的画！我的心猛一阵紧张，一股凉气直透脚底。我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儿，手心里渗出一把汗。那画是江老师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清楚地画着十天来历史课的时间统计表，还有一句补白：“老师，拥有课间10分钟是我们的渴望，请满足我们吧！——您的学生”

笑容在瞬间凝固了，老师紧盯着这张纸，半晌没说话。忽然，她抬起头清晰地吐出一个字：“停！”纷乱的读书声立即消失，教室一片寂静，大家都望着江老师。江老师扫视了一下全班同学，静静地望了我一会儿，吐出一句话：“下课！”

“哗——”全班一齐站了起来，明媚的阳光穿过窗玻璃，洒进教室。

“啊！今天天气真好！”我打心底里说。

同桌的女生

浙江萧山乡镇工业学校诸高峰

因为自己身高体壮，有一张快嘴巴和大嗓门，从初一开始，就成了老师眼中的头号“危险分子”，跟我一起坐的都是些瘦弱、老实的同学。不知老师跟我说了多少回，我一直是老油条。没办法，老师只好请我坐在教室最不显眼的角落。也好，本人最喜欢“单枪匹马”。

初二时，新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女生，带着一副眼镜。没料到老师指定她坐在我旁边。这一招真辣呀，想叫女生来镇住我，看来我应该主动出击了。

英语课上，班长喊“立正”，旁边的女生站了起来。好，看我不叫你来个“自由落体运动”，悄悄地把凳子挪了一下。“Sit down please!”坐下时，只见同桌的女生满不在乎地用手一捞，凳子就被捞着了。啊，看不出她还是个经得起折腾的“一等高手”！

上数学课，我听不进去，老脾气又来了，瞧了她一眼，问：“你怎么像个木头似的，坐着不动哪！”见她没反应，我又碰了她一下，问道：“你的眼镜多少度，是不是300度？”她瞄了我一眼，说：“别说话，有事下课再说。”说完，又看着黑板。一下课，她便认认真真地告诉我，她的眼镜有350度。

一天放学，天下起了倾盆大雨，班里只剩下了李勇、我和同桌女生。李勇的脚不久前扭伤了，他正焦急地等着他爸爸来接，可他爸爸肯定有事耽误了。我二话没说就背上他，向雨里冲去。刚走出校门，后面就传来一声：“等一等！”只见同桌的女生撑着伞跑来：“让我给你们撑伞吧！”看着她被雨水打湿的眼镜，我点点头。于是在雨中就出现了奇特的“三人行”。

走出李勇的家，同桌便把雨伞递给我，我摇摇头，看着浑身湿透的她，知道在路上她把撑着伞的空间都让给了我和李勇，我连再见也没说便冲进了雨幕。

第二天，班级里多了一桌“感冒病人”！

“三八”节里的一份美丽

湖南郴州第一职高罗咏君

那天的天空，就像那天的男孩的脸一样不肯放晴，可那天的女孩却把太阳挂在笑脸上，灿烂无比。

在这令人尴尬的日子里，我们几个男孩被灰溜溜地“押”上了学校那双排座微型运货车冰冷的“铁皮包厢”——要我们到市里去表演“舞蹈哑剧”（警察与小偷的故事），为妇联的“三八”晚会添兴助乐。要去为女性解放歌功颂德的女孩，却早飘进了驾驶室的舒适“雅座”——现在不是什么都讲个“女士优先”么！——特别是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没辙啦！

下了“包厢”，吃过晚饭，男孩惶惶地尾随女孩溜进了晚会现场。各地的演员都聚在后台忙着化妆。那几个平日凶巴巴的女孩，也摇身一变，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名门闺秀”。

一袭白衫的女孩在春寒料峭中直哆嗦。男孩把自己暖暖的大衣给女孩披上，女孩们感激地回头粲然一笑。这一笑，好动人的！男孩大方地耸耸肩，“三八”节里的委屈，男女孩间的隔阂，便涣然冰释。

热情的女孩任性地要在男孩脸上涂脂抹粉。男孩只“坚持”了一小会，就坚决不干了：那纤柔的小手在脸上抹，太痒痒啦！

给男孩化妆的任务最后落到了我这“独创”舞蹈小品的编导身上。我自学过美术，画脸谱儿，小菜一碟……邝军本来就是一副贼头贼脑的德性，我就把他“加工”成《水浒传》里的梁上君子“时迁”样；“尖嘴猴腮”的李浩，我干脆给加上三角眼和翘八字胡；我这“小偷头”没有他俩这种得天独厚的天份，根据自己脸部实际情况化妆成颇具“领导才能”的“大哥大”……

在一番关于妇女解放形势大好的开场白之后，主持人引出连台好戏。“三八部队”一拨拨开到前台展示优雅的舞姿或动听的歌喉，博取台下的欢笑和掌声。

女孩子的舞蹈《祝英台》上场了，全场静下来，朵朵白云似的“白裙子”飘上台，组合成蝴蝶的静态造型，随伴奏音乐《戏梦》的悠然而起，“白蝴蝶”翩翩起舞：祝英台这位古代反抗封建礼教，向往解放，追求自由的烈性才女的悲壮爱情故事，如歌似泣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女孩们乘着雷鸣般的掌声，小鸟似的飞下台。“小鸟”对着迎上来同样兴奋的男孩叽叽喳喳一惊一乍地述说如何如何的紧张和心跳。

男孩子要上场了。女孩为“警察”和“小偷”整整“特型”装束，还用大人口气叮嘱：不要紧张，火爆一下，“搞定”他们，再让咱学校风光风光……男孩都成了乖乖仔，听话地连连点头连声诺诺。

男孩在旁白、幻灯和摇滚乐营建的忽幽忽明的氛围里，用

摇滚舞的形体语言在台上展现警察勇擒三小偷的一波三折的故事，即让观众看到一个惊险的“警匪故事”，又让他们欣赏到优美的霹雳、强劲的摇滚和火爆而逼真的武术对打。这种全新的表演，获得了空前轰动。从一出场亮相，台下就轰然掀起热浪，此后喝彩和掌声此起彼伏一刻未断。到“大哥大”被警察打得小翻连空翻飞出丈外不能动弹的最后高潮时，全场鼎沸了，摄像机也转过去对准了欢腾的观众……

“大哥大”我拐着做后空翻时跌伤的右脚，垂头丧气地被警察押下了场。女孩子们涌到台边，像迎接凯旋的大英雄一样欢跳着热烈迎接“无恶不作”

的小偷们和神勇的警察。激动得满眼晶莹的女孩，跑过来搀住了我。唐俊为我拍着满身的灰尘，还关切地问：“你们脚还能跳么？”笑容可掬的曹静还拿着手绢给我擦汗扇风。女孩子可爱起来真的好美丽！心中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感动：女孩和男孩间要是永远都能拥有这份心灵的默契这份盈盈的关怀和友爱，那该是一种怎样的美好？！

别了，“3D”画

山东曹县一中刘广雷

“3D”画仿佛在一夜之间撒满了校园。那日，忽听得同桌见鬼似地大叫一声：“嘿，神了！我愣从一堆稻草中瞅出一头大象来！”我赶紧从他手中夺过那张彩画，只见上面仅仅印着些令人爽心悦目的黄道道，便忙问：“象在何处？”同桌立刻热心地给我“扫盲”：“这叫3D画，全名是‘三维立体画’，是计算机那家伙捣鼓出来的新产品，还是‘全息高科技’呢！只要你盯着画面看上三分钟，保你在一个不可捉摸的空间里看见一个你想都想不到的凸出来的玩意。”“真有这等奇事？”我边说边将那画移到眼前。可遗憾的是，随着一个又一个的三分钟过去，摆在我眼前的还是黄道道，真是：众里寻它千百度，怎么瞪眼也不见那头大象在何处。接下来同桌又给我指点迷津：“听说看这画还有好多技巧呢，我经验不丰，你可去问问咱班的那些‘3D高手’们。”我厚着脸皮盘问，费尽心机揣摩，还确实取到了一些“真经”，诸如什么“故意走神法”、“力透纸背法”、“由近及远法”、“望眼欲穿法”、“目光交叉法”……真可谓“千方百计”！随后我便如法炮制，但可悲的仍是“雾里看花”，没能“无中生有”……

这时，宣传委员抱来一大摞班里订的杂志，拿眼一瞟，我的天啊！甭管是16开的还是32开，封底上全都印着清一色的“3D”画！看来我不攻下“3D”这关是要落伍了。于是放学后我便忙跑到书亭买了本3D画册，赶到家中，使出浑身解数与那一张张画片较劲：站着看，坐着看，躺着看，趴着看，戴着眼镜看，摘掉眼镜看，挂在墙上看，对着镜子看……就差拿着大顶看了。直看得我头发昏，眼发花，“金星”乱跳，看啥都是俩。可到头来还是白忙乎一场。

不日，我偶从报端读到这样一则消息：“3D画属新科技产品，但看它时需视线交叉，且长时间保持视神经紧张，久看

易引起眼酸流泪、视力下降、看物体模糊等症状，经常看3D画还有形成‘斗鸡眼’的危险。”看完此文后我倒吸一口凉气，大有因祸得福之感受，暗暗庆幸自己功未成、瘾未上，仅仅赔上点时间。终于有一日，在张学友一首优美的《吻别》曲的伴奏下，我带着几分遗憾、几丝欣喜，将那本花了10几元的3D画册锁进了箱底……如今，3D画已像当年的呼拉圈一样在校园里销声匿迹了，我却很想写封信谢谢那份报纸的编辑。如果没有他老人家的指点，我的镜片不知又要莫名其妙地增添几个圈哩！

做回女孩

湖北通山下泉中学青山

京剧里由男士扮演旦角并不鲜见，现代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精湛表演更令人叹为观止。我有时也突发奇想，希望有一天在舞台上塑造一个风姿秀逸的“女娇娥”。无奈天生一副雄性十足的嗓门，看来登台唱戏已无望，没想在元旦学校举办的化妆舞会上，却圆了我的“女儿梦”。

我是被班上女生“请”到她们宿舍的。她们说早看好我这个江南小生，要把我装扮成倾城靓女，在晚会上风光风光。我欣然应允。打粉底、描眉、画唇线……经过一番通力协作，活脱脱的一个现代淑女展现在镜子前，连我自己也不敢相认了。

我随着一行女生来到会场，刚刚落座，一高挑男生就向我走来，作绅士状伸手邀舞。我略作迟疑，便款款起立，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翩起舞。那位男生化妆成大花脸，其功夫也很到家。旋转至舞池中心，发现今天舞厅可真是各式人物皆有，鬼怪神仙、老叟顽童，光怪陆离，少数民族同学穿一袭民族盛装，更是绰约多姿。

“小姐气质不错，好像没在本校见过？”男生彬彬有礼地问。

此刻如何是好？我若开口说话，定会露馅，便不正面回答，朝他莞尔一笑，微微点头。

当舞会高潮之际，走上一位长发男生，花里胡哨的衣着，留两撇八字胡，头上还压顶牛仔帽。见到我，不由分说，便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把我往舞池里拉。我敢怒而不敢言，很不情愿地与他跳起舞来。

好容易一曲终了，我正欲撒手离去，那男生又生拉死拖地将我拉至摄影师面前，要和我合影。尽管有点气愤，但是作为一名现代“淑女”，我想这点修养还是应该有的，况且今天有约在先，就该潇洒到底。于是，强装欢颜合了影。送我入座时，“他”却发出了清脆的女高音：“谢谢先生，你装扮得很有品位。”

做了回女孩，感觉挺好。

和好，就这么简单

浙江杭州二中王轶灵

说不清是为了一件什么事，我们吵架了。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她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嚷嚷了一阵，而后，双方都陷入了难熬的沉默之中……几乎是同时，两个自尊心都极强、脾气都极臭的女孩子把头一扭——跑开了。

这几天里，我们谁也不睬谁。别人很难看出我们吵架了，因为我们只是互不说话。挑明了，就是“冷战”。

我是个爱笑爱闹，阴晴雨雪什么都挂在脸上的人，“冷战”开始才一天半，我就“军心动摇”。

她呢，也不比我好多少，她是一个极爱发脾气，但发过脾气转眼就忘的人。

说实在的，我倒希望我们能大吵大闹一场，摔一点本来就摔破的东西，哭着闹着，不知怎地就雨过天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速战速决。

可我们办不到，我们都极爱面子，准备顽抗到底，死不投降。

上体育课，我和她都独自一人向操场走去。往常，我们一定会蹦蹦跳跳，嘻嘻哈哈地拉着手，会有说不完的话。

美术书不知被谁撕了一个角，我知道她带了胶带纸，可我就是不愿意开口向她要。

其实我也知道，此时，我们两个人中间，只要有一个人稍稍做点表示，哪怕只是眨几下眼睛，另一个就会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两人就会重归于好。我也很想这么做，可每当我们无法避免地碰在一起时，我的脸上除了冷漠还是冷漠，就好像脸部肌肉被塞进冷柜冻了两个月一样。

直到那一个偶然。

我从大礼堂里走出来，正与她打了个照面，两双眼睛对视片刻，我们都笑了，耸耸肩，手拉手回到教室。这一切也没超出五分钟。一直被我认为很难的事，一下子变得简单，冷柜换成了电烤箱，我们有说有笑。

唯一的知情者晶在我们身后惊呼：“不可思议！”

我们回头一笑。真想告诉她：“和好，其实就这么简单！”

“野马”威风

四川宣汉师范学校黄义权

晚自习，班长宣布我们班的体育委员将由一位女公民担任。班长一说完，女同胞们就乐了，全都“哗啦啦”地鼓起掌来，甚至有的高呼“乌拉”。男同胞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先是一个个如木头人般呆在那里，随后才回过神一齐喊：“不行”。“小胖子”嚷得最凶，说是我们班重女轻男。其实小胖子是怕锻炼想偷懒而已。

班长最后一拍桌子说别吵了，就这么定了，我们男同胞

嘴里不再说什么心里却想：一切都完了。我偷看了一下坐在墙角的她——那位被我们称作“野马”的女生。她的脸上露出了自信、得意的神色，我嘴里哼哼，心里说别得意秋后的蚂蚱你蹦不了几天。

晚自习放学后，我们男同胞聚在一起说一定要给“野马”点颜色瞧瞧，否则有损我们男子汉的形象。况且，一群五尺男儿让一个黄毛丫头领着跑步做操，心里总归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操铃响了好久，我们男生却一直坐着不动。在女体育委员尖利的口哨声催促下，才蜗牛般慢吞吞下楼，磨磨蹭蹭走到操场上，接下来便是懒洋洋地做操。做下蹲运动时，男生竟没有一人弯下腰去。女体育委员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竟变成了青色。我们一个个好不得意。

操还没做完，我们又懒懒散散准备“撤离阵地”。“站住！”一声怒吼，竟惊得我们这群不怕天不怕地的男同胞们一个个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回来罚做一遍，谁敢向前移动一步，我让他绕操场跑10圈！”10圈，10圈就是4000米！我们不禁吐一吐舌头，小胖子的脸都变白了。要知道体育委员是有这个权力的。“不认真做的，再罚做两遍！”又是一道命令！我们不敢再冒犯“野马”了，只好重新做起操来。“一、二、三、四……”操场上响起了她雄浑的女中音。

今天，总算让我们领教了“野马”的厉害。

暑假突击队

江苏射阳县中学舜臣

班级里走得只剩下我们几个铁哥儿们，捏着老师刚发下的成绩报告单，愣着走神儿。曹小华蹑手蹑脚地走到朱深背后，扫视了他的那张“索命单”，“唉”的长叹一声：“八戒哥，把你那英语成绩挪个位置到我这儿，也不至于今夏在油锅里煎着了。”

“我说啊，班主任也太狠了，偏偏要老爸妈在成绩报告单上签名，成绩，惨死人了！”孙莹道出了大家窝在心里的恶气。

“真没办法，省教委规定今年暑假不准补课，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差生怕是没戏了。”

大家一阵失望的沉默。正在这时，孙莹那位念大学的姐姐刚好来母校看望老师，一听这话便止步说：“小莹，不就是一两门功课难为情些吗？姐姐假期没事，就卖给你了，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姐上学时你拿100元酬谢，怎样？”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兄弟仁一齐递上单子，算是拜师仪式。这位女大学生将单子扫视了一遍，柔声细语地说：“你们三个和小莹每人都有优势学科，何不取长补短，在一块儿生产自救。”

“乌拉，万岁！姐，好主意，给我们这个小团体起个名字吧。”

“暑假突击队！”一锤定音。我们四人的心想到了一起，新鲜的名字，新鲜的暑假，都让我们沉浸在美好的憧憬里。从第二天开始，我们这三个铁哥儿们都无一例外地来到孙莹家，每人一只四方板凳作课桌，自带的书作垫具。孙莹的姐姐俨然一副老师相，板着脸儿宣布：“以后早晨7点半、下午2点50分准时进教室，不准带零食来，不准带游戏机等玩具来，不准课间买东西，否则立即开除！”从此，我们的“教室”有意思多了。大家都有了在老师面前不敢有的勇气问最简单的问题。被问的一方也十分直爽地说出自己似对非对的解答，不时还出个难题为难为难对方，有时为一个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还要到“老师”那儿请求仲裁，而这位老师也不总是立即给出答案，或让我们四个一起讨论，或化解成简单的问题让我们自己定夺。渐渐地，我们求教的问题越来越少，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多。暑假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尽头，孙莹的姐姐不知从哪里弄来四本暑假作业本，撕掉了后面的答案，按每人的弱势学科把题目分发给各人，结果，每位队员都旗开得胜。“我们唱支歌吧。”孙莹建议。我们三个男生拍手称好，并齐声邀请她先来一首。紧接着，我们你一首我一首地轮番比赛，各自拿出绝招压倒对方。“唱首《国际歌》怎样？我打拍子！”最后，孙莹的姐姐站起来提议，我们也齐刷刷地站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

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缓缓凝重的音调冲出“教室”，树上的鸟儿扑楞楞地飞到高空，欣赏着我们这支被自己激动得不能自己的“突击队”，是啊，除了用“全靠我们自己”来概括我们的暑假收获，还有什么词更准确呢？

点歌风波

浙江湖州师范学校 925 班 王嘉

星期三下午是校广播站点歌台播出时间。广播一响，我就和许多女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猜想会不会有一份意想不到的祝福。

“今天的第一份礼物是925班22号同学为本班36号点《同桌的你》，祝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永远快乐幸福。”

歌声还未响起，教室已一片安静，同学们的眼睛全都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却仿佛成了一个迷路的小孩，茫然不知所措，怎么可能呢？

谁不知道36号这个能歌善舞写得一手好书法有一双亮眼的文，谁不知道心高气傲从不正眼看他一眼的我；谁不知道那次推荐最佳男生投他唯一一张反对票的是我。可今天到底是哪一个吃饱饭没事干的缺德鬼干出这种事？

“今天你是否还记得，昨天你写的日记；今天你是否还惦记，昨天最爱哭的你……”

悠扬婉转的旋律静静地在教室中流淌，歌词叙说着一种平平淡淡却又刻骨铭心的友情。我涨红着脸对大眼瞪小眼的同学连连摆手：“不是我点的，真的不是我点的，我怎么会给他点呢，对吧？”我几乎哭着说出这一串话，真恨不得马上从广播里揪出那个播音员。

“阿宁，点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向文静少语的惠站起来说：“大家一直都不希望你们这么僵着，有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彼此这么仇视？如今你们和好了，大家都高兴呀！”

“对嘛！”一阵掌声，掌声中有我含泪的眼。

是的，我根本没有理由那么仇恨与排斥他。他帅气潇洒却不招惹是非，成绩优秀却微笑温和对待每一个人。或许我就是恨他如此多的优点如此多的朋友如此多的第一与我似乎永远不变的第二。这就是妒忌吗？难道我竟然是一个如此妒忌心重的孩子？

“刚才925班一些同学跑来要点一首歌给22号与36号同学。流年似水，两年时光匆匆而过，吵吵闹闹中别忘了永远的还是朋友。”

“老师们都已记不起，答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刚刚翻相册，才想起同桌的你……”

擦干泪抬起头，对面是一张张充满诚意的笑脸。可谁是那个“缺德鬼”呢？

打出来的友谊

浙江临安市乐平中学周梁

歌手老狼在《同桌的你》一歌中，用委婉的歌声唱出了全体同学的共同心声，但是在真正的校园生活中，同桌之间，岂止是借半块橡皮。

我虽不足 1.6 米高，却坐在后排，跟我坐在一起的是比我高出半个头的女同学。我们从初一开始就坐在一起，算起来已有两年了，真可谓是“老邻居”。这两年多来，我们之间建立了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在一般同学眼里我们是和睦的朋友；了解我们的人则知道，我们更多时候，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彼此的友谊建立在拳头的基础上。

记得在初二的时候，我因模仿她走路的样子，而被她踢了一脚。堂堂男子汉怎能被一个“女流之辈”辱打，由于“面子”关系，我便和她杀成一团。但“好男不跟女斗”的自尊心往往使我吃败仗，每次“战争”平息后，我总是“割地赔款”。但话又说回来，她是女中强人，我是男中弱者，论“武艺”，我也不是她的对手。虽然每次吃亏的是我，先主动道歉的总是她，而脸红的又总是我。因此每打一次架，我们的友谊便深一层。

到了初三，人渐渐长大，打架的次数相对减少了，可规模却增大了，有一次竟在上课的时候大动于戈。原因是什么

呢？说来可笑，我们竟为了争论一道题目而吵得面红耳赤，最终“旧戏重演”。不管怎么说，理亏的总是我，但在教师办公室里，她却承认是她错了，说是她先动手，那我又能怎么说呢？她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老师也不问青红皂白，罚她写了检讨。你猜，这次是谁先道歉？老规矩，还是她。

现在毕业在即，转眼就要各奔东西，面对老“战友”，我相信以后更不会有“战斗”了，将来到高一级学校或到社会上，同学之间最难忘的就是同桌了，而同桌之间最值得回忆的往往是像我们这般打打闹闹的了。老狼的同桌是多愁善感的，而我的这个老同桌则是勇猛无敌的。毕业之后也只能“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管车小记

浙江上虞中学何志敏

本周是我们班值勤，我们哥儿们几个也领了份差事——负责管理自行车停放。

其实事也不多，不过是每天早上、中午把自行车摆放整齐，并把那些无证停放的自行车“扣押”起来。当违章者前来认领时，给予批评教育和适当处罚。

当时我们是拍着胸脯保证完成任务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光是把那数百辆按照所谓“车尾成一条直线，车头一律向左打”的标准排列起来就够你受，稍不

留意它们就成了正弦曲线。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得稍微有点像样了，正打算歇口气，哪位仁兄走路不小心，“轰”的一声巨响，自行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将过来。不幸中的万幸，中间有几根柱子挡着，否则就真的惨不忍睹了。但已有一大批躺在地上，你不用力拉它们还不肯起床，无奈只得牺牲宝贵的时间继续大干。

那天，听说教委有领导来学校视察，班主任吩咐要尽力把学校秩序维护好。我们几个自然下功夫把车子排得笔直。一检查，却发现有五辆车无证停放。

我可火了，没停车证来停什么，而且早不停晚不停，分明是有意损害学校荣誉，统统“扣押”！然而有辆车似乎特别狡猾，它的前轮和车棚柱锁在一起，拿不出来。这可难不倒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找把锁把它锁上了，哼，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下午活动课，正玩得开心，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快，钥匙！”“干嘛？”“有人取车来了！”“让他多等会儿，无证停放也不看看时候，我可得好好想想伺儿教育他们一番，他简直是无视学校纪律，无视学校荣誉，无视我们的工作，无视……”

“我说你还是快点吧，要不可就‘出事’了！”班长真不知趣，打断了我慷慨激昂的演说，“那些车全是教委领导的，被你整得最惨的那辆是即将上任的新校长的车！”

幼儿园来了男老师

浙江杭州二中杜釜

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又开始了。班上联系商场、工厂和幼儿园等三个单位。这所幼儿园恰是我的“母园”，曾教过我的老师还专门捎来口信，让我上那儿“实践”。班主任欣然首肯，于是我带着给长期以来一直为女性统治的幼儿园送去一丝阳刚之气的雄心壮志，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实践”之途。

一直以为小孩子很容易逗，事到临头才发现并非如此。宣老师向“小朋友”们介绍时，我好不得意，尤其是听到自己姓氏后面缀有“老师”两字时，我故意板起脸，一副为人师表的姿势。然而“小朋友”们不买我的帐，该玩的玩，该闹的闹，旁若无人的样子，不得已，我只好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端架子的却不是我。一个小朋友玩的皮球滚到我脚边，我捡起来讨好地想还给他，他却躲之不及地去玩布飞盘；宣老师把一个布飞盘抛向一个“小朋友”，她没接住，便急忙跑去捡起来。我模仿着也把一个布飞盘抛向一个“小朋友”，他却一溜烟跑了，我只得灰溜溜地自己去捡回来。见自己恐龙般笨拙而无奈地“矗立”在“花骨朵

儿”中间，差点生出自卑感来。

大约快有半个小时了，小不点儿们开始和我进行一些带

有一定防范性的接触了。一个小女孩跑来，把一块积木交给傻乎乎发愣的我。我受宠若惊，正欲“请教芳名”，她却又跑了。大概是觉得没有危险，过了一会儿，那小女孩又领来了一群“小朋友”。他们一字排开站在我面前嘿嘿地笑，我顿时也笑开了。

不久，他们就看出我是个软柿子，于是便团团地围住我，这个拉拉我的衣袖，那个摸摸我的眼镜。拉了摸了之后便尖叫一声逃到一边，直到看清我确实没有生气的表示，才溜回我的身旁，但还是不放心地一面察颜观色，一面做出随时要逃的样子。那模样仿佛一群围着一只熟睡的老猫提心吊胆地探险的小老鼠。

一个小男孩跑来问我：“你是不是叫猪脑子？”我听了差点气歪鼻子。再仔细一想才明白，原来小孩子口齿不清，所谓“猪脑子”其实是“杜老师”。于是转怒为喜：“啊，是是。来，再叫我一声。”“猪脑子！”“哎！”我笑歪了鼻子，答应得一点儿不含糊。

既然是“老师”了，就自然得做老师该做的事。听了两天课后，我开始介入课堂。先是一节体育课，我担任赛跑时的发令员，在每声“预备，跑”之后，便会有两个小小身影冲出去，到了终点后一蹦一跳地踏着孩子特有的颠连步回来。女孩子们都很文气，跑完之后，便绽着笑脸静静地望着你，那热切的眼光似乎在等待你的一句表扬；男孩子则很爽气，揩揩鼻子，拉拉裤子，然后激动地抬起头结结巴巴地问道：“猪、猪脑子，我跑得快不快？”“嗯，跑得真快。”我拍拍他们的头。

这时宣老师提议：“让杜老师和我们比比看谁跑得快，好不好？”“好——”合唱般地应和把那个尾音拖得老长老长。几个较活泼的小男孩立即踊跃报名：“猪脑子，我和你跑！”“我跟你跑，猪脑子！”……伴着那阵阵的稚嫩的“加油”声，我那装着太多世故的心竟使我觉得自己跑不过那些纯洁的生命。

在社会实践的最后两天，我才开始上语文课和数学课。所谓语文课，其

实就是讲故事。因为讲的故事是《小猫钓鱼》，所以我上起来得心应手，课堂效果也不错。可算术课却上得焦头烂额。我上幼儿园时最头疼的就是算术课，常常在这门课上受老师批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想有朝一日竟能给别人上算术课，我颇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之感。课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教“五比四多一，四比五少一”。我从“天上有四只小鸟，又飞来一只”讲起，直说到“地上有四棵树，再种上一棵”，然后教小不点们念“五比四多一，四比五少一”。这些小不点儿们显然有逆反心理，一个劲儿念“五比四少一，四比五多一”。那么好吧，咱们一句句来。“五比四多一。”我念。“五比四多一。”小不点儿们跟。“四比五少一。”我念。“四比五少一”。小不点儿们跟。很好。下面我们连起来说。“五比四多一，四比五少一。”我念。“四比五多一，五比四少一。”小不点儿们执著地加以篡改。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扳着手指教口诀，企图给小不点儿们最形象的感受，结果仍是大败。误人子弟的“杜老师”只好屈服于小不点儿们的顽固，懵懵懂懂地跟着“小朋友们”念“四比五多一，五比四少一。”

实践在一个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中结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果然给“花骨朵儿”们带去了阳刚之气；我只知道自己在那些小机灵鬼们的熏陶下差点“蜕变”成“老天真”。时至今日，不知那群可亲可爱的小不点儿们是否还记得，他们曾有一个傻乎乎的“猪脑子”……

陈 sir 的火

广西恭城中学俸周耀

前任班主任因不堪忍受我们的“无法无天”，大叫“朽木不可雕也”，学校便换了一位陈 sir 来，当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件悲惨的事，不知陈 sir 有什么高招，敢担此大任。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陈 sir 善良，讲话速度慢，嘴有点歪，是历史老师。

哇！历史老师。班上那些原来捏着把汗的刺头顿觉汗意全无，都说以前的理科班主任尚对我无可奈何，教历史的，谁怕呀！我也有点“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

陈 sir 上任的那节晚自习，教室按惯例处于一片嗡嗡声中。这杂七杂八的声音较蜜蜂采蜜是逊色许多的，更不会让人想起阳光明媚的春天，奇怪的是陈 sir 似乎并不动怒，反而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半眯着眼睛盯着同学们脸上的各种表情。正当班里的主儿们大侃待侃之际，陈 sir 信步踱上讲台。

唰！40 多双眼睛立刻在讲台上聚成一个焦点。陈 sir 开始不紧不慢地大声点名：俸周耀、饶勇、彭怡……我头皮一紧，极不情愿地站起来。令人惊讶的是班头也被点了名！我们被命令在教室外一字排开，说是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兄弟班级的自习。大家敢怒不敢言，只得乖乖地跟陈 sir “游行”。每到一个班级，别人一边斜着眼瞅我们，一边用手捂着嘴笑。陈 sir 倒是昂首挺胸，我们则一个个灰头土脸，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好不容易等陈 sir 消了游兴，大伙儿都气鼓鼓的，他却笑容可掬，慢声慢气地说下不为例。说来也怪，这以后班里的纪律倒不怎么差了，居然还拿了两次流动红旗。

我们班迟迟定不下助学金发放名单。大家都觉得凭什么把每人一份的钱合起来给几个人？周会，陈 sir 眼神复杂地扫视了一遍全班，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他说他有一个弟弟在邻班念书，这次被定为助学金发放的对象，他得知后，要求班主任另定人选，因为还有更困难的同学。我们沉默了。

陈 sir 说，在我们充满友爱的生活里，钱可以用来帮助别人而不能装饰自己。陈 sir 的话平息了助学金风波，班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新官上任三把火。陈 sir 的火还没烧足三把，就把我们整得差不多了。

爱脸红的同桌

江苏如东中学马丽云

自从与他同桌，才知道爱脸红并不是女孩的专利。

冬天到了，男生爱踢毽子。同桌在这方面可是“能手级”。什么左右跳、花斑、奔毽……只要能报出名儿来，他都能来几下。那次，分组踢毽子比赛，他凭着漂亮的左右跳使他所在的组转败为胜。只见他轻轻转身，曲左腿，将鸡毛毽踢起，接着飞速转身，右腿从后面恰到好处地踢起鸡毛毽。围观的同学都喝起彩来。这时要是别的男生，准会拍拍胸：“这算啥？我最多踢过……”可他呀，脸“唰”地红到了耳根，一句话也说不出，转身钻进了人群，惹得女孩子们哄堂大笑。

冬日也是畏惧做值日的时候。我总是以女生擅长于擦窗户擦黑板这类细致活为由而把洒水、扫地这些推给同桌。他可够“迂”的，从来都把值日看成是天大的事。细胳膊细腿的，还楼上楼下地跑去拎水，满头大汗。扫地嘛，我总是拎着扫帚在教室里转几圈就算完事。可他总是桌脚边、墙角落一点一点全都扫到，惟恐漏下了一片小纸屑。末了还得和我一起擦桌子。

我呢，每次都沾他的光一起受表扬。有时被表扬得心里虚虚的，就硬着头皮对同桌说声“谢谢”，谁知又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同桌认真不假，成绩却一直平平。遇到“拦路虎”总是恭恭敬敬来请教。碰上我心情不太好，讲了一两遍见他还是茫然的样子，就急了：“呀，你怎么这样笨呀？”直羞得他满脸绯红，然而他还是一直到弄懂才罢休。有一次收作业，别人都交了，同桌还在埋头演算。我等得烦了，顺手抽过一本书在他头上轻轻一拍：“快点呀！”不知怎么回事，殷红的血一下子从他的鼻子里流下来。我给吓哭了，他倒像个没事人似的下楼去洗了，还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过来安慰我。

到初二，调座位了。收拾东西的时候，同桌突然递给我一个小泥娃娃。等我诧异地抬起头，他已经红着脸跑开了。

合理想象

上海曹杨二中张芸

“合理想象”指的不是一个词组，而是我们班主任杨老师的外号，确切地说，是他的口头禅。

杨老师教的是语文，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感情丰富，有诗人般的想象力。他至今还在幻想当个诗人呢！

一次，我们班的立体几何考“糊”了，杨老师训我们说：“满脑子全是逻辑思维是不行的，数理化并非都是‘因为 A、B、C、D，所以一、二、三、四’，你们必须培养空间想象力、形象思维力，要会合理想象！”

指导我们篮球队时，又是“打篮球不光是拼体力，还要动脑筋，要有随机应变的想象力，合理想象才精彩。”

杨老师不仅开口闭口要我们“合理想象”，而且身体力行。他的语文课讲得引人入胜。当然，也难免出些洋相。那次点评作文《我的父亲》时，他又批评我们缺乏想象力。接着就谈起了自己的父亲。讲他少年时父亲多病，他经常为父亲跑药房进医院，父亲临终前又如何谆谆嘱咐他照顾好妹妹，从此他发愤用功，在大学里成绩名列前茅等等。讲得有声有色、抑扬顿挫，同学们无不为之动容，有的人已含泪欲滴了。

无巧不成书，杨老师的妹妹与我爸爸在一个医院一个科室工作。熟知他身世的爸爸当晚就告诉我：杨老师的父亲历来健康，现仍健在！原来如此，白天那一篇即席成章的绝妙演说纯属子虚乌有的“合理想象”！第二天，消息传遍全班。有的人为其才思敏捷抚掌称妙；有的人为自己空流眼泪而面露嗔色；也有人“合理想象”他目前的父亲是继父。

凭心而论，杨老师虽有想象出格之时，倒也确实点出了我们思维方法的弱处。“合理想象”教给我们的合理想象，已经在各门功课上初见成效了。

塞翁失马

江苏如东县中初三李晓莉

大家只听说过“乐极生悲”，有谁听说过悲也能生“乐”呢？甭说，还真有这回事。

刚进中学，许多同学自行车老是平白无故“遭难”，而我的车却没出半点毛病。我便乐，毕竟是班长嘛，别人不敢找我的碴。

那天早晨，我骑到丁字路口，渐渐觉得不对劲：这车怎么颠儿颠儿的？到后来，自行车极有规律地每3秒钟“突”地一下，似乎骑的是方轮车子。我慌忙跳下车，一瞧便傻眼了。后轮胎像根老油条，一丝儿气也没有了，软绵绵的。这会儿自然找不到人修车。得，推到学校去吧。

第一堂课就让我不得安宁，我太挂念那主宰我午餐的自行车了。好不容易熬到第二节课，向班主任请了假，赶紧推着自行车到校门口修车摊去。修车师傅说，那人坏透顶，气肠拔掉了，气嘴却还装模作样地拧着，“粉饰太平”。我暗暗咒骂那坏蛋“釜底抽薪”，把人害苦喽。

然而，惨的还在后头呢。因为修车，第三节体育课迟到了5分钟，体育老师没让我上课。一个人回到教室，委屈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想到自己的遭遇，禁不住心中大骂，害我如此，什么时候被我逮住，哼！……

我想报告老师，但这只会给老师带来麻烦，便另想妙招：暗中监视，欲擒故纵。放学后，我故意磨磨蹭蹭走在最后，眼睛却盯住每一个上车棚推车的同学。“有情况！”一个男同学靠近“目标”，我的心“突突”乱跳，紧张极了。然而，那男生走到我车旁，开了他的车锁，推着车走了。“警察”这样追踪“小偷”，只会白白浪费时间，我只好无可奈何宣布此计划失败。

随着轮胎泄气次数的增加，我开始“以守为攻”，一口气买了几打气肠、气嘴，往书包里一塞，看你能把我怎样。

上初二年级后，那些“破坏分子”大概觉得拔气嘴太简单、不过瘾，于是又不断地翻新花样。我的自行车后挡泥板的灯被一脚踹掉了，放什物的框子被扭得歪斜在一旁，螺丝被拧掉更是家常便饭。没有办法，我就结合劳技课学自行车修理，还向别人借书看，另外还买了不少小零件随身带着。谁把零件卸了，我就给它装上去。随着时间推移，我的自行车修理技术日趋成熟。现在，要是让我参加修理自行车的劳技考试，我捞个及格肯定没问题。

这叫不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春 游

浙江淳安县淳安中学章捷

要春游了，消息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撒落到教室的各个角落里，溅起情不自禁的欢呼。到哪儿去呢？七嘴八舌地议论一番，最后一致决定——骑车到渡口。

兴高采烈地正想找几个哥儿们商量商量，却被班主任叫进办公室。一进门，发现哥儿们全齐了。

班主任清了清嗓子：“这次春游去渡口，有几个女生不会骑车，你们几个小伙子能不能发扬发扬风格，一人带一个？”哥儿们听了面面相觑。

忽然，小钢炮叫起来：“我带王平。”其他的人都像发现了什么，“我带赵宁！”

“我带……”

我一愣，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们已经把那些身轻如燕的女孩都预订了，留下一顿能吃八个肉包的赵巧兰。

我刚想说我不带赵巧兰，老师已经发话了：“既然这样，就由你们了，一个带一个，谁也不能反悔。”我垂头丧气地走出办公室，真想冲上去朝他们大吼一声：“还哥儿们呢，见死不救！”

第二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哥儿们载着“赵飞燕”们，飞快地骑着，只有我带“杨贵妃”拼死拼活地踏着。渐渐的，脑袋里一片空白，气开始喘起来，两腿也机械化了……

好容易来了一段下坡，才赶上了哥儿们。风凉飕飕的从我衣袖中飞进，我不由一抖，回头一看，赵巧兰正悠闲地吹着泡泡糖。

“活见鬼，空气阻力全作用到老子身上了。”我心里骂着。

附近的哥儿们还在叫着：“章捷，加油啊！”我想还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只好暗暗诅咒让他们倒霉。

“这该死的赵巧兰！”我忽然想把她丢下，然后一身轻松地骑向渡口，心里却不知有什么东西在作怪，下不了这决心，只好咬牙充好汉。

“五里，四里，三里……”还有一里就到渡口了。哥儿们也不行了，一个个气喘吁吁脸红得像关公。我想笑，脸部肌肉却很僵硬，连笑的力气也没有了。

“喂！你是不是累了？让我下来，还有一里路我自己走好了！”赵巧兰在车后对我说。我心里大声叫好，她的形象在我心中也忽然变得可爱起来了。可不知为什么嘴里竟鬼使神差般答道：“没关系，我还带得动。”“得了，少逞能！”小钢炮大吼。“就是嘛，脸都发紫了。”“哈……”哥儿们都笑了起来。“你们看着吧！”我大喊一声，拼出全身力气奋勇前进。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终于，眼前的景物清晰起来，一排排的房子出现了，先到的同学们涌了上来，我手拧刹车，停了下来。“嘿！真行。”“累了吧？我来替你背包。”七嘴八舌地听不清，心里倒是挺温暖的。又一阵清脆的铃声，小钢炮顾不得放稳自行车，赶到我面前：“你小子，真绝了，还真团结互助呢。看来，下次评先进，我得投你一票！”“少肉麻！”我嘴里喊着，心里却真觉得自己的形象一下子高大了许多。

阿 帅

浙江慈溪市周巷职业中学吴玲丽

“阿帅这两天不知怎么啦，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还不爱搭理人。”同桌敏瞥了一眼坐在我们斜对面的阿帅，这样对我说。“是吗？”我大声冲着敏嚷，觉得这是件新鲜事儿。

阿帅的名字起得倒是一流的棒，人却长得——用他自己的话说，“实在是对不起观众”。然而我们却觉得阿帅并不见得怎样丑，他不就是鼻子塌点、嘴巴大些嘛。我看这长相跟菩萨脸还挺像，挺和善的。不是我恭维阿帅，其实他这人真的是蛮好的。教室里要遇到些破桌歪椅的话，经他那双会变“戏法”的手一摆弄，就又可以“堂堂正正”地挺直身子啦。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这人特开朗，而且从不吝惜自己的快乐，总是很慷慨地把快乐传递给他

人。

“喂！叫他一声，问问他吧！”敏终于耐不住性子。也是，要是平常这个时候，我们仨早就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地侃一气啦。今天这气氛真让人觉得不自在。于是经我慎重地点头，敏就把一张纸条挪到了我面前：“阿帅，有什么事值得这样犯傻呀？？？”呵，这丫头早就准备好了，于是，我只好跟前桌的雪磨嘴皮求她当一回“邮递员小姐”。

纸条终于给传了过去。我和敏的目光自始至终被它牵引着直越过阿帅的肩膀。

不一会儿，纸条又给“邮”了回来，敏眼疾手快一把夺过。展开、摊平，“少管闲事”，只见纸条上赫然写着这四个跟鸭蛋一般大的字，差点没把我俩气得吐血。

敏龇牙咧嘴地挥动着拳头，狠狠地瞪了一眼阿帅。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跟敏是同一个鼻孔出气。两人一扭头，拿起英语书背起来。

“叮铃铃……”上课铃终于在校园上空清脆地响起。英语老师 Miss 张迈着稳健的步子跨进了教室。

“今天我们抽读课文，”一阵“Good morning”之后，Miss 张这样说道。大伙儿连忙翻开课本。“阿帅，你先朗读第一段。”没想到第一个叫到的竟是阿帅。这下可把我和敏乐坏了。嗨！看他怎样打响这“第一炮”，我俩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够幸灾乐祸的。

一阵踌躇之后，阿帅终于慢腾腾地直起了身子，可却不见他朗读，“阿帅，怎么啦？”Miss 张永远是那么和气，“我……我牙掉了。”一句并非幽默的回答却把全班同学都给逗乐了，阿帅似乎急了，左右摇晃着头说：“稀（是）金（真）的。”这下我正好跟他打了个照面，只见阿帅那阔阔的嘴巴上一下子有两位“门卫”“辞职”，露出个空洞的大门来。

Miss 张终于也摇摇头笑了。她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向阿帅点了下头，说：“坐下吧！等牙长齐了再叫你。”

阿帅如释重负地坐了下来，然后扭头，善意地向我们这边笑了笑。

OK！鬼老师

浙江余姚市三七镇二六中学阮剑红

“开始上课，同学们！”她顿了顿，又说：“噢，不……先作个自我介绍吧。我姓‘魏’，以后你们叫我魏老师吧！”“是不是委派来的‘鬼’呀？”调皮鬼小浩捣蛋说，还不时地对她嬉皮笑脸地挤眉弄眼，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在等一场好戏看。我们都怕极了，战战兢兢地等着她的一顿数落。谁知，老师转过身，毫不犹豫地答上一句：“是啊，我是委派来管理你们这些小鬼的！”说完，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魏”字。我们都开心地笑了。小浩也自认晦气，“小鬼”遇上“大鬼”，他再也得意不起来了，可被他叫出口，“鬼老师”从此扬了名。

噢，鬼老师真是鬼。第一节上课就叫人感到神秘兮兮。9月的天气仍然闷热得很，上课时同学们都恹恹欲睡。“喂，你站起来！”鬼老师朝着正要打瞌睡的超喊着。超猛一惊，“呼”地挺身而起，像罪犯似地一声不吭。“坐下！”鬼老师又下了一道使命。同学们不知她葫芦里藏着什么药，正疑惑间，忽又一声：“站起来。”“坐下去。”真是鬼了。

“你们看，他起立坐下的动作怎么样？他站起来的时候总要停顿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他学习比较懒散，也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一位同学回答说。

“嗯，有点儿对。”鬼老师又叫了一位女同学作示范。

“这两个同学的动作有什么相同点呢？”鬼老师笑盈盈地说。“什么？”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嘴里不停地嘟哝着，眼却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她还有什么把戏要“耍”呢？我心里直犯傻。

“哈哈，我来告诉你们，他们为什么会停顿一会儿，这是惯性所造成的。惯性是……”她开始娓娓动听他讲起了本节课内容——一惯性定律。全班同学都被深深地吸引注了，睡意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不禁从心底里称赞：鬼老师，绝！

盼了好几天，今天终于又有鬼老师的课。“先做一道题：船以8米/秒的速度前进，问船长的年龄是A、18岁；B、28岁；C、38岁；D、48岁。选A的举手？B的？C的？……还有你，为什么不举手？”她轻轻走到我跟前，温和地问道。“我不会做，答案算不出来的。”我胆怯到了极点，不敢正视老师。“对了，这道题是没有答案的。”随即，老师把我夸了一通。我受宠若惊，真想不到我这傻人也有“傻福”，明明是自己上课开小差而没举手，却能成为唯一答对的学生。我不好意思地抬头觑了她一眼，她正微笑着望着我，红彤彤的脸格外清秀，显得那么年轻精神。

“你们已是读初三的人了，凡事都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不能盲从，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见风使舵……”OK，鬼老师！

雨中的晴空

湖南嘉禾一中李泰阳

午睡醒来，只觉闷热难当。天空阴沉沉的，眼看有一场大雨。我犹豫了一会儿，带了把小黑伞便跑了出去。

男孩讨厌带伞，但在这个时候，还是没人愿接受大雨的洗礼。

不一会儿，天上像蒙了块巨大的黑布，雨点豆子般从这块黑布里落下来。街上乱成一团，我不禁暗自庆幸。

不一会儿便静了下来，路上只有很少的人在行走。我抬头望望前方，朦胧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小心翼翼而又急急地飘着。糟糕！我该怎么办？该不该为她撑起一片晴空呢？就这样视而不见地冲过去绝对不好，可是若那样又有人会笑话了，怎么办？

正在这时，雨忽然大了，她停了下来，焦急地望望天，似乎不敢再往前走。半角衣服还护着一本书，我立时觉得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帮助同学。于是我跑上前去把小黑伞递给她，然后冲入雨中。

雨真的很大，我还未曾受过如此洗礼，只觉全身血液翻滚，舒畅极了，我眯着眼睛一个劲地跑，任雨洗去身上的尘埃。

“李泰阳！”

急急的一声，好熟悉的声音。我停下来，一把花伞为我撑起了一片晴空。黄红？！班上最胆小的女孩！我很难堪，不知该不该跑开。

“喂！撑一撑啊！”

我这才发现头顶和伞骨正奏着交响乐，而她还在艰难地高举着。看着这滑稽的样子我不禁笑了，她也咯咯地笑。

啊！这就是友谊，纯洁的友谊，我们本该拥有，但平时为什么偏要躲避它呢？

眼前，许多红的、蓝的、黄的伞漂游在雨中，像朵朵美丽的太阳花。花下，或三或两地挤着匆匆上学的人，不再有人在雨中奔跑……

好消息

湖北枝江一中向宇阳

“喂，好消息，好消息……”许红一面奔进教室一面嚷着：“告诉你们一个特大新闻，我们的曹老师要结婚了！”

“什么？”我们一听都愣住了。曹老师，那个腼腆得上课时想笑却只敢背对着我们望着黑板笑的数学老师要结婚了？可是随即我们又高兴起来，曹老师结婚，我们这些弟子当然要表示表示的。班上立即分成了男女两派，共商庆祝大事。曹老师的得意门生季元更是积极。大家正在兴头上，一直坐在一边闷不作声的谭锐说：“许红，你听谁说的？”许红愣了愣

说：“在路上听别人说的。”原来如此，我们的热情一下凉了，这不知从哪儿来的小道消息有几分正确？季元插嘴说：“今晚数学自习，咱们来个‘火力侦察’。”

“老师来了！”一上课，大家都互相招呼着。许红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字条——为了慎重起见，特地用英文写：“Will you marry？”——小心地放在老师的备课本里。“啪、啪、啪”，熟悉的皮鞋声从走廊那边传了过来，我们急忙坐好，头埋着，心咚咚直跳。

曹老师进了教室，坐在椅子上，习惯地拿起备课本。我们在下面窃窃私语，脸涨得通红。可是有趣得很，那张字条竟从备课本中悠悠地滑落到地上，没引起老师的注意，我们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老师莫名其妙地看看我们，待到他弯下腰捡起那张字条，看了看，再抬起头，看到我们正盯着他，曹老师的脸这才腾地一下红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就走了出去。我们都相视而笑，看来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了。大家都各自做着练习，可是心里却又有一番打算。

出乎意料，第二天那几个“主谋”都被班主任叫了出去，回来时个个蔫蔫的。原来是班主任知道了这件事并批评了他们。我们都愤愤的，议论着班主任是如何无理。

下午数学课，曹老师一进教室就说：“很对不起大家。昨天那件事……”还没说完，他自己就笑了起来，我们也笑了，上午的不快似乎在这时冲淡了许多。曹老师稳定了一下情绪说：“这几天确实有一个老师要结婚，但不是我，”我们都愣了，“可是这事不知怎么被几个老师搞错了，都问我要糖，更

难怪你们了，班主任胡老师不明情况误怪了大家，我特向大家做个检讨。”我们都欢呼起来。觉得原来十分可亲的曹老师现在更加可亲了。只见他涨红了脸说：“今后我一定要不负众望，多多努力，争取早日……”他终于说不下去了，笑了起来。我们也会心地笑了。

我们等着曹老师的好消息。

写给男孩

我们也盼你长大

浙江杭州二中徐鸣卉

你曾是班上一个很特别的男孩。你总喜欢穿插于女孩之间，开玩笑地叫这个那个一声“姐姐”。我们也喜欢你，把你当作小弟弟来看待，称你是“小男孩”。小男孩有许多许多可爱的地方：会大声地唱流行歌曲，会得意地跳霹雳舞，会记住一个个“姐姐”的生日，会在新年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

小男孩也有长大这一天。在你被老师批评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小秘密，你已经成了大男孩。因为小男孩是不抽烟的。你把皮鞋擦得锃亮。此外你还有了笔挺的西裤，时髦的外衣，外加一个定了型的流行发式。你变得好快，变得让我们感到惊奇，感到好笑，感到失望。莫非这就是你以为的男子汉形象？

你希望自己长大，我们也希望你长大。但一个男子汉并不只是有一个成熟的外表。男子汉首先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性格，他不需要一味地模仿别人，或过于冷峻，或过于热情。他有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叫人望而生厌。我们都希望你是一个出色的、好样的男孩，但你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快快乐乐地生活，耐心地充实自己。小男孩慢慢地会真正长大，相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终究是会出现的。

让我们沐浴在友谊的阳光下

浙江宁波四中周竞琰

你本是我们班的风云人物。男生喜欢和你在一起打球，女生喜欢和你一起讨论各类问题。你成绩不错，文艺方面也很有些才能。在我们心目中，你是一个十分有号召力的男生。

可是现在，你有否感觉到，男生们在渐渐疏远你，女生们再也不愿意和你讲话，同学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那晚，我请了不少同学来开生日晚会。你和她坐在一起，不时地用一本杂志遮住脸，偷偷地和她讲话。当我们叫她表演节目时，她忸怩地说不会，你就马上替她打圆场。录像上放相扑、拳击擂台赛，其他人都兴高采烈，不住地叫好，你却只顾偷偷地和她讲话。这些，作为主人的我，都明显感觉到了。

近来你上课时总是趴在桌上，打瞌睡或者想心事。老师向你提问题，你回答得风马牛不相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考试卷发下来，你的成绩是红灯高照，令同学们对你“刮目相看”。

我们女生在议论你，说你变了，穿着变了，走路的姿态变了，有些动作过分的女性化，令人生厌。你总是带着不屑一顾的神色，对男生讲的笑话撇撇嘴，对女生们的嬉笑打闹

白白眼。你对女同学的态度尤其恶劣，讲话时总是显出不耐烦的神色，让我们感到你的眼里只有她，你的所作所为时时在表演给她看。

我知道，你跟她在一起也有快乐，可是，你难道为此就得失去那么多朋友，那么多曾经敬佩你的同学，失去好成绩，甚至失去自我吗？

真诚地希望你能够走出你们的两人世界，和我们大家同在一起，沐浴在友谊的阳光下。

拉起手来吧，男同胞

浙江嘉善二中赵建芳

年级足球联赛前，你们早已在女同学面前夸下海口，“不拿第一，也拿第二。”瞧你们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们都认为大有希望了。本来嘛，你们几个平时足球踢得很不错的，这回可以露一手啦！

比赛那天，我们女同学都来到操场，等着为你们喝彩。你们一个个表情严肃，带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气概上了场。确实，我虽然不懂足球，却也看得出来，你们个个踢得很勇敢，很卖命。无论谁，得到球就拼命往前带，对方有两三个队员阻截也无所畏惧。我们看了备感兴奋，拼命为你们呐喊助威。可是，不知为什么，你们总踢不到前场去。不到上半场结束，你们就以0：1处于劣势。下半场，还是老样子。渐

渐地，我们在看台上叫得也有些泄气了。看着对方班女同学那兴奋的样子，心里不觉有些酸溜溜的。

你们以0：2输给了对方。一个个垂头丧气，很委屈似的。踢得够卖命的，结果还是在女同学面前丢掉了脸面实属运气不佳。果真是运气不佳吗？不，我们女同学研究过了，是你们每个人太注重自己的脸面了，所以才丢掉了集体的荣誉。在球场上你们每个人得到球后，都只顾自己又冲又撞，完全忘掉了其他队员的存在。有位足球名将讲过：如果一个球队不注意整体配合，那么即使这个球队人人都是马拉多纳，也无济于事。这话一点不错。男同胞们，拉起手来吧。只有争得了大家的面子，才会有你我他的面子。

请珍视自我

浙江嘉善二中钟敏

记得我刚转学到这个班时，第一眼就发现你有点与众不同：对一切都显得冷漠，平时独来独往，沉默寡言，连同学叫你都不太爱搭理。

但，过了一个寒假，你好像换了一个样儿，一副多愁善感的样子，有时幽幽地哼着歌，仿佛都要掉下泪来。叫人见了，像喝了一杯加盐的麦乳精，味道挺怪。

又一个新学期来临，你忽然又变了模样，走路像一阵风，又快又冲，时不时地甩一甩留得很长的黑发，用手摸一摸大得出奇的墨镜。有时在自修课上都要吼几声。浑身带着一股“狠”劲。

你这样善变，真叫人捉摸不定。偶尔从同学的议论中知道，你非常崇拜明星，喜欢模仿明星。回想起来，可不是吗？当初你“冷”，正是高仓健风靡中国之时；后来你“柔”，恰值陈汝佳歌声飞遍大陆；而后你“硬”，正好歌星齐秦走俏街头！

原来如此。遗憾的是，你的变化总令人觉得别扭。你长有一张英俊的脸，并没有高仓健那样冷；你的脸色黑黝黝的，本不该有陈汝佳的“奶油味”；你天生一副亮嗓子，学不像齐秦那么哑。

你喜欢这么多明星却惟独不喜欢你自己。这真是件叫人纳闷的事。记得有一次偶然经过一个池塘，发现你在那里钓鱼。你叫喊着跳跃着，是那样兴奋、那样活泼天真，简直就像钓钩上的小鱼。我正兴冲冲地想招呼你，你一见我马上又变得一脸冷傲，令人扫兴。

扫兴之余，我想跟你说：这又何必呢？我相信每个明星都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

请珍视和回复你的自我。有朝一日，也许你也能成为真正的明星。

男孩，别装模作样

浙江绍兴长城中学纯程

我们佩服你，喜欢你。

还记得那次劳动吗？班主任把本来不属于我们的劳动任务交给我们，当同学们个个无声地表示着不满时，你是如何地振臂一呼，然后，率先把双手伸入已经腐烂的草堆！

可是，当你满脸泥土跑进教室时，你不该把我们递给你的手帕抛向讲台，不该把捂着鼻子的女孩斥得痛哭流涕。

还记得那次打架吗？李明是那么弱小，而那位初三学生已经有了胡子，声音很粗。我们个个惊得像老鼠，是你教训了那位初三学生。尽管你满脸青肿，尽管你被老师批评得一脸沮丧，我们还是很敬佩你的！

可是，你不该撕碎丽丽的班级记事簿，不该把自己的形象一起撕碎。

你一向对同学很大度，那次野餐丽丽为了争着做菜，不小心烫了你，你哼也没哼一声。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你对我们的态度中多了几分冷峻和不屑，有时你会对女孩的呼唤充耳不闻。

每当你神气十足、一本正经地走过我们面前，你知道，敏感的女孩在想什么吗？

——男孩，请别装模作样！

清风里，有一首歌

浙江兰溪一中邹燕萍

有一串花环要赠给你，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有一首歌要拜托清风捎给你……

或许，你又会扬扬眉毛洒脱地说声“没关系”，可我还是很内疚。

那是期中考的一个早晨，阳光明媚，清风阵阵。像一群好久没见到阳光的小鸟，我们浑身洋溢着兴奋的激情来到久违了的六洞山郊游。望着那满山星星点点的可爱的野花儿，我不禁童心大发，采了一大束，精心编成一个花环，顺手往头上一戴。“啊！大自然的馈赠，燕萍花环！”你冒出这么一句，大伙儿哄然大笑，把我弄成了大红脸。我气极了：哼！竟然来取笑我！我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回来的路上我和大家谈笑自如，可明显地冷淡了你。聪明的你也觉察到了我的不高兴，分手时候你问我：“能把花环送给我吗？”我竟以冷冷的一句“去去去”，拒绝了你和解的表示。

回到家，顺手把花环丢在写字台上，不再理它。直到倩倩告诉我，说其实你是个有口无心的男孩，其实是我太小心眼了……我才悟到你确实不是在取笑我，于是我变得释然，又变得愧然，顾不得写字台上的花环已开始“憔悴”，一把抓起拉着倩倩一同来到你家楼下。我要跟你说我错了，我要请你原谅我的小心眼。我们没有上楼，是倩倩看出了我的犹豫，她说这不必了，她说你肯定不会计较的。

又一阵清风吹过，我想请清风捎去一首歌：“请你原谅我，一切的不小心，就当没有发生过……”

同沐友爱之光

汪蓉君

清晰地记得那个漆黑的雨夜，倾盆大雨夹杂着道道闪电阵阵雷声，我们几个女生发愁了，这可怎么回家呀。是你，打着手电，顶风冒雨，依次把我们一个个送回家里。事后，我们都由衷地想谢谢你，可你每次碰上我们，却是那么冷漠，匆匆擦肩而过，使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开口。那回，小菱得了急性阑尾炎，是你及时借来车子，把她送到医院。等老师闻讯赶来时，你早已焦急地守候在手术室门口。而听说当小菱的家长后来向你致谢时，你却躲在男寝室里硬是不肯出来。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

劳动课，你埋头苦干，任劳任怨；野炊时，你带的东西最多：柴火、铁锅、大米……运动会上，你不仅积极参加比赛，抽空闲还替同学们看衣服、送茶水。这便是你：勇敢、善良、乐于助人。我们真心感激你，可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冷冷地拒绝我们回报的友谊？有时甚至显得那么不近人情呢？

你在周记本上写着，我来自农村，在班里年龄最大，成绩不好，在同学面前我感到自卑……

这，便是你之所以冷淡疏远我们的原因么？你呀你，你真诚待人，理应获得友谊的硕果。

你少的只是自信，你多的只是沉重的包袱。别跟自己太过不去好么？送你两朵小花：一朵是自信，一朵是热情。让我们同沐友爱之光！写给女孩

写给女孩

生活就是这样

潘伟

每天都有欢笑声和争吵声，这就是你我之间，16岁的男孩和16岁的女孩的故事。正如16岁的花季沾着泪珠、带着欢笑，我要说：真诚的女孩，别计较那常常发生的口角，其实我们相处得很好，生活就是这样！

有时为了一点点小事，我们各执己见，相互“对峙”，竟也愈演愈烈，可谓水火不相容。其实这一切都是正常不过的。我们这些16岁的男孩十分争强好胜，你们这些16岁的女孩也丝毫不愿示弱，我们总爱争个“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在这54人的天地里，充满了七彩波澜。

其实这一切都会悄然而逝的。就说上一次和你们竞选《萌芽报》主编吧！你们说，干活不能老让男孩包了，女孩们也能干得轰轰烈烈。竞选演讲，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主编之职愣是争了一个星期还定不下来……如今我们班的《萌芽报》走上了学校的橱窗，我们不是相处得很和谐吗？

其实在更多的时候，我们互相配合，干得很不错。

“迎春杯”男子足球赛开战，男孩们奋勇拼搏，连战连捷，结果以不失一球、力挫五支球队的辉煌战绩，荣登冠军宝座。看台上，你们摇旗呐喊阵阵助威；赛场下，你们句句勉励热切真诚。女孩，我们也要为你们高声喝彩！

元旦文艺汇演，我们班推出小品《两个垃圾桶》，主角是你们，“配角”是我们。制作道具，搬运器材，什么杂活全由我们男孩包了，看到你们的节目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到这剧院里充满了暖融融的热风。

是的，我们又争吵了。可这没什么，青春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

回来吧，我们的“公主”

浙江岱山县桂花中学江扬

你是班里的“公主”，不论是气质还是学习，你总比别的女孩强，男生们暗地里也总爱议论你。

自从上次你缺席3天后，一回校就像被换了个人样，课堂回答总是“立柱子”，作业簿上是一连串的“订正”、“重做”……大伙儿感到费解，感到惋惜。有人说：“公主近来贵体欠佳，吃错药了！”然而，知情者除了你本人，只有我了。

那天我生日，你送我一包礼物——一本《琼瑶的诗》和一张贺卡，你说：“爱情似两片树叶/一片你一片我/在伊甸的深院里/……”我当时很紧张，却又莫名地感到自豪，幸运……很快，理智警告我：不能那样，决不能！

不久，又收到你的信，我再度陷入深思。我决定给你写信，但决非有意去刺伤你。

我失败了，你竟然说我卑鄙，说我无耻，说我是可憎的“伪君子”，质问我以前为何总有事没事地找你说话，跟你接近。一气之下缺席3天，老师和同学去看望你，都吃了闭门羹。你刺伤了老师和同学善良的心。你不明白，我是名班干部，但又是男孩子！当然也会像别的男孩一样关注你，喜欢跟你接近。但同时我也懂得，中学时代是求索与进取的黄金年华。

衷心地希望你能回复宁静，走回到班集体中来。你还是我们班的“公主”！

致跟我一样的胖女孩

杨宏

各位胖女孩，你们好！我也是一个胖女孩不是一个瘦女孩。同学亲友知道提“肥胖”二字自然不雅，于是就夸奖为“匀称”、“丰满”。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这样的体态使我越来越烦恼，于是下决心减肥。

体育老师说多练仰卧起坐可收紧腹部。于是一下子做了40个，自我感觉良好。第二天第三天坚持，到了第四天肚子像绷了石膏，怎么也不行了。便自叹素质太差，不干了。

又见《健康》杂志上说很多人每天处于脱水状态，使体内营养物质不能充分水解，导致脂肪堆积。我觉得有科学道理，

于是每天晚上吃完饭便一本正经坐下来喝水。我还是头一次觉得水是那么难咽！何苦这样折磨自己呢？这种方法不适合我，还得另觅捷径。

一位女友体形很好，我登门求教。她说我心宽自然体胖，要瘦就得想烦恼的事，想苦闷的事，老是想着人自然就瘦了。我听了恍然大悟，小说书中就是这样写的！便专心坐下想伤心的事。可我实在无太伤心、太烦恼的事，反倒被这事本身所累。妈妈看了担心地说：“别想了，等真的想出病来，就来不及了。”为了安慰妈妈，我只好停止尝试。

中药店门口“减肥霜”广告实在诱人，我又跃跃欲试，但隔壁医生说，这种东西总是有副作用的。

这样一个马拉松来回，我的体态倒不见得比先前好多少，可精神明显差了。

过后想想，喝白开水也会胖的人就让她自然发展吧！何必苛求自己，活得不自在。

所以女孩，你也犯不着整天为胖而苦恼，我们活着可不是为了修饰自己的体形。少女大大方方，干干净净就自然被人羡慕。

丢下这包袱，我现在生活得不亦乐乎！

水中有个夕阳——给一位孤独的女孩

江西刘克桂

一堵心墙，便掩饰了所有的秘密；一句漠然的话，便拒绝了所有的情谊。在大世界与小空间里，你拥有的便是温柔的孤独……

校外，池边，夕阳，再加上一个孤独的你。拿着一本书无疑是做个样儿，事实上，你是在看秋水中的夕阳。

秋水很清澈，加上一对明如秋水的你的眼睛。水中有个夕阳，如秋水似的你的眼睛里便拥有两个夕阳。夕阳不再孤独。而你呢？如镜的水面，你看不见孤独的自己，看不到如秋水似的你的眼睛里写满了孤独。

可是你看，即便是独一无二的太阳，也不拒绝交流。它靠着与万物的交流而丰盈着自身，而流光溢彩，而仪态万端。何况我们芸芸众生呢？

你不必太在意

河南上蔡高中程冰雪

那个时候你心里有多少曲折难懂的心事啊！

圣诞节快要到了，班里最帅气的男孩子高宇送给你一张贺卡，上面写着两句很美的诗：“有一种温柔我们听说已久/有一种感伤我们几乎都有。”你悄悄扫了四周一眼，发现许多同学在向你行注目礼，你居然没有接受他的这份心意。

周末华子打来电话说：“你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冬天的林子吧。脚踏着积雪是一种阅读，白桦树懂事地望着你，想哭想笑想唱想跳随你的便啊！”你一阵惊喜，扭头瞥了一眼客厅里谈笑风生的父母，却又违心地婉言拒绝了。

班里开元旦联欢晚会。节目主持人热情大方地邀请你上台表演，你很想亮亮你清脆动听的歌喉，却偏又连连摇头推辞，你只是低着头很优郁地轻拨吉他，让纤丽柔长的手指在吉他弦上流淌。

为什么用一副孤傲的外表保护你一颗玻璃般的心呢？为什么要装得冷漠无情使你失去许多该获得的宝贵友谊呢？你也渴望和同学们一起欢笑，渴望在天上飞呀！不必担心你的行态举止会使你失去女孩子的文雅秀气，青春勃发的活力才是你的最美的形象！来吧，让我们手拉手放声歌唱：“你不必太在意，也不必隐瞒自己，你要寻觅那美丽的彩云……”

把他看作神吧

湖南隆回一中聂忆君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突然为自己婀娜的身姿感到无端的羞涩，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偷偷对长胡须的男孩感到莫名的好奇，如果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发现哦他原来是你 16 岁脸红的秘密！那么让我，让我悄悄告诉你：请把他看作神吧！不要在乎你天真的举止是否令他注意，不要猜测他是否也有同样的情谊。

就把他看作神吧！不要惊动他，你尽可以在内心默默地将他完美。要知道 16 岁的情感是怎样的浪漫怎样的脆嫩怎样经不起风雨，要知道好多的东西你在匆匆得到后便剩下“不过如此”的叹息，要知道完美的破碎会给少年的纯真蒙上灰色的伤痕，要知道此时的他呀也与你一样，一样的幼稚一样的脆嫩一样经不起情感过早的洗礼。

还是把他看作神吧！不要惊动他，让他就那么陌生那么完美地静驻在你心底，让你从此执著认真刻苦地走向完美。

若是在将来的某天，成熟的你回眸时看到了成熟的他眸子里对你的火热，那么还是让我，让我告诉你吧，你而今觅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世界。

纵使你回眸时望见他对你的失望，纵使你回眸时怀着对他真实的一切的叹息，这又何需忧愁何需遗憾。你仍是那保存了少女时纯真心境完美偶像的你。

不要脏兮兮的牛仔服

勇非

看到你整天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牛仔服，顶着那一头短得不能再短的鸡窝草，从家晃到学校，从学校晃到家，听到你把你原本脆亮的嗓音压得像雄鸭叫，看到周围的女孩子躲瘟疫般躲着你，男孩子也不睬你，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要知道你原本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孩。

虽然我知道你羡慕男孩子，羡慕他们能大吼大叫，羡慕他们能够骑着自行车满街乱窜，羡慕他们能毫不掩饰地跟老师神吹海聊，羡慕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虽然我也知道你曾经不止一次地埋怨母亲，为什么把你生成一个女孩；虽然大诗人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曾使不少人获得了成功，但被人孤立起来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听我这个老朋友说几句。

恢复原来的你吧，女孩子也有许多令男孩子眼馋的地方。多姿多彩的裙装属于我们，甜美、圆润的嗓音属于我们，小巧玲珑的彩色自行车属于我们，黑瀑布般的长发更是属于我们，甚至向父母撒娇也是我们的特权。

你明白了？

噢，那太好了，脱去那脏兮兮的牛仔服，换上原本属于你的女孩装。其实，只要热爱生活，做男孩女孩都很好。

阿景，你这样很好

陈菲雪

“太好了！你们看，这物理增高鞋垫可帮助身材矮小的人长高7到8厘米呢！”当你兴冲冲地捧着一本杂志跑来告诉我们时，我们沉默了。你当时很不高兴，涨红了脸说：“怎么？难道你们不喜欢吗？”哦，不，阿景，我们只是觉得，你这样已经很好！

真的！其实你不用老穿你妈的那双高跟鞋的，其实你根本不需要那倒霉的物理增高鞋垫的，真的！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就喜欢你这样！

阿景，你真傻！干吗老想着自己矮呢？自从你来了，我们班的墙报每回都是第一，你画的卡通片比电视上的还可爱！你画的刊头设计被《丽水日报》录用了，我们都为你得意过一阵呢！我们一点儿也不嫌你矮，反而觉得你很可爱，就像你画的卡通片里的小公主！

知道吗，阿景！假如你真的一下子“垫”高了许多，我们反而……反而会不习惯的。

高兴起来吧，阿景！你是矮，可这又有什么呢？你依然是你。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可爱的小精灵，是我们心中的小阿景！让那物理增高鞋垫见鬼去吧！

童年歌谣

撒 谎

浙江杭州二中杜釜

母亲常常提起我幼时因为撒谎而挨骂的旧事，我对那些往事的印象一直很模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两次撒谎的经历却时常浮现于脑海。

大约是三四岁的光景，我正上幼儿园小班。那时家离幼儿园挺远，我每天都得由父母接送。一般，每天早上我坐在父亲那辆 26 英寸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由父亲把我送到幼儿园；到了下午，母亲下班后便来接我坐 51 路电车回家。有一天，我们起得比往常迟，因而有些匆忙，只得抄小道赶路。谁知狭窄的小巷里也满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一个青年冒失地撞了父亲的车，差点把我从车上撞下来，却又满不在乎，毫无道歉的意思。父亲便不客气地斥责了他几句，而此人“礼尚往来”也回敬。总算大家都要赶着上班，争吵也就不了了之。下午，母亲来接我，我便在车上一五一十地讲起这件事。实话一直说到父亲和那冒失鬼开始争吵，然后就开始谎话连篇。这谎究竟是怎么撒的，我已记不清了，大致的意思是说，父亲和那人吵了起来，大家都帮父亲说话，可那人死不悔改，于是，“民警叔叔”就跑来把那个“坏蛋”抓走了。到了家，半信半疑的母亲把我讲的对父亲一说，自然谎话戳穿，于是我接受了一番“小伢儿要诚实，不能讲造话”的教育。不过

121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不是那番教育，倒是讲到“坏蛋”被“民警叔叔”抓走时心中的痛快解气。

到了冬天，每天下午来接我的就不是母亲而是姑母了。姑母家离幼儿园挺近，我就在姑母家等母亲来接我回家。冬季，天阴沉了几日，便会飘起满天白雪来。雪花往往飘了一夜便止住了，只摆下一道素淡的风景让人去观赏、玩耍。雪不多，不知珍惜是不成的。每当这时，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便是由老师领着去西湖边打雪仗。但喜欢之余也有遗憾，遗憾的是不能像北方孩子那样堆胡萝卜作鼻、煤球为眼、扣着顶铅桶帽子、抱着把竹扫帚的雪人玩。那也是雪后的一天，未化尽的残雪吸引人们到断桥领略胜景。下午，姑母来接我，路上问起白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做什么游戏。我竟不假思索地回答：“堆雪人”。然后便滔滔不绝地编下去。因为毕竟是在南方，雪量不充沛，所以我便把雪人的尺寸缩小到可以放在手上。那时尚未识文断字的我竟已知道无巧不成书的道理，因此在那天中午的食谱中擅自加了一道胡萝卜，而食堂又在我的臆想中撒了些煤球在雪地里，于是我就做成了一个胡萝卜作鼻、煤球做眼的雪人。编到这里，我忘乎所以，让那个先前小得可以放在掌上的雪人戴了一顶铅桶帽，拿了一把竹扫帚。而姑母对我漏洞百出的叙述依然饶有兴趣地听着。母亲接我时听到我给姑母讲的堆雪人之事，立即说：“这都是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他哪堆过雪人呀！”记得当时，这位以后成为我启蒙老师之一的姑母说：“这孩子很有想象力。”我要感谢姑母对一颗充满希冀的童心的理解和宽宥。

如今想来，若有那么一天，也有一个孩子这样对我撒谎，我一定不会责怪他，还会更疼爱他。因为我以为，撒这样的谎并没有恶意，虽然它是假话，是谎言，但它却是一颗未受污染的童真之心所发出的对假丑恶的憎恨和对真善美的憧憬。

那次去苏州

浙江杭州二中马晴

那时约摸八九岁吧，我所在的艺术团到苏州去玩。去时坐大轮船，船舱里闹翻了天，因为我们这些小学员大多都是第一次单独出远门。我趴在上铺的窗边，贪婪地看江上一点点的月光珠，坐在下铺的小伙伴们笑呀闹呀，一会儿有一个神秘兮兮地问：“你们带了多少钱？”“我妈妈给了我5元。”“我爸爸给了我10元呢。”我不去看他们得意的样子，摸摸贴身的口袋，我只有1元5角——妈妈给的。

到了苏州城里，在大大小小的园林里逛了一圈又一圈，那时不懂什么叫品位，只知到处是假山、盆景、亭子，乏味透了。一大群孩子在街上垂头丧气地走。突然一个小伙伴指着街边的小摊叫起来：“小木偶！”啊，架子上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小丑木偶，被装在一个个圆锥体套子里摆得整整齐齐的。小伙伴们一窝蜂地拥上去，头顶上尽是花花绿绿的钞票：“给我买那只1元5的。”“我要那只1元的。”“2元的那

只最漂亮！”我在人群的边缘来回地走了好一会儿，直到小伙伴们都心满意足地摆弄着俏皮的小木偶去排队时，我才把五角纸钞匆匆塞到摊主手里，同时从架子上取下那只最最便宜的小丑，揣在怀里，心欢喜得怦怦直跳：我撒腿追上了队伍。

合影，逛园林，坐游船，一晃三天过去了。回程躺在船上，我的身边多了一扎五盒的苏州特产——豆腐干，准备带回家去的，没有人指导我这样做。下铺的小伙伴们又聚在一起了，都争着比买来的小木偶边闹边嗑瓜子、嚼话梅。我还是自顾自趴在上铺边看一路风景边悄悄摆弄自己的这个不美的小木偶。也想吃零食了，一眼瞥见身旁的豆腐干，于是偷偷地……不知不觉，一盒空了，呆呆地望着剩下的四盒，像不小心打碎了碗似的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再想一想空空的口袋，心更是空荡荡的：“爸爸会骂吗？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天色亮了起来，船驶进了码头，到家了！我一眼看见了人群中的爸爸正微笑着向我这里挥手。我激动地跑了几步，但想到……就犹豫地走到爸爸跟前，低着头把豆腐干交给爸爸，轻声说：“给你们的，我吃了一盒……”又犹豫地从背后拿出小木偶，低声地辩解：“我自己买的，别人都买的……钱用完了。”一只大手抚摸着我的头，低沉而亲切的声音：“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妈妈只给你这点钱……”一时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委屈、感动、羞愧……一时辨不清。

竹竿一头与另一头

江苏如东中学初三（3）班葛嫫嫫

2242 中在老家的石街上，常有竹竿敲击石板发出“笃笃”的声响。声音简短、清脆，很有节奏，但却总透出单调和孤冷。这是因为抓住竹竿的一头的人终日生活在无尽的黑暗中。竹竿总在石街上来下去地敲着石板，我总以为那条石板上布满的裂痕便是这竹竿给敲出来的。

在那时候，每听到这“笃笃”声，我便和几个同样大小的孩子嘻嘻哈哈地跑出来，看着竹竿在地上漫无目标地移动着，竹竿的那一头却犹如学步小孩一样向前走。不解人事的我们在街中堆起了石块，看着竹竿笨拙地拨开它们；我们也曾因为竹竿那头的的一个趔趄而大笑一番。

如此的恶作剧我们重复多次，而竹竿总还是在石街上敲响下去，只把一声沉重的叹息声留给了我们。当我感到心头已负不起这一声叹息时，我又清楚地看到，石街的裂痕又多了几道。

以后，我再没随着伙伴们往街中堆石头，相反地，我常常挪开那石头，再握起竹竿触地的一头，引着那迟缓的脚步走在石街上。放下竹竿的时候，我总看到那空洞的眼眶里被什么给充满了，心头的重负也在逐渐减轻。

兴许我做惯了伙伴们的头儿，那些伙伴也学着我在石街

上牵引起那竹竿。石街上的“笃笃”声已很少听到，石板的裂痕没有增多也没有加深。

作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科学家说：“眼睛，是生物的雷达。”

哲学家说：“眼睛，是晚空的太阳。”

那么眼睛失明，是否是窗户已经封闭？是否是雷达已经关闭？是否是太阳已经坠落？

剩下什么呢？叹息、乞求、畏缩和一支笃笃作响、震人心扉的竹竿？

竹竿的另一头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早已从竹竿的一头与另一头的交流中听出了不幸人们的心声：“我们不奢求能见到太阳，但请给予我们阳光和温暖。让我们拥有一轮心中的太阳，来照亮我们那无神的双眼吧！”

拼 音

倪沪平

母亲并没有多少文化，谈不上有什么知识。我是家里的半个秀才，可母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刚上小学一年级学拼音，因家境贫困，没有录音机也没有磁带，所以仅靠上课时听老师的带读，可那样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于是我就每天叽哩叭啦地早上读、晚上背，竟让从没听过拼音的母亲听得笑了起来：“你呀，读得像鸭子叫似的。”

一听这话，我不高兴了：“那你来读！别人家都有父母教，我学不好，能怪我吗？”说着，我的鼻子就酸了，竟哭了起来。

母亲惘然了，静静地望着我，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怨归怨，拼音还是要读的。第二天放学回来，我照样一个人站在房门口学鸭子叫。这时候，母亲进来了，红肿的眼睛里似乎充满着胜利的光彩。

“平儿，来，娘先教给你念准前头的五个。”我茫然了，呆呆地站着不动。来呀，还愣着干什么。迟了，我还要做饭呢。”我半信半疑地走上前，把书递给了母亲。

母亲很自信地翻开课本，熟练地找到那五个拼音，读了起来，听着母亲那生硬的发音，我简直目瞪口呆：“原来母亲还有这么一手！”清晨，一阵朗读声把我吵醒，谁这么早就在读书，讨厌！我狠狠地推开窗子，晨雾中竟是母亲在院子里正和一个人在指指点点。听声音，好像是隔壁的王老师。

“平儿妈，这个音……，要这样念……”

“噢，是ü——，对吗？”

我的鼻子又酸了，轻轻地掩上了窗户。

一千零一夜

阿 林

浙江桐乡第二职业中学工美（2）班陆黎阳

我无意间翻开了日记，夹着书签的那页是1月7日。我想没人会相信那上面记载的离奇的事情，但是，这个特殊朋友的秘密使我忍不住地想要与人述说，于是我决定把他写出来。他就是阿林。

第一次见到阿林是七个月前的一个早上。“早上好！”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向同事们打招呼。这时我发现我的办公桌前坐了一个年轻人，他穿着干净的白大褂，头发又密又黑。看见我走进来，他站了起来。“你好”，他说，向我伸来一只手，“我是新来的化验员，叫阿林，请多多关照。”“啊，你好！”我连忙也伸出手去，“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阿阳。”他礼貌地笑了笑。

阿林负责化验室的工作，他待人亲切，工作勤奋，办事能力也强得出奇。唯一让我们不太满意的是，每天下班后，他都会一个人关在化验室里忙着。谁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因为他总是锁着门，连窗帘也捂得严严实实。我曾问过他在干什么，可他却总是笑而不答。半年过去，我们也渐渐习惯了他这种举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那一天，深夜12点，我值完班回家，路过化验室，那里面还亮着灯。明知门是上了锁的，我还是走过去推了推。出

乎意料，门居然开着，我按捺不住好奇走了进去。

化验室里没人，阿林不在。我看到化验桌上放着许多奇形怪状的瓶子，一些粉红色的软软的东西仿佛有生命似的在瓶子里微微颤动。瓶子的旁边摆着几件从未见过的工具，看上去像是剪刀，又像是钳子。我拿起一把想要仔细看看，突然有人在我肩头拍了一下。我一惊，手中的器械滑下去，擦破了我的手背。我顾不上手上的伤回头去看，阿林站在我的身后，目光中充满了惊讶。

“对不起，我……我只是……”我支支吾吾他说，脸上火辣辣的。不打招呼就闯了进来，该怎么向他解释呢？

“你受伤了。”我听见阿林说，他的语气很温和，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他走过来拉起我的手，另一只手从怀里摸出了一个椭圆形的金属球。一道淡蓝的光从球里射出来，照在我的伤口上。奇迹出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见破裂的伤口在迅速地愈合。血流停止了，新的皮肤很快长出来，和受伤前完全一样！我望着连疤都没留下的手背，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我知道你无法相信这一切，”阿林说，一边收起了金属球，“实际上我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来自2980年。”看着我难以置信的表情，阿林接着说道：“我们那时代的医学很发达，能危害我们生命的疾病已经很少了，因为我们发明了医用宇宙波，就是刚才治愈你伤口的那种光。但是有一种病，我们还没有找到根治的方法。你知道，”阿林说，“我们那个时代科技发展很快，各种机器人代替了人类所有的繁重工作。由

于长期缺乏劳动，人们的肌肉变得细弱无力，并且开始萎缩。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社会性肌肉萎缩症’。这种病已经关系到了我们的存亡问题。我这次受命到你们这个时代来是为了寻找新的健壮的肌纤维基因，这是医治肌肉萎缩症的唯一方法。”我看见阿林的脸上露出了成功的微笑：“今晚，我终于分离出了这种新基因，很快，我就要回去了。在我离开前，请你一定帮我保密。”阿林望着我，我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阿林辞职说要去日本，同事们都很惋惜地为他送行。只有我知道阿林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还记得我们的国家曾提倡过全民健身运动，不过那已经是 300 多年前的事了。我想，把阿林的故事写出来，也好。

蝶 仇

浙江桐乡第二职业中学陆黎阳

“地球时间公元 3000 年，全球 80% 的原始森林变为平地，大量河流干涸。野生哺乳动物总数不到 40000 头，野生飞禽几乎绝迹，已有 60% 的地球居民移居其他星球……”

我忧心忡忡地关掉了电脑。

突然声频机传来市长焦急的声音：“陆教授，B 城今早被数以万计的毛虫包围了，情况十分危急，死亡人数已超过了 3000！”“什么？毛虫？”我对着声频机大叫：“哪来的这么多毛虫？”市长的声音有些发颤：“陆教授，请查出毛虫的成因

和去向，一定要想法防止它们危害我们 A 城！”“好，我立刻就查。”我关掉声频机，把 B 城资料信息卡输进电脑，屏幕上出现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B 城被潮水般涌来的毛虫包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到街道车辆，足有 1 米厚的毛虫铺满了地面，身上爬满了毛虫的居民从屋里尖叫着跑出来，立刻被蠕动的虫海吞没了……我闭上眼睛，感到恶心，浑身发冷。我克制住自己，将屏幕上的一条青绿色的毛虫放大，电脑立刻做出分析：此毛虫是热带丛林蝴蝶的幼虫，自从人们把森林改造成工厂后，这些毛虫失去了生活基地，便大批迁移……我按了按数量键，想知道大约有多少条毛虫，可是电脑卡嗒卡嗒地响，重复跳动着红色的“X”，这说明数量太多，连电脑也无法做出判断。电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猜测，连忙按了方向预测键，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蓝色的字“A 城”。完了，我觉得眼前发黑，手心直冒冷汗。

地球时间 3000 年 5 月 10 日，毛虫距离 A 城 100 公里。发射 Y 型毒气导弹计划开始实施，大批毛虫在毒气中死去，可是毛虫毫不退却，一批倒下又一批涌来……

5 月 14 日，导弹发射计划失败，毛虫体内产生了抗体，毒气只能使毛虫暂时昏迷。虫海距 A 城不到 75 公里。

情况越来越严重，毛虫行进的速度快得惊人。不能再投放毒气了，否则 A 城里的人们也将受到影响，现在只有做好护城的准备，等待毛虫的复仇。

5 月 16 日，毛虫距 A 城 60 公里。

5 月 20 日，毛虫已到了离城 5 公里处。

“呜——”5 月 21 日清晨，A 城内各区警报声大作，告诉人们危急关头到了。

科研室里，我紧张地盯着电脑屏幕上茫茫的虫海，它们在 A 城 10 米外停了下来，探头探脑，仿佛在商量着什么。几分钟后一条毛虫开始向前爬，接着大批的毛虫涌向了城墙。我猛一拉电源开关，2000 伏特的高压护城电网立刻把第一批毛虫烧成了黑炭，电网上冒起了嘶嘶的黑烟！毛虫继续向上爬，爬一层死一层，很快网上堆起了 1 米多高的毛虫尸体。

3 天后，毛虫终于减少到能看到边际了，可是电力严重不足，毛虫爬过了护城墙……

人们疯狂地向科研大厅奔来，这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当科研大厅的门刚刚关上时，我从屏幕上看见，A 城的街市已经完全陷入了虫海的包围。我们完了，不出几天，我们都将饿死在这里，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被惊喜的喧闹声吵醒。睁开眼，透过大厅的窗子，我看到了一个奇迹，满地青色蠕动的毛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金灿灿的蛹，

在阳光下发出闪闪的金光，像寂静的沙漠。啊，我们得救了！

地球时间 3000 年 6 月 1 日，最后一批蝴蝶冲向了天空。让我们看一眼这些美丽的蝴蝶吧。望着天空中自由飞翔着的生命，我流下了泪。

飞越山峰

浙江宁波市小港中学红野子

终于到达 D 星 S 山的顶峰了，裘里望着对面那座看来遥不可及的 H 峰，又说了那唏曾在飞船上说过两遍的话：“天啊！不会成功的，真无聊！”

“裘里！你不应该说这种话！你该知道，这次试飞具有多大的意义！”克尔特坚定地反驳裘里，拍了拍比星的肩膀。

“可是那又怎样呢？我们不是已经发明了动力羽翼吗？这难道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前途么？！”裘里仍是那么不屑一顾。不知是登山的辛劳还是那几分“愤慨”，使他满脸通红——尽管此时山顶寒气袭人。

“但是你也知道，本世纪是人类体育运动的低潮期。这些年来，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人的体力大大减退了。使人类更强壮，使体育运动更丰富，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吗？”

风很大，比星和克尔特站在山巅，倾心交谈。克尔特说着，说得这般滔滔不绝；比星听着，听得如此聚精会神。

克尔特与裘里是同时代的物理学家，都发明过一些东西，克尔特还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提名。比星是克尔特和爱徒。他崇拜克尔特，崇拜他的才华，崇拜他的品格，崇拜他的一切。

一年前，克尔特发明了动力羽翼，并在 D 星上获得了试飞的成功，但他并不想昭示于众，而作为助手的裘里却一心想依靠这一成果而功成名就。

这次，克尔特改进了动力羽翼——若照裘里的说法，那便是“退化”——使它成为了人力羽翼。同上次一样，他们来到 S 山，目标是飞往海拔低于 S 山 100 米的 H 峰。但是危险度却比上次大增。

一切都准备妥当。比星为了减轻自重，在寒风中毅然脱光了衣服赤膊上阵。克尔特为他的两肩装上了羽翼。

裘里懒懒地躺着，闭着眼睛不理人。风很大。

比星深吸了一口气，冲下了山崖。

他飞起来了！他在峡谷中划了一个低低的弧后飞起来了！他两臂用力振摆，斜斜地飞往 H 峰。那英姿，那神韵，像鸿雁，不，像雄鹰！他已与这天、这地、这山融合在一起。这一切似乎在宣布：飞人，是注定的。天地之间除了有飞鸟，还应该有飞人！

一项向人类的意志和体力挑战的新运动——人力飞行——诞生了！

回游地球

江苏如东中学初三石琳

在地球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我穿着抗腐蚀的宇航服，足蹬高筒防护靴，头戴防震头盔，艰难地行走着。心中陡然升

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我们的足下，本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生活了几十亿年，而今却……

我来自火星。是火星上第 157 批来地球接受这项特殊教育的少年。在地球一步步走向死亡时，我们的祖辈侥幸逃到了银河系中除地球外仅有的一个有大气层的星球——火星。经过艰苦创业，建立起一个高度发达的星球。从第 10 个年头起，这些火星的拓荒者们便下达命令——今后每年年满 15 周岁的少年都要到地球去接受这项特殊教育。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教育呢？

“您好，欢迎您的回游。我是您回游的全程导游。”机器合成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显然，这个裹着一层厚厚的防腐蚀膜的机器人 B4—2 号就是我的导游了。

“这里是地球，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人类亲手建设了她，又亲手毁灭了她：大面积污染造成了生态极度失衡，以至最后几年地球上的物种所剩无几，全球的热效应致使气温高升，一方面沙漠横行水源奇缺，一方面大量高山积雪甚至南北极冰层被融化，把发达的沿海一带变成了一片汪洋；带来毁灭性灾害的核战争，使几十亿人直接死于核爆炸，几十亿人流离失所，几十亿人缓慢地走向死亡……这颗曾一度繁荣的蓝色星球由此而变成了今天展现在你眼前的这片焦黑色残骸。”

“污染！污染！！爸爸曾经说过，我们的祖辈初到火星时，她除了没有污染和有大气层外便一无是处。祖辈们白手起家，用从地球带来的激光设备让高山上的积雪消融，去灌溉沙漠；在沙漠里种植大量耐旱植物，并开设沙漠公园，定期人工降雨……”

这是什么？黑得如油的液体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沫，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我险些被熏昏。“请打开您的呼吸自给装备。”B4—2 一脸平静，一副见多不怪的样子。人类在地球也要用氧气瓶？！

“展现在您面前的，就是中国之河，母亲之河——长江。”长江！就是她？我怎么也不能把历史课上听到的那个气势磅礴的人类文明之河同眼前这个“臭油沟”联系起来。

在我们火星，环保人员戴着“语言转换器”——一种能把任何语言转换成自己所能接受的语言的仪器，他甚至可以接受任何一种动物的举报，一发现污染源，立刻就会有专门的机器人前往处理。保护环境早已像吃饭穿衣一样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一片树林。”B4—2 介绍道。我大吃一惊，这也算树林吗？满目皆树根——早已坏死的树根。火星上原无绿色植物，是通过环宇银行的资助，十几年的辛劳运作，才给自己披上了绿装，人们明白“得之不易”的道理。通过“语言转换器”，人类与各类动、植物们相处融洽，互相依存，共同营造了一片生存繁衍的优越环境。

不足一天的回游后，我又回火星了，带着更深的理解：人类是血肉之躯，我们需要一片蔚蓝晴空！

复制品？我？

四川雅安中学张露

好不容易等到第四节课上完，匆匆忙忙提着书包一溜烟跑回家。今天是我的生日，已经请了同学们下午放学到我家来聚会。现在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妈妈赶快准备好晚餐。

“你今天这么早回来？露露？是不是……” “咚咚咚……” 我的敲门声打断了妈妈的话。

“准呀？”

“妈，是我。”

“啊！”开了门，我的一只脚还没踏进门槛，就听见一声惊叫。

“怎么了？妈！出什么事了？”

“哇噻！”我对面是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女孩，大眼、小嘴、长发披肩，连身材也酷似！这不得不令我惊叹：“妈，是不是你们公司的新产品呀？这么快就生产出来啦！太好了，我终于有了一个机器人了，而且还是‘我’。妈，我太爱你了！”转过脸去，妈还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而且张着嘴，很惊讶似的，我不管那么多，走到机器人身边，摸摸她的脸，弄弄她的头发，摆摆她的手。“干嘛老碰我！”突然，一个声音从她的嘴里发出。

“Oh！ My God！你还会说话？！”我高兴地拥抱着她，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讨厌！我不是机器人，你才是呢！”她冲着我叫了起来：“你是谁？怎么跟我一模一样？”

“妈！她……她不是……机器人？”

“我正想问你呢，我们公司的新产品还没这么快研制出来。”妈这时才回过神来。

“那——，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想了想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会不会是谁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是机器人！更不是别人送你的礼物！你别异想天开了好不好！”

我摸摸她的脸和手，这才发觉她还有体温。“噢！这是怎么回事？”我倒在了沙发上。

这时，一直没被我注意到的坐在沙发角里的爸爸说话了：“这样吧，先让她在家里呆一段时间，观察几天再说吧！”

对，就这样吧！只要能实现我的生日计划，管她呢。

果然，我的同学们都为这个“机器人”而惊叹不已。整个晚上，我们都沉浸在欢乐与感叹之中。可有一件事令我疑惑：我的好友张玲整晚都在注意着她，跟她谈话，而她好像与张玲很谈得来，却一直不理我。

后来几天，我真是无法忍受了：她穿我的鞋、我的衣服、用我的发夹、戴我的帽子，最不能忍受的是妈和爸让她睡我的席梦思，却让我睡在隔壁的一张小床上。幸而她身体不好，我一个人去上学，才没在学校闹乱子。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去找张玲想办法。

张玲听了我的“诉苦”后，对我说：“根据你的生日那天的观察和你的话，我觉得——，嗯——”

“哎呀，你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嘛！”

“我觉得她根本不像机器人。”

“啊？你可别吓唬我，她不是，难道我是呀？”

“你不信，可以让她去我家公司检查一下。”

“怎么检查？”

“心电图！”

“心电图？医院不也有心电图吗？”

“哎！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俩一模一样，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你爸靠得住吗？”

“你放心，相信我！”

下午上完两节课放学，张玲和我回到我家偷偷地把我妈的高级变色化妆品拿出来给“机器人”化起妆来。开始她还不愿意，说什么“怎么你不化妆，偏要我化妆？你也有‘机器人’的嫌疑。”后来还是斗不过我和张玲的软泡硬磨，给化上了妆。

“哇！她的心电图怎么跟人的——一模一样？”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是机器人，也不是什么‘复制品’，我根本就是人！”最后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引得其他人一下子转过脸来盯着我们。

“嘘——，你能不能小声点！别让其他人听见！”

“哼，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复制品，怎么不检查检查自己呢？说不定你才是复制品呢！”她现在开始趾高气扬了。

“怎么办？现在你也有点嫌疑了。”张玲说。

“不可能，我不是复制品，我就是我，我是张露！”听到“嫌疑”两个字，我立刻紧张起来，死活不肯做心电图检查。

“现在，她已被证实不是复制品……”张叔叔说。

“张叔叔，你不可能说我是复制品吧！”我吓呆了。

“你有没有无故昏倒或长睡几天不起的时候？”张叔叔问我身旁的那个“我”。

“对了，我有一次无故昏倒过。那次是在上课时，不知怎么的就开始头晕目眩，后来就什么都知道了，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由于那天是我的生日，再说我觉得好些了，就没跟医生打招呼，一个人跑出来了。”

“噢！我也是偷偷从医院里跑出来的。”

“哪家医院？”

“安安医院！”我和她异口同声。

“走，马上去！”

来到安安医院休息室，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白发老人，他就是院长，我们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想了想，说：“是的，前些天我们走丢了一个复制品，我们正在寻找，根据你们说的情况，那个复制品定是你俩中的一个！”

“请问，院长，”张叔叔说：“你们医院为什么要制造复制品呢？”

“是这样的。”院长抬了抬眼镜，“当我们发现医院里有得了重病或生命垂危的年轻人，我们就用他身上健康的细胞制造出复制品，以防万一。”

我说：“院长，我想知道，我和她谁是复制品。”

“这好办，我们在每个复制品的脑袋里都装了微型接收器。只要我们用遥控器刺激他，他的头就会痛。现在，得让你或她受点儿委屈了。”他指着她和我说。然后从保险箱里取出一个手掌那么大的遥控器，对着身旁的“我”

按了一下红色键，可她没反应。我开始紧张起来了，“千万不要是我！”我看着院长按下了那红色键，顿时，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在地上打起滚来了。我只觉得有个人把我扶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疼痛消失了。

原来我才是复制品！

院长见我丧魂落魄的模样，安慰我说：“现在既然她的身体已恢复健康，如果家长同意，医院可以让他们认领你做他们的女儿。”

我和她同时跳起来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早就想要两个孩子了！

我爱我家

爸爸远航的日子

浙江慈溪中学沈怡辰

窗台上的蟹爪兰又含苞了。清晨，我坐在写字台前温书，妈妈还在睡梦中，她太累了。而爸爸您呢，我知道您一定又起锚远航了。熟悉海员的人都说海员苦，海员的家属更苦，海员的儿女拥有的爱往往是残缺的。但我作为海员的女儿，却可以自豪他说：我拥有一份完整的父爱。爸爸，女儿记忆中最开心的事就是小时候到船上去探亲了。

夏夜，吃过晚饭，我们就到甲板上散步。我最喜欢让您抱着我伏在栏杆上，看夕阳映照下的大海。这时的时光流逝得最快，不一会儿，夜幕就降临了。海风凉凉的，海水轻轻地拍着船体。如今回想起来，我还能感受那份凉爽那份温馨。记得爸爸您喜欢倚着船舱斜躺着，我就靠在您身边，一边看满天繁星，一边听您讲故事。

在那一段段短暂而美好的相聚中，您教我认识了章鱼、水母、海鸥；您教我学会了钓鱿鱼、捕水母；您带我去山海关、金山寺……我知道，您总是竭尽全力地在有限的的时间里，让我享受更多的父爱，让我了解、掌握更多的知识。

渐渐地我长大了。中考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我多么希望您能在我身边啊，可那时，您正在远隔重洋的美国。您在信中告诉我，海员的女儿要勤奋，要自信，更需要自立。

中考结束后，正巧您的船返港。我到秦皇岛码头看您时，天正下着雨，我心里也忐忑不安。您一定猜到了什么，但您什么也没说，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让我早点睡。

第二天清晨，雨已经停了，风还是很猛，船颠得很凶。这时有人敲门，我开了门，爸爸您站在门口，您笑了笑说：“穿上衣服，跟我来。”

舱外漆黑一片。一阵海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不解地看了看您。您指着远方的地平线说：“你看那儿！”我仔细地看了看，什么也没有。突然我发现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白光，“日出！”我盯着那道白光，看它由窄变宽由细变粗，太阳正努力往上升呢！我握紧拳头，心里在为其喊加油。终于，太阳奋力一跃挣脱了大海的怀抱，辉煌地挂在天空。“你看，不管风多猛雨多大，太阳总会升起来的。”您在身后语重心长他说。我的心豁然开朗了……爸爸，当我失去勇气时，您总能让我重新充满信心。

您的假期又结束了。我靠在站台的廊柱上，呆呆地看着您和妈妈整理着东西，准备上车。您又要远航了，而且要整整两年。即使是习惯于分离的我，也觉得那实在是太漫长了。您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要坚强，说：“照顾好那盆蟹爪兰。等它第二次开花的时候，我们就团聚了。”火车隆隆地启动了，我情不自禁地跟着火车跑起来……

爸爸您看，我们的蟹爪兰叶子碧绿，粉红的花苞羞答答地垂着，点点露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已是第二次含苞，离花开的日子不远了，您快回来了，对吗，爸爸？

天下第一妈

浙江黄岩实验中学初一 姍婷

“天下第一妈”，是妈自个儿封的。

妈今年 40 了。可每当我和妈站在一块儿，别人便会“哇”的一声，“你女儿这么大了？”妈妈满心欢喜却仍作迷惑状：“怎么？不像么？”“不像不像不像，你太年轻了！”这时我得赶紧抓住妈妈的手，生怕她飘飘然不知所向了。

回家，妈便会对着镜子端详一番，然后冲老爸说：“喂，人家说我很年轻呢！”这时，我和老爸便会挤眉弄眼嘻嘻哈哈：“哇——好漂亮的妈妈——”然后故意把“妈”字拖得老长老长。妈多半不会理我们，仍喜滋滋地对着镜子瞧，也会莫名地感叹一句：“想当年呵……”这才走进厨房猛敲一下锅盖：“大小两鬼，开饭了——”

妈妈闲来无事便喜欢到书中“逛逛”，也就常常会没头没脑大吼一声：“安得广厦千万间……”有时也会低吟一段：“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天下第一妈”酷爱小动物。一日，正伏案写作（有时她也会灵感大发，手痒痒地弄一两篇小文章），忽见一队蚂蚁齐刷刷行军。老妈童心大发，竟看痴了。忽见队尾一只小蚁东张西望，走走停停被拉下了。“喂，有人掉队了！”妈用笔拦住领头的蚂蚁，领头蚁却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妈没辙，只好对掉队蚁说：“喂，快赶上去！”无奈它无动于衷仍我行我素，妈不由得捏起这小东西，把它放到队首。好了，这支队伍多整齐！不久，妈颇感厌倦，于是用本子把队伍拦腰截断，看大小蚂蚁惊恐万状，手忙脚乱，屁滚尿流团团转。然后又教它们如何排成美丽的圆圈，使得搬家的蚂蚁如临大难，妈仍不饶，赶得它们到处跑，慌慌张张抱头“蚁”窜。“唉，太糟了！”妈妈这才结束她的游戏，看蚁群排好队，齐刷刷赶路，她还蛮高兴他说“Bye bye”。提起这件事，妈还眉飞色舞：“这么多蚂蚁全停住脚步向我道 Good bye 呢！”

我的“天下第一妈”哟！

妈，我错了

广东河源野樱

想起这件事，我感到的是难过和愧疚。

那天下午放学，燕和娜来我家玩。因为我的房间里没电风扇，我便招呼她们在厅里坐下了。虽然我是她们家的常客，但她们来我家却还是第一次，再说她们家都是属于“进门要脱鞋”那个层次的，而我家——我看着那台用了近10年的黑白电视机，听着那不会摇头的电风扇发出的嗡嗡声，脸莫名其妙地发起烧来。我找了个借口溜进房间，狠下心从小瓷猪里抽出两张十元币，塞给弟弟，叫他去买些零食和饮料。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早餐上。娜用很高兴的语调告诉我

们她家每天的早餐，边说还边用她那白白胖胖的手点着，星期天，煎荷包蛋；星期一，牛肉面……娜说完了，轮到燕，她用不满的口气说：“我妈妈呀，要是有你妈一半勤快就好了。她每天就给我5块钱，说去早餐店，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那些东西吃得我都腻死了。”说完她俩都望着我，不说不行的样子。我只好勉强笑着说：“别提了，最差劲数我了，每天吃白粥就臭豆腐，难吃极了。”其实我并不觉得白粥就臭豆腐十分难吃。就在这时，妈妈端着三杯茶走了进来，看了我一眼说，怎么同学来了都不倒杯茶请人喝？然后把茶杯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又对她们说了几句“不用客气”“常来玩”之类的话就出去了。尽管妈妈始终带着笑，但我一眼就看出了，那表情也只有我才能看出来，她一定听到了我刚才说的话。我心慌起来，妈妈会怎样想？她为给我做早餐每天那么早起床。唉，为什么要那样说，我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虚荣？

心里忐忑不安，直到弟弟买回来的东西吃完，燕和娜走了。我一直等着妈妈说点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早晨，我拎着书包去吃早餐时，没看见冒着热气的白粥。桌子上，冰冷的杯子下压着一张折叠齐整的5元币。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妈，我错了。

妈妈，我想你

浙江奉化市白杜乡高中韩行锋

妈妈，我和你生活在一起，从来没得到过同学们所说的那种“母爱”。你总是让我不开心，所以我有时很讨厌你，真的。

可是，离开你才一个月，我竟格外地想你了。

你没念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没有一天不检查我的作业，而且检查起来很有一套。

你说：“妈没有什么文化，你学的东西妈都不懂，不过我还认得‘篱笆’和‘锄头’！”所以，你每次都凭我作业本上的错对号来衡量我的学习效果。

你对那些红叉总那么敏感，哪怕是小得难以发现，也逃不过你的慧眼。作业本上的红叉多了，你就会紧皱眉头，有时还会“噼里啪啦”的给我来一套不知念了多少次的“经”。如果我本子里全是红灿灿的勾，那么即使那天你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你也会高兴老半天。

可我总是嗔怪你不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看表面不看具体情况，自己都不知道还一本正经地批评我。那时我确实很讨厌你检查我的作业。

作业多的时候，你总要搬条凳子坐在我身边，心不在焉地一边做针线活，一边不时地探过身来看我写字。我一开小

差或字一写乱，你便立即提醒我——你这样监督我学习，活像在看守一个逃犯。我真的很讨厌你。

你把开家长会看得非常重要。无论有多重要的事，也不耽搁。我经常要挨老师批评，所以每次开完家长会我也免不了挨你的一顿训斥。和同学谈起妈妈，我就把你说成是“母老虎”。

现在，我离开了你，妈妈，而且是千里相隔，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是，此刻我倒不由得怀念起你那没完没了的唠叨，怀念起你那近乎苛刻的检查，怀念起你陪我做作业的情景，甚至也怀念起你那严厉的训斥。没有了这些，我便没有了约束，变得懒散了，可是又对自己没办法，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像一只迷途的孤雁，找不到飞行的方

向……

妈妈，在千里之外，你的女儿开始想你了，你知道吗？

鸡蛋

赵丹涯

高三时，儿子节节进攻，我处处退守。倒不是怕他什么，而是因为我与他一一旦冲突，影响了他的心绪，要是他把书一摔，喊声“拜拜”，逍遥自在去了，我十几年的苦心孤诣岂不是全部付诸东流了？

儿子倒也配合，不再时时挑衅。深夜看到他房里明晃晃

的灯光，我心里那种静谧的充实感就甭说了。他懂科学，知道营养平衡的道理，每天早上要我煮两只白水鸡蛋，说带到学校去在课间吃补充能量，保持旺盛的精力。我自然一丝不苟地执行他的指令。

那段时间家里有条不紊，风平浪静，但我禁不住提心吊胆——这种相安无事的情景太反常了，反常得让我生疑。果然，在一个中午，我噙声噙气地对妻子说：“鬼子又进村啦！”

事情再巧不过了。那天早晨，我因单位有事提早去上班。在一条街的拐角处，眼睛一亮，发现儿子站在一棵树下东张西望。我好生纳闷，像盯梢的特务般蜚进一家小店，探头探脑地向外继续监视。一会儿，远处过来一位穿白衣裙的少女，儿子打了个手势，神态颇似美国的西部牛仔，我甚至仿佛听他喊了声“哈啰”。少女也朝他招招手。于是两人谈笑风生，一起骑车沿着河边向学校驶去。我赶紧跟踪而去，人影恍惚之中，看到儿子递给她一件东西，黄黄的，圆圆的，不用说，那是一只鸡蛋。

我本来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送谁不好，偏偏送给一个女生。这还了得！我立刻动员我的人际网络，查明真相。没费多少劲，消息反馈回来：儿子与同班的一位女生关系特好，好像是在谈恋爱！

这成何体统？是营养太好，发育过早，还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在我十六七岁的当儿，鼻涕还刚刚擦尽哩，那时我读书读得稀里糊涂，最大的乐趣是捣鸟窝斗蟋蟀，对女同学从无好感：叽叽喳喳的一群，除了撅起嘴巴赌气就是到老师

处告状。现在好了，儿子倒年纪轻轻就阿谀奉承起女生来了。

我本想大发雷霆，但又觉得不妥，现在不是我随心所欲的时候。那天晚饭后，我阴阳怪气地对儿子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想瞒天过海是不成的，你倒挺能的。不出我所料，他马上以攻为守，眼睛瞪得老大：我怎么啦，我又怎么啦？我哼哼一笑：你自己知道，什么时候把她带回家来看看？

没想到第二天儿子真地把她带来了。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我终于镇静下来，绞尽脑汁地谆谆诱导：你们大了，但也还小，刚上高中，前面的路还长着哩，大学不大学是次要的，人生不决定于这点，不过，考大学是人生的一道门槛，你们得努力迈进去，因为里面阳光灿烂，而你们的父母替你们排除所有的物质烦恼，让你们无忧无虑地在精神和知识的王国里漫游，你们说，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在大学里度过的是黄金时间，无数青年缔造出一种纯净的氛围，你们享受不到那种妙不可言的氛围，将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你们说，是不是？至于你们的关系，我不追究，因为是你俩的事，也因为时间会做出判断，你们说，对不对，但不管怎样，我，作为你们的朋友，希望你们暂时不要过分沉湎于这种感情之中，全力以赴地开辟前面的路，你们说，可不可以？……我滔滔不绝，虽然有点语无伦次，但效果却出奇的好。临到儿子送她出门，那女孩突然回过头来说：叔叔，你真好！

我为此惭愧得无地自容。所以当儿子回来之后告诉我，她家境困难而父

母不太关心她时，我立刻自告奋勇：儿子，从明天起我每天煮四只鸡蛋，对不起，我目前只能做到这一点。

……五六年过去，白衣少女已不知去向。一次，我与儿子偶尔经过那一个街角，又经过他就读的中学，我颇带感情他说：儿子，人生很难预料，但毕竟发生过不少美好的事，把它珍藏在心里吧，这是男人的安慰，也是男人的财富。

雨 夜

浙江宁波效实中学张玲君

外面，好大的雨。她不顾一切地冲进了雨里，漫无目的地跑着。雨水和着泪水滑下脸颊。她简直不敢相信片刻之前母亲告诉她的事实：那个十几年来朝夕相处的“爸爸”是她的继父，而她的亲生父亲早在她出生前就去世了。“继父！”她的心中一阵痛楚，想也没想就冲出了家门，留下了充满企盼的父母亲。哦，不，是母亲和继父。

从她记事起，就把父亲当成榜样。他是一个值得女儿骄傲的父亲，可为什么他偏偏是继父呢？为什么？

雨小了些，她的脚步慢下来，在雨中跌跌撞撞地走着。离家已经很久了。一时间，她明白了很多事：明白了为什么邻居总是在背后指指戳戳，明白了为什么拿这些问外婆时，外婆欲言又止，明白了……她猛地甩甩头，想挥去这些记忆。

抬头一瞧，怎么到这儿来了？那是一座公园，是她最熟悉的地方。父亲在这里教会她走路，和她一起做游戏，此刻仿佛还能听到他们当年嬉戏的笑声。她叹了口气。

我的父亲该是个什么样儿呢？高个儿？矮个儿？也许是不高不矮吧？宽阔的背，宽宽的额头，温暖的大手……在脑海中拼凑起来的却是继父的身影。她苦笑了一下，用脚尖拨弄着地上的石子，一脚把它踢得老远。石子飞进细密的雨幕，滚到角落里去了。

那也是一个雨夜。她受了凉，有些头疼，父亲背着她去医院。那夜的雨还要急，还要大，路上父亲被石子绊了一跤，腿上擦破了老大一块皮，可他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开口第一句话却是：“孩子，你伤着没有？”记得那位值班护士说：“孩子这么点小病，做父亲的就这么紧张，你看看，现在给你治伤的药比给孩子的还贵，你这种父亲哪，真是少见！”

她又流泪了，这一次不是伤心而是因为感动，难道他为我付出的比别人的父亲给予子女的要少吗？不！她喃喃自语，“他是个好父亲，他是最最爱我的爸爸！”

远处传来了父亲焦灼的呼唤。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仿佛千斤的重担从心上挪开了。抬头看看天，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瓦片儿”出门了

浙江杭州二中胡晓蕾

“妈妈是根顶梁柱，大小事情全包；爸爸是屋顶上的一层瓦片儿，遮风挡雨；至于我嘛——”，“你就是‘宝盖底下一头猪’的那头小猪，好东西全被你吃了！”爸妈异口同声。唉，“宝盖底下一头猪”正是“家”字嘛！餐桌上，17岁的“小猪”只好投降。

现在“瓦片儿”出门了，去南方出差一个月，哈哈，自由了！你别说，顶上压着这一层“瓦片儿”，有时还真有点喘不过气来。至于遮挡风雨——时不正值三伏，既不下雨，要瓦片儿何用？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十几天后空调坏了。老掉牙的电扇一点不顶用，呼嗤呼嗤像个哮喘病人，吹出的风还没有散出的热多。真是“瓦片儿出门，坏事就来”。

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热，仿佛掺合了铁的沉、胶水的粘和蒸笼的闷，压在胸口，缠在四周，仿佛是爸爸的威严，无处不在。身边的“顶梁柱”翻了个身：“想你爸现在准是在空调房间里逍遥呢！”“可恶的‘瓦片儿’！——还有这空调，早不坏，晚不坏，和爸爸串通起来折磨我们。”“也不能这样说，你老是叫他‘瓦片儿瓦片儿’的，太没大没小了！”“不叫‘瓦片儿’，叫‘琉璃砖’好了！嘻——哎哟，热死我啦！爸爸再不回来，我肯定成‘人干’，不，成咸肉了！”“现在知道爸爸的好处了吧，你老是嫌他这不好那不好，现在呢？”“哎哟，妈，算我吃到苦头了，好不好？爸，快回来救命啊！”一叫，热的威力倒好像减轻些了。说实话，我虽然以一个马马虎虎绕过了妈妈的教训，心下也着实明白，家里确是少不了爸爸的。

几天后，听见楼上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我立刻飞奔出

去。一边巴结地接过爸爸手中的旅行袋，一边殷勤地给爸爸大戴高帽子。爸爸被弄得莫名其妙：“不是说‘瓦片儿’压得你翻不了身吗？这么想我呀！”妈妈迎出来，笑着说：“不是她想你，是空调想你了！”

雨天的太阳花

莫小米

那个星期天，一早起来你就开始埋怨了。怎么昨天晴晴的、艳艳的，今天就下起雨来了呢？既然下雨，昨天气象台怎么又不报准确呢？害得我们准备好的牛仔裤、登山鞋，还有整整一包好吃的东西，加上整整一个兴奋的夜晚，都被这哗啦哗啦的大雨泡了汤了。

吃过早饭，看你还在叽咕，似乎像窗外的雨一般没有停歇的意思，我提议到附近的百货商场去走一走，反正下雨天。也没别的事可干，你又正好想买一双鞋。

到了商场你又开始埋怨，你说怎么下雨天百货商场还会有那么多人呢，雨伞碰来碰去把人都弄湿了，早知如此还不如呆在家里看电视呢。在为你挑选鞋子时，你说那些设计的人怎么一个个都那么笨呢，满橱子都是式样蠢笨的鞋。你又说这么差的鞋偏偏还有那么多人来买，难道他们的钱都没处花了么？好不容易看到一双还算凑合的鞋，拿来一试，夹脚，你嘴一撇说：我本来就不想试，我就知道今天没好事儿的……

我终于忍不住了。女儿，今天是怎么啦？无穷无尽的埋怨，只是因为雨么？

为什么不着看雨天的美丽呢。当我们走出商场，走在人行天桥上，街上那无数把红的黄的绿的彩条的花格的色彩艳丽的伞，在湿淋淋的雨中浮游，真像是一片盛开的太阳花呢！

在邻居主妇每天早早晚晚绵延不绝的絮叨声中，你曾问过我：妈妈，为什么中年妇女就一定会变得那么烦人呢？又说：妈妈，如果我到了中年，我一定少说为佳。

当时我笑了。女儿，现在让我来告诉你。话说得多，不一定就会烦人。烦人的是无穷无尽的埋怨。埋怨不仅使周围的人厌烦，自己的心境也会变得越来越糟糕。而只要你懂得并学会欣赏这世界，赞美生活所给予你的一切，你的埋怨连同烦躁的心境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在阴雨绵绵的日子里，你也能欣赏到亮丽的太阳花。

狼 颂

王胜令

儿子，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与同学在家里狂嚎“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时，我连忙溜走了。我不得不赶快离开，以免败了你们的兴。尤其是你的那一位头发老长的姓贡的同学，一边吼，一边跺脚，还时不时地张牙舞爪，狗不狗狼不狼地吠几声，真让我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们确实

逗人——别生气，儿子，我丝毫没有看轻你们的意思——逗得我几乎要岔过气去。你们个个忘乎所以地沉浸在“狼”的角色中。但你们见过狼么，懂得狼么？

很惭愧，我可是见过狼的，而且是匹真正的北方的狼。

二十几年前，我到了祁连山区。当年的我已经明白：我既然无法改变生活的安排，但作为一个男人，我却可以凭着意志与命运抗衡。于是我心安理得地当了名地质队队员。

生活是很苦的，我几乎什么都干过。到伙房烧火，在煤窑挖煤，放过炸山炮，赶过牦牛群，当然最多的是漫山遍野普查找矿。

记得1971年的初秋，我们四人小组到了一个叫野牛沟的地方扎下帐篷。祁连山的秋景是很美的，草原透出一片心满意足的亮色。在草原那头，是一片壮丽肃穆的原始森林，而白皑皑的雪峰则在森林后高高地凝视着苍天。那天我们跑得很远，归营时我在这妙不可言的景色中留连忘返，渐渐地脱离了同伴。就在一条小溪拐弯的小坡边，我猛地看到了狼。它也看到了我，愣了一下，然后踏着浅草朝我奔来。

紧张是免不了的，但我很快镇定下来，扎开马步，扬了扬手中的地质锤。它停住了，接着蹲了下来，冷冷地盯住我。它满身都是灰褐色的粗毛，样子十分丑陋，但那黄绿色的眼睛流露出桀骜的淡漠。第一回合的角斗很快就开始了：它小心翼翼一步步地爬到离我两米远的地方，一纵身扑了上来，我急转身闪开，右手扫它的下三路，满以为能打断它的前腿。简直神了，在半空中它居然还能再度升高身子，避开了我的地质锤。不分胜负。第二个第三个回合同样不分胜负。我清楚，我制服不了它；它似乎也清楚，我绝非等闲之辈。

它又蹲下了，大口地喘着气，这使我感到挺奇怪。但对不起，我可没空再扎马步了。于是大喊一声，拔腿就走；它也嗥叫一声，迈步就跟。然而我发现，它的步子并不轻捷，而有些力不从心的滞重。我顿时明白过来：这是头年迈的老狼。看它这架势，恐怕多少天没遇上野兔或黄羊了，我是它多日来唯一碰上的活物，它绝不可能放过我。第二场角斗又开始了：我听到后面的风声，立刻往左一躲，它扑了个空，匍然落地。我举起锤子，在夕阳的余晖下，我看到了它倒耸起的毛和视死如归的目光。它和我对峙着，彼此咬着牙，发出低沉的吼声。

天渐渐黑了，已经很累很饿的我咬着牙一步步往营地走；它在我很近的地方跟着，喘出越来越响的粗气。我变得踉踉跄跄，而它的后半身拖在地上，几乎就靠前爪向我挪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在这苍凉的荒原上，我与它在进行一场生存意志的较量。我对这头凶残的老狼产生了某种敬意。

走过十几公里，终于望见营地的小马灯了。我欢叫着用最后的力气朝帐篷跑去。而老狼却凄厉地曝起来。这声音惊动了我的同伴，他们接着了我，又举起防身的枪。但我没有让他们开枪，因为这是头了不起的狼，如此坚强

不屈的生命理当得到敬重。我从伙房里取出一大块牛肉扔过去，它并没有领我的情，依旧用绿莹莹的眼睛仇视地盯着我。然后，绿光不见了，隔了好久，远远的夜空里传来它尖利的嗥声。

儿子，这就是狼。当你们引吭高吼那首齐秦的歌时，我真忍不住想对你们说：“小崽，我才是匹来自北方的狼呢，可惜你们都视而不见。”

儿子，你命里注定是个男孩子，那么你就必须具备“狼性”，顶天立地，坚韧不拔，因为你们将在生活的群山峻岭之中，去披荆斩棘，去浴血奋斗。在人生的征途上，你所能依仗的不是别人的提携，或子虚乌有的机遇，而是你坚不可摧的意志。

记住那匹北方的老狼，努力地往前走吧，你的每一个艰苦跋涉的脚印，都是一篇颂扬意志的乐章！

妈妈不再寂寞

应鹏

我的妈妈是乡村小学教师，我从小跟着爸爸在镇上，爸爸对于我，用“无微不至”四个字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可他永远离开我了，他患的是肺癌。那年我11岁。

我跟着妈妈来到乡下，插班到五年级。妈妈让一个同学每天和我一起晚自修。虽然一到傍晚，我们母女俩就谁也不离开谁，但我还是感到冷清。这个同学叫赵文娟，和我同岁，但却比我懂事得多，做完了作业，她给我讲乡下的各种习俗和新鲜事，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她的到来，给我们的小屋子增添了不少生气，常常不知不觉地就到了9点半。这时我妈

妈便会笑着提醒她：“文娟，该回家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呢。”这时她爸爸也踱过来，翻翻我和文娟的作业，说一两句闲话，但从不久坐。文娟爸爸很忙，他也在我妈妈这所小学教书，回家还要帮着种田——文娟的妈妈是这个乡的农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伤痛的心渐渐平静。文娟高兴地说：“还是我们乡下好，小鹁你胖起来了！”

没料到快放寒假时，文娟家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她家盖新屋，上梁的时候出了事故，梁砸下来伤了文娟妈妈的头部，她去世了。

文娟的爸爸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除了讲课，整天默默地几乎不说一句话。倒还是文娟，硬撑着，只背着爸爸流泪。读书之余，她咬牙承担了许多家务和农活。我用笨拙的手帮文娟择菜做饭，妈妈也常和我一起到文娟家，帮着干些地里活，劝慰文娟的爸爸。文娟的爸爸很感激，他的忧郁渐渐淡

了些，开始给我辅导语文。我的语文成绩很差，特别害怕写作。妈妈是教数学的，她讲语文远不如文娟爸爸讲得生动。文娟爸爸让我写日记，每天只写一件事，但一定要把这件事叙述清楚。我的语文成绩迅速提高了，终于和文娟一起考取了同一所重点中学。

中学在镇上，我和文娟都住校，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而文娟爸爸和我妈妈却因为我们的离乡而疏远了。每次我回家，妈妈总在汽车站等我，我在汽车上远远地就能望见妈妈的身影。车子快到站了，我清晰地看到妈妈两鬓过早出现的白发，便禁不住鼻子发酸。文娟的爸爸也来接文娟，但他总站在离

车站远远的稻田边，孤独的身影显得很寂寞。

“你爸爸和我妈妈为什么不站在一起说说话呢？”我问文娟。

“乡里人要说闲话的，我爸爸不愿意别人议论你妈妈。”文娟叹一口气又说，“我爸爸真是寂寞。”

我说：“我妈妈也是，每次我走，她总是要望到看不见车子为止。”

我想了很久，终于在一个周末对文娟说：“文娟，你家和我家，为什么不能合成一家呢？”文娟的眼睛一亮：“我早就这么想了！”

在我俩的鼓励下，我妈妈和文娟的爸爸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结婚那天，我和文娟采了一大捧红彤彤的桃花，将刷得雪白的屋子映得充满了欢喜的气氛。

从此妈妈不再寂寞，我又得到了父爱。

去问阿培

活泼好还是文静好

阿培，在你心目中，女孩是活泼大方一些好呢，还是沉默文静一点好？怎样的性格最有魅力呢？

浙江淳安一个男孩似的女孩

都好，只要是出于自然。

当活泼女孩偶尔文静下来，当文静女孩忍不住活泼一阵，那便是她最生动最灿烂的时刻了。

所以，顺从天性而不拘泥，那就是魅力的极致。

年轻的权利

我是一位相貌平平也可以说是难看的女孩，上高中后我常怕照镜子，因为那会谈我情绪低落。同时我也是个爱上进的女孩，我不想永远背着这个思想包袱。我看了许多小说散文，包括《简爱》和席慕蓉的《自信就是美》，也知道容貌是天生的，最重要的是有好气质。但这些对我没有用，我仍然逃不出自己编织的苦恼之网。

阿培，希望你能指导我，使我摆脱这个苦恼。

浙江江山一位苦恼女孩姜爱玉

苦恼女孩：道理你都懂，你也尽了努力，但你还是苦恼。阿培也没办法叫你不苦恼，因为你这么年轻又这么娇嫩。如果有一天生活的压力让你觉得容貌是那样的无关紧要，或者时间这位魔术师使你走在街上再也无意顾及旁人的目光，阿培也真不知道是该为你高兴还是为你难过呢！为“相貌平平”而苦恼，也是一种“年轻的权利”呵。

顶嘴也是交流

我有个坏习惯就是会跟妈妈顶嘴。妈妈有时候乱骂一通，我实在忍不住要顶嘴，然后就赌气不说话。可是见妈妈那样伤心，我心里又比什么都难过。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天天都在改，可就是改不掉。阿培，你有办法使我改掉这个坏习惯吗？

浙江东阳西岙张晓英

顶嘴也是一种交流，不算很严重的事。但顶嘴后赌气不说话就很令大家伤心了。如果你能及早让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努力在改正，妈妈就马上不伤心了。父母总是最愿意原谅

孩子的。赌气时间持续越短，彼此心里承受的压力也越小。所以你如果忍不住又顶嘴了，请尽量少赌气。

等待他自己站起来

阿培，我好为难！有位同学几次给我写信表示爱意；为了学习，为了自己，也为了他，我委婉地拒绝了。不料他此后竟沉湎不拔，成绩不断下降，班主任找他谈过话，仍是如此。这事已经一年多了，我的劝告他都不听，总是回答说：“不能忘记你。”平时他就不太活跃，现在更是闷闷不乐了。你能否告诉我该怎么办？

步灵芝

停止劝告，退到一边，等待他自己站起来。因为这恐怕不是你能改变的事，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常常是越规劝越添乱。

当一个人自己不想站起来的时候，旁人的扶持是徒劳的。

等待雨过天晴

阿培，在一次值周中我认识了高三的一位男同学，此后见了面，他总是笑笑或有礼貌地打个招呼，我不知道自己为何总想见到他，有时想得发慌。我总是有事没事地找个理由在可能遇到他的地方等待。几日不见，心里就空落落的。我曾好几次想写信向他说明，但又怕误了他，因为他正处在紧张的复习迎考阶段。我想以后再说，可他就快毕业了，毕业后我又不知道他的地址，这如何是好？阿培，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初恋吧？我知道中学生不准谈恋爱，而我却无可奈何。我知道父母辛辛苦苦送我来读书，如果知道我在学校里这样胡思乱想，肯定会气坏的。我也知道，这种感觉就像午后的一场雨，很快就会雨过天晴，而我此时却不知如何是好。每每想到这，我总会无助地哭起来。阿培，我现在六神无主，在绝境中真渴望你拉我一把。

浙江淳安中学何红

你一定很难受，可你知道吗，你做得实在很好。你知道该怎么做，并努力在做。

自然的感情总是引导我们急切地奔向极端，它需要理性法则的约束。只是你约束得好累、好艰难，你感到委屈极了，对不？但那是你为自己的成长付出的努力。那是非常必要的。

就这么远远地看着他，就这么有事无事地久久地去等候他的一个微笑，就这么静静地等着雨过天晴的那一刻，好吗？

如果哭一阵你会好受些，你就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委屈与眼泪一起从心里淌出。

不要报复妈妈

我妈妈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家庭妇女，她从来不关心我的学习，只知道大着嗓门说话，只晓得她比我大，我是小辈该听她的。我常常无话可说。今天妈妈竟做了对不起爸爸的事，我伤心地哭了。我决定出去流浪。既然她能做对不起丈夫和女儿的事，那么她将失去女儿对她的爱。我走以前，你能给我回封信吗？

阿珠

阿珠，不要报复妈妈。你可以跟妈妈哭闹，可以告诉妈妈你很难过很不满意，只是你不要出走，不要这么报复妈妈。

最不好的妈妈也是妈妈，是生你养你为你支撑起一个家的妈妈；最不好的家也是家，是我们疲惫了可以回去睡觉而不用担心被赶出来的地方，这世上你只有一个妈妈只有一个家。

如果说母亲在抚养教育孩子上有种种不足，那只是因为她力不从心了。如果你长大了，出落得比母亲更有知识更有修养，那么，是否该轮到你用宽容和爱意去对待母亲了呢？感谢她为你做的有益的一切，并原谅她的过错，好吗？

跳探戈需要两个人

我的朋友心眼儿很小。如果我跟别人玩得很开心她就会不高兴，总要想办法让人家只跟她玩而把我晾在一边；如果发现我一个人在看书或做作业，她又会来打岔，生怕我学得太好了似的。总之，她老是爱管闲事，我很生气，怎样才能让她不妨碍我？

浙江慈溪市田央中学丁敛春

你不生气，她就没兴致来打扰你了。

她屡屡兴致勃勃地来干扰你乃是因为她屡屡成功。你越生闷气她越来越劲。

如果她抢了你的朋友你就自得其乐地捧一本好书或者去看一场球赛，如果她要夺走你手中的书你又跟别人玩得很欢，如果她发觉你不在乎，你总能过得很好，她准保不再劳神来干扰你。跳探戈舞需要两个人，你不配合，她也没法跳了。

如果这位朋友是个聪明的女孩，她兴许还能从你身上悟到快乐的秘诀：不是干扰他人而是善待自己。

我想请她看电影

我喜欢上一位女同学，很想对她说：“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可每次碰上了却说不出话来。我从小学到现在从没当面叫过女同学的名字，心里有点怕，怕被她拒绝，怕这事在同学中间传开。

现在我有个念头，不知好不好：我想请她看场电影。可是，她会拒绝吗？如果拒绝了，我以后碰到她说什么好呢？如果她应邀而去我又说些什么呢？这叫我不知所措，帮我出个主意，好吗？

乐虹华

你喜欢一位同学，很想跟她接触，可是你又缺乏与异性交往的经验，因而就特别的紧张，是这么回事吧？

阿培相信你喜欢一位同学总有你的道理，或许是这位同学的脾气特别好，或许是长得很可爱，或许是成绩好，或许是个性有特色？本来，你欣赏一个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赞美她，并在与她的交往中增进自身的涵养。可是你太紧张了，就把事情给弄别扭了，你瞧，你想出来的办法也是紧张兮兮的。

因此，阿培认为你首先得补上“自然大方地与异性同学交往”这一课。不要采用“征求女朋友”或“单独请看电

影”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既不符合你的身份，还会让人觉得唐突，更糟糕的是它将让你更紧张，更手足无措。你可以在一些集体活动中，以大家都比较习惯的公开的方式多与同学打交道，包括那位同学。这样你既学习了与异性交往，又不至于给自己带来大大的精神压力。

放松了，先做几个深呼吸，坦然去与你欣赏的同学接触，不要限于一位，你会成长得更快更好些。

男孩的困惑

我是初三学生，最近一个女孩递来纸条说喜欢我。我很害怕。因为曾经有两个可爱的女孩也对我这么说过，可时间不长就离我而去，请你告诉我怎么知道她是否真心。

浙江缙云县马渡中学施冲浪

说喜欢是真心，挥挥手就走也是真心，这就是十五六岁的女孩，你要学会避免麻烦才好。

储足了勇气再说

我的胆子很大，捉虫吓别人，翻墙，凡是男孩子敢做的事我都敢去做，但我却没有勇气对一个我喜欢了很久的男孩说声“喜欢你”。这是怎么回事？我怎样才能有勇气对他说呢？

杭州学军中学初二晓义

这是因为你实在还是个小女孩。耐心等待，过些年后你储足了勇气就能对他说了。

该与朋友分开吗？

阿培请你帮助我解决一个问题：父母不让我和朋友来往。我和我的朋友是同桌，很难分开，但他常做一些个人不满意的事情。有一次我俩去拿了别人的东西被人抓住，父母知道后就禁止我和他来往。我是第一次作这种事情，我的朋友拿别人的东西是常有的事。我们同班同桌的，我不知道怎样去做，请阿培告诉我，但不要写我的名字。

浙江安吉一读者

你父母是有道理的。理想的朋友关系应当是这样的：他们促使对方尽量地表现、发展其优秀的一面，而收敛压抑其卑下的一面，他们都因对方而变得高尚起来。你会跟随你的朋友去拿别人的东西，这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中缺乏那种使人向上向善的力量，也说明你的意志力等个性品质还没有强到足以影响朋友的程度，相反是他身上一些不好的品质在影响着你，改变着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少接触对双方都是好事。当然，你们可以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课堂内友好相处，但课余时间还是尽量避免单独在一起为好。若要在一起玩，可多约些其他朋友，互相有个制约。

想做个坚强的女孩

我一直想做一个坚强、不落俗套的女孩。我知道一个坚强的人是从来不流泪的，可我只要一受委屈就想哭，眼泪不听话地掉下来，怎么也熬不住，哭完了我警告自己下次不许哭，可下次还得再说“下次”。阿培，我应该怎样改掉这个毛病？

杭州一个想告别眼泪的女生

如果你实际上未能免俗，你怎么能要求自己做出一副不俗的样子呢？听说一个从来不流眼泪的人多半会生胃病。

顶过这一阵

她与我同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喜欢她，她喜欢我，我们觉得在一起非常快活，生活也充实了。我们取长补短，互相比赛，今年的期中考取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学科竞赛也时常获奖。可老师和家长却说我们小小年纪谈恋爱，威胁、教育，双管齐下，使我们很难受。阿培我实话对你说，我至今还没有碰过她的手，真的，我们都非常理智。那过来人时不时的唠叨使人们很苦恼，分开嘛不愿意，不分开又不行，不知该怎么办。

高二一位苦恼的学生

保持你们的纯洁友情和进取精神，顶过这一阵，相信情况会好起来的。

你们没错，但这不等于说人家错了。老师、家长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也自有其道理。所以建议你们从实际效果出发去把握交往的分寸，尽可能地争取安静愉快的学习环境。

为此需要更多的自制，需要做些不情愿做的，需要不做些想做又显然会带来麻烦的事。这是值得的。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地去争辩是非曲直，等你们争完了，也筋疲力尽了，还会发现那真的影响了学业。

我是男子汉吗？

我是个男孩子，却像女孩子一样怕羞、胆小，你看我写的字也像女孩子写的。同学们常说我没有“男子汉气概”，笑我是“女孩子变的”，这使我非常伤脑筋。阿培，告诉我男子汉该是怎么样的，好让我努力去做，向同学们证明我是真正的男子汉。

林英跃

世界上有多少个男子，就有多少种男子汉的形象。你是其中之一，不特别重要也不特别渺小。

你不需要证明，上帝已给了你身份证。

